

●题词

篆烟微袅竹窗明，细数闲愁合泪倾。乍见穿帘双燕侣，遽怜孤客一身轻。
离魂不断江南梦，密绪空求并蒂盟。听罢杜鹃声彻耳，携锄悄自葬残英。

昼长无奈惹情长，憔悴形骸懒理妆。问病有时承软语，慰愁无计熬心香。
恩深更妬他人宠，疑重翻憎姊妹行。倦听蝉鸣声断续，自拈裙带自商量。

秋来何事最关情，残照西风落叶声。静对婵娟怜素影，藉题芳菊托丹诚。
孤鸿久渺乡关信，檐马无因向夜鸣。怅抱幽怀谁共诉，隔墙风送笛声清。

风乱竹声雨洒蕉，潇湘馆内黯魂销。情丝紧缚如新茧，愁绪纷纭似怒潮。
愿化轻烟同紫玉，难忘爱水渡蓝桥。此身泾渭凭谁定，一死方知柏后凋。

吴醒亚题

●叙

忆余丙午识绮情君，亟慕其风度温雅，灿若春花，与之语，豪爽有侠气，然赋性多情，工愁善病。喜读《石头记》，每于无人处辄自泪下，其一往情深，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。余戏谓之曰：“使子化身黛玉，宁有泪乾时耶？”相与一粲。厥后伯劳春燕，各自东西。而绮情固无日不历是情场，受尽磨折矣，今夏始束装返里，避暑于遁园之西偏。余亦蛰居多暇，互相过从。见其案头草稿一束，题曰《黛玉笔记》，余甚讶之。绮情知余意，笑向余曰：“子有疑乎？此殆余读《石头记》而不能忘情者也。子昔谓我化身黛玉，泪无乾时，今其验否？为我遍告世人，幸无嗤为多事。”余曰：“嘻！”狂奴故态，雅自可怜。愿附片言，以晓读者。戊午仲夏，黄梅吴醒亚识。

●林黛玉笔记卷上

余生不辰，命途多舛，奇胎坠地，即带愁来，绣阁生涯，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。迄慈母见背，家境凄凉，余之身世益无聊赖。今忽忽十有一龄矣，疾病忧愁，咸逐年华而俱长，荏弱之身，那堪禁受，恐不久将与世长辞。夫红颜薄命，千古同然，余何人斯，能逃此劫！惟念一生所遭，恒多不幸，若就此赍恨永逝，不甚可悲？尝见古之闺阁名媛，于忧伤无告时，恒寄情纸笔，传之后世，虽其身已死，而其名长留，后人见其墨迹泪痕，莫不为之临风追吊。余不材，窃欲效之。然素性疏懒，旋作旋辍。今者遽与吾可爱家庭别矣，此后忧患烦恼之袭余也，必较前益甚。乃不得不奋余弱腕，以完余素志，苟遇可记之事，余必记之。今后余之寿命有几何，余之笔记亦有几何。惟余每一拈管，即觉愁丝一缕，紧绕余之笔端，恐所记亦只有一副血泪图耳。后之读余文者，其亦为余临风追吊否耶？余不知也。

夕阳西下，倦鸟投林，长堤衰柳千树，受斜日余光，惨如红血，秋风吹之，叶簌簌堕。（《红楼梦》，人人爱读之书也。而读《红楼梦》者，未有不爱惜林黛玉，盖黛玉实为书中第一可怜人也。尝思若汇黛玉一生事迹，使另成一书，宁非快事。）江上帆樯如林，乘风而驰，欸乃之声，与芦岸渔歌争相应和。此余离家赴京时也。时余方伫立江干，树影扶疏，罨衣袂作冰兰之纹。余父默立余旁，一双枯瞳，欲泪不泪。余知老人心伤矣，心中酸楚，几失声而哭，然犹力自遏制，盖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。余自襁褓以至于今，本未尝一日离余父，阶前斗草，篱下莳花，余父恒引为笑乐。不谓，未为反哺之乌，遽作离巢之燕，此后承欢菽水，更有何人耶？矧余父年已老，尚无子嗣，而环顾族中支庶，亦不甚盛，即有之，亦非亲支嫡派，余远去，余父对景凄凉，必愈增宗嗣之感。余尝思造物生人，与其禄者必靳其福。即以余父论，官至御史，且承勋爵之后，贵显可谓至矣。然伯道无儿，庭闱岑寂，岂非人生一大缺憾哉？余父夙好读书，终月尘首伏案，不以为苦。年二十而娶余母。余母性情温和，与余父情好极笃，于归六年始生余。余生而多病，计一岁中为二竖所虐之日，可得半数。三龄时，曾遇一疯僧，谓余非皈依佛门，终必无幸。不经之谈，余父固未之信，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。其时余母复获一子，顾未三岁即殇，因是余父母爱余益笃，直不啻擎珠掌上。余秉性颇不愚钝，虽年仅数龄，而知识已开，几欲举世间千愁万恨，一一贮之余心。积恨既多，欢情日减，璇闺无事，只有锁其纤嫩双眉，临风长叹而已。余父见余萧索之状，尝引为忧，语余母曰：“此女过慧，非福也。”因延师教余读，意欲借诗书以陶余性，不谓余既读书，思虑之萦扰余心，乃较前益甚。未几，余母又弃余长逝矣，时余才六龄耳。以六龄之幼女，忽丧其亲，天下伤心事，孰过于此？忆余母病危时，握余手而言曰：“吾儿，吾去矣。吾一生所出，仅馀汝一人，余死，他无所恋，最痛者汝耳。愿善事阿父，勿念我也。”言已而逝。嗟夫！此言一入余耳，乃令余终身不忘，即今思之，犹如昨日事。（林黛玉感叹之余，历历写出，不着痕迹，不露破绽，聪明自高人一等。而其文字之哀感动人，又为时人所不及。）然而墓木已拱，衰草萋迷，七里山塘，但有断坟三尺，存于斜阳夕照中而已，宁不痛哉！余父自余母没后，抑郁寡欢，既伤伉俪，复悯孤雏，长日但埋首书卷间，以求万一之排遣。及入宦途，案牍劳形，益乏兴趣，得间，惟携余徘徊于残月晓风中，父女相依，至无聊赖。忽忽至今，已度五个萧晨矣，而余遂亭亭如成人。余年既长，一切忧患亦追踪而至。质言之，余自堕地至今，与余周旋者，惟有“疾病忧愁”四字耳。迩年来，尤有一事令余厌恶，凡见余者，莫不啧啧称赞，谓余容华绝代，直为世界第一之美人。尝有一次，余闲行市上，环余舆而行者数十人，几欲将古今所有美人之名，一一加诸余身，实则余

揽镜自视，亦不过平常耳。且人生而为女子已属不幸，再益以颜色，尤为不幸中之不幸。余又何贵有此容华哉！……方余作此遐想时，斜阳已匿山背，隔岸炊烟四起，微风吹之，散为暮霭。回顾余父，双袖龙钟，偷挥老泪，惨然语余曰：“吾儿，汝此行吾心颇慰，外祖母老益慈祥，爱汝必如汝母。惟汝病量日增，吾不能亲为汝疗治，不无耿耿耳。”余闻语，心益酸，哽咽应曰：“儿去，当自为调护，以释父忧。然父迹亦衰颓，此后晨昏定省，更有谁乎？儿身栖异地，梦绕家山，千祈保重。”余父曰：“儿毋忧，苟南中有便，当时以书来。尤有一言告汝，贾府人多而事杂，务谨慎自爱，处处留心，勿令人轻视汝也。”言次，舟子频促登舟，余父乃扶余下舱，且行且搵其泪。余欲觅一语以慰余父，而方寸已乱，竟不可得。良久，始含泪曰：“父，儿去矣。待到明年此日，当遄归视父也。”余父微颌其首，褰衣登岸，回顾余曰：“到京后，务以书告我也。”余敬应曰：“诺。”诺字一出，余泪如雨下，一回首间，杳杳家门，已没入苍茫暮色中矣。

余赴京，实余外祖母所召。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而归于贾氏，即世所称史太君是也。贾氏为金陵巨族，钟鸣鼎食，赫赫有声势，凡过石头城下者，莫不知有贾府焉。其祖先均贵显，至宁、荣二公，分为两支。宁公死后，其子代化袭官，生两子：长名敷，已夭；次名敬，好修，不理家务，生子名珍，孙名蓉，即今居宁府者是也。荣公死后，子代善袭官。代善，余外祖父也，已早逝，生有二子：长名赦，即余大舅父；次名政，即余二舅父。大舅父为人平静中和，现袭官家居。生子名璉，年已冠，小有才，现襄理荣府家政。二舅父方直端正，酷好读书，朝廷因爱其才，特赐以主事之职，今已升至员外郎。早年获一子，名珠，年未二十而卒。次生女，名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已选入宫中。越年又生一子，一落胞胎，口中即衔彩玉一枚，并镌有字迹，因是取名宝玉，聪明灵慧，俊秀温柔，惟不喜读书，但喜与姊妹行厮混，故二舅父不甚爱惜，而外祖母则视若性命，今闻已十余龄矣。余父尝告余，谓此子诞生，实至奇特，其为龙为蛇，全视贾府气运何如。若能改其旧性，承阿父诗书之业，或犹可为顶天立地男子，否则，不过酒色之徒耳。不独余父持论如是，凡闻此事者，亦莫不云云如是。若以我思之，其人既衔玉而生，必秉有天地清明灵秀之气，收局或不至趋于恶劣。然此亦不过余揣度之词，必俟亲见其人乃能定之耳。（宝玉尚未见，即不欲随众人妄下贬词，此所谓宿孽。）

余在舟中，至为闷寂。与余同行者，为余师贾雨村先生。先生湖州人，文章经济，冠绝一时。初亦甚贫窶，继得亲友扶助，得官某县知县，虽才干优长，未免贪酷，且恃才侮上，易招尤怨，未一年，被参革职，仍旧担风袖月，作个游人。某年至扬州，余父闻其名，特聘为余师，谆谆教诲，至为尽力。余今

日得握笔作此笔记，亦实食先生之赐也。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，遂要求余父，转央余舅氏。余父感其教女之恩，允之，故使附余舟而行。此后，余深入侯门，彼浮沉宦海，师生之谊，至此乃断，余心伤矣。

舟行可月余，沿路荒洲，芦荻盈于两岸，秋风撼之，萋萋作响。每于夕阳西下时，但见水鸥队队，逐斜日而飞。入夜，则闻鹤唳长空，猿啼山谷，一种凄凉之象，使人愈增思家之戚。余自出世至今，本未尝一日离余家，方余幼时，余母裸抱提携，殆如形影相随，不可须臾离。及余入校，苟一刻不见，亦必使人问之。满谓母女相依，将可生生世世，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，又孰料余母逝后，弱质零丁，犹须奔此千里长途耶！夫天下最可怜者，莫过于无母之孤儿；若以无母孤儿，而寄食他人宇下，尤为至惨之事。余一身乃兼而有之，则余之可怜，直可冠绝千古。余此行本非余心愿，特以外祖母之命，情不可却。且余父年已半百，再无继室之意，余又多病，年纪尚小，上既无亲母教养，下复无姊妹扶持，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诸舅氏姊妹，或可少减余父内顾之忧。然而家园大好，遽而长离，惜别之情，何时可释。故余舟进一尺，余之痛苦即加增一度，所谓心随流水又回头也。

与余同舟者，尚有仆妇数人，皆贾府所遣以侍余者。实则彼等食用，较余尤为奢靡。往昔余母尝告余，谓贾府奢华为近世少有，余颇不信。今观此三等仆妇尚且如此，等而上之，更何待问，余此去又堕入绮罗丛中矣。余甚不解，宦宦之家，何苦必以奢华相竞尚？若以余思之，则以俭朴为佳，否则，子孙咸习于纨绔，一旦失势，未有能保其旧业者，此富贵之后所以易于式微也。虽然，此余一人之见也，又乌足以语他人哉！

舟既抵京，余师先持刺往谒余舅。余舅闻余至，即命肩舆迎余，余惘然乘之往。沿途街市繁华，人烟稠密，首都气象，毕竟不同。既而至一巨宅前，雕楹玉碣，绣栊云楣，门首悬“敕造宁国府”五字，始知此乃外祖长房也。过此往西，又见与此相似一宅，文■（鏤，木代金）镂槛，青琐丹墀，翬飞鸟革，霞蔚云蒸，则“荣国府”是也。门列三间，石狮矗立。华冠美服，列而坐者十余人。余偕均由偏西角门而进，走约一箭远，另易衣帽周全小厮数人，肩舆而入。至一垂花门前，小厮均退去，佣媪争前掀帘，扶余下轿。既入垂花门，见有穿堂一间，中置大理石屏风一，转过屏风，则有三间厅房，厅后即为正房大院。正面上房五间，峻宇雕墙，丹楹刻桷，构造极为华丽，两旁穿山游廓，中悬鹦鹉、画眉等鸟雀。阶前环坐丫头数人，见余至，群起笑曰：“适老太太犹念，不图竟至也。”余此时寸心忐忑，至为不宁，思贾府人多如此，余又为募生之人，谁为长辈，谁又次之，余皆不之知，万一称呼有误，宁不为他人讪笑。思时，已闻人呼：“林姑娘至矣。”余既入室，见两人扶一鬓发如银老

母出，余知此必外祖母矣。方欲下拜，已被外祖母抱入怀中，号啕大哭，余亦不禁泪落如绠，即室中侍立之人，亦无不泣下。良久，始被他人劝住。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：“此汝邢大舅母也”。年可五旬，貌甚忠厚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王二舅母也”。年约四十余，于忠厚之中又略露精明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先珠大哥媳妇珠大嫂。”端庄凝丽，毫无轻薄态。余均一一见礼。少刻又见丫鬟、奶妈拥三女郎至。其一名迎春，大舅父姨娘所出也，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其次名探春，余二舅父庶出也，削肩细腰，修眉俊眼，亭亭玉立，顾盼神飞。其三名惜春，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则宁府敬舅之女，珍兄之妹也。相见既毕，各叙寒暄。外祖母复询余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，如何送死发丧，余均含泪告之。外祖母曰：“余一生所出，最爱者惟有汝母，不图今竟先我而逝，南北相睽，不能一面，余欲不痛，又焉可得？”言已，复握余手而哭。此时，众人见余身体孱弱，即知余必常病，因问余服何药，如何不速治愈。余叹曰：“吾向来如是，自能进食时，即与汤药为缘，迄今不知经多少名医，迄未见效。忆余三岁时，曾来一疯僧，谓吾病欲愈，非自今以后，不闻哭声、不亲外戚不可。当时闻其言者，均未留意，而余病遂亦无已时。今日所服者，乃为人参养荣丸。”外祖母曰：“佳，此间正配丸药，嘱彼等多制一料可矣。”语次，忽闻后院中笑曰：“我来迟矣，不曾迎接远客。”（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凤姐之为人可知矣。）余闻语一愕，思室中人均敛声屏气，此为谁，乃放诞若是。方昂首间，已见媳妇等拥一丽人至，年可二十余，彩绣辉煌，恍若仙子。漆黑之发，绾作八宝攒珠髻，戴以珠钗，光辉灿然。螭螭之颈，围以赤金盘螭缨络圈。衣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袄，罩以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，下著翡翠撒花洋绉裙。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，丹唇微绽，两颊之上，尤时时现为浅笑。至其双眸，则非吾笔所形容，方其深思时，其黑如漆；及其笑时，则又如秋水微波，使人心醉。余猝不知为谁，但立起迎之。（凤姐之妆饰、人品，细细描画，其风流能干，活跃纸上。）外祖母笑曰：“汝不识彼乎？彼乃吾家有名泼辣货，尔但呼以凤辣子可矣。”语出，众均失笑。余茫然不解所谓。众姊妹曰：“此琏二嫂也。”余始恍然乃琏二哥之妻，即二舅母之内侄女，幼时充男儿教养，学名王熙凤，为人敏干多才，现方襄理家政。既见余，即凝其剪水双眸向余审视，笑曰：“天下竟有此等标致人物，吾今日始见矣！矧其通声气派，竟不似老祖宗外孙女，乃似嫡亲孙女，诚无怪老祖宗日悬念不置也。”言已，又携余手，询余已几岁，上学否，在此不必忆家，任需何物但告我，仆妇如有不周处，亦须明言。余笑谢之。时丫鬟已以茶果进，凤姐一一周旋，复遣人收拾余之行李，安置同来仆媪，一若荣府诸事须其一肩承担者，为状亦云劳矣。

茶毕，大舅母携余往见舅父。既出穿堂，至垂花门次，则有油碧之车候于道左。吾侪乘之出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油大门内，至仪门前，大舅母携余下车，进入院中，余知此处必荣府花园划分而来。

再进则为正房，兰宫秘宇，绮栊雕堂，虽不及荣府轩峻壮丽，然亦别致可观。且院中花木葱茏，亭台幽胜，尤使人悠然动出世之想。既入室中，姬妾丫鬟争出迎导，大舅母一面让余坐，一面命人往书房请余大舅。比侍者返，谓大舅云，连日身体不佳，暂勿相见。余知大舅此语实为托词，盖恐见此孤雏，愈增惆怅，故不如不见也。坐未久，余即辞出。既入荣府，仆媪导余往东转弯，经过穿堂，至仪门内，见有五间正房，两旁厢房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庄丽，与外祖母处不同。余知此必正内室，入堂屋，见有巨匾，上书“荣禧堂”三字，又有银字乌木联牌一幅，上书：

座上珠玑昭日月；

堂前黼黻焕烟霞。

笔力矫健，不可多觐。偏东又有耳房三间，则大舅母居坐宴息处也。室中陈设至为华丽。临窗陈大炕一，铺以猩红洋毯。炕侧，设梅花式洋漆小几，炕前一溜四张楠木椅，盖以银红撒花椅搭。两边又有一对高几，几上瓶花茗碗俱备。余乃择东边椅上坐下，见室中丫鬟服饰美丽，竟不下于帝王之家。于时，又有衣红衣丫鬟含笑而至，曰：“太太请林姑娘往彼处坐。”余闻语，即随老嬷往东廊三间小正房，房内陈设亦佳。二舅母方坐西边炕上，见余至，即往东让，余知此必二舅父坐位，因移身近舅母坐下。舅母抚余肩曰：“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见舅父，不期彼往城外斋戒去，俟来日再相见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善。”舅母又曰：“吾尚有一语告汝，吾家姊妹三人，性情均极温和，以后相处一处，或不患齟齬。惟吾尚有一孽根祸胎，不啻家中混世魔王，汝以后万勿与之近，即姊妹行亦不敢沾惹。”余闻语即知为宝玉，因应曰：“舅母所云，得勿为宝玉表兄乎？（天经地义，侃侃言之，詎料终为所误。）儿尝闻母亲告我，表兄性虽顽憨，而待姊妹极佳，儿来当然与姊妹同处，兄弟自另居别室，即欲沾惹，又焉可得？”舅母笑曰：“汝尚不知，彼非他人可比，自幼因老太太溺爱，无人敢管，致举动痴顽，日甚一日。若姊妹行不与亲，尚可安静；若与多交一语，即如中狂易，一时甜言密语，有天无日，疯疯癫癫，不知生出多少事。故我告汝，甚勿稍假颜色也。”余笑颌之。

余与舅母酬应之语，至此似已告终。舅母遂携余由后廊出西角门，见有南北甬道一条，倚南为倒座三间抱厦，小巧精致，北面立一粉油大影壁。后有小屋数椽，雕梁画栋，极为美丽，夕阳映之，乃作朱红之色。

舅母笑指曰：“此凤姐居也。汝以后苟需何物，可来此问彼。”余曰

：“诺。”过此为院门，总角小厮，咸垂手侍立。舅母携余过东西穿堂，即为外祖母后院。进入室中，则晚餐已备，外祖母踞榻独坐，两侧陈四空椅，凤姐即推余面左第一椅坐，余推让再四始入席。同席者为迎春、探春、惜春等姊妹，凤姐等则于案旁劝让。丫鬟各执拂尘漱盂巾帕，屏声静气，环立于旁。一种富丽皇堂之状，为余生平所仅见。饭毕，各就丫鬟手中盥漱，进以浓茶。余家向例，饭后必过片时方可进茶，盖恐有伤脾胃。今既来此，不得不与众相随。茶毕，舅母等相继退去。外祖母呼余近前，询余现读何书，余一一告之，且问姊妹学问若何。外祖母曰：“安有学问，不过识字耳。”语次，忽闻室外步声响，众呼：“宝玉至矣！”（宝玉至矣！）余思宝玉不知果为何如人，方昂首间，已见一青年公子跨步而入。冠束发紫金冠，齐眉勒嵌珠金抹额，身衣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以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，足登青缎粉底朝靴。面如中秋之月，色若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悬胆，眼似秋波。项上金螭缨络，悬美玉一方。余乍见不期一惊，自思此即宝玉乎？胡面熟若此。然余之来此实为第一次，果又于何处见之哉？噫！异已。时宝玉向外祖母请安已毕，外祖母乃命往见舅母。少刻复转，衣饰已易，头上周围短发结成小辫，红丝结束，共攒至顶中，总编为大辫，其黑如漆，从顶至梢，一串四颗大珠。身衣银红撒花大袄，脖前仍悬宝玉、寄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，下体半露松花撒花绫裤，锦边弹墨袜，厚底大红鞋，愈显其面如傅粉，唇若施脂，转盼多情，语言若笑。外祖母顾之笑曰：“外客未见，即易衣冠，得勿失礼乎？”宝玉闻语，向余一视。外祖母曰：“犹不往见汝妹妹？”宝玉乃含笑向余一揖，曰：“是即林家表妹乎？”言次，凝眸注视余面，余颊不期而赭。宝玉笑曰：“表妹我曾见过。”（黛玉见宝玉，觉甚面熟，宝玉见黛玉，又觉曾见过。诚哉，其为宿孽也。）外祖母曰：“汝又谰言。彼才来耳，从何处见彼哉？”宝玉笑曰：“虽未曾相见，然实面善，一若故旧之人重相把晤，余亦不知何故也。”外祖母笑曰：“如是，以后当更相和睦矣。”余此时心中大愕，思彼胡亦与余同此感想，岂果于何处见之耶！抑夙世旧侣今日重逢耶！宝玉见余凝思，乃移身近余，曰：“妹妹亦曾读书否？”余曰：“不曾读书，但略识字耳。”宝玉曰：“尊名为何？”余以“黛玉”对。宝玉曰：“然则何字？”余曰：“无字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吾今赠妹一字，莫若‘颦颦’二字佳也。”探春曰：“此何出典？”宝玉曰：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云：‘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’矧表妹眉尖若蹙，眼角含愁，锡以此名，不尤称耶？”探春曰：“称则称，吾恐又为杜撰。”宝玉曰：“除《四书》杜撰太多，我则不能杜撰。”言次，又问余有玉否？余曰：“否。玉乃希罕之物，安能人人皆有？”宝玉闻语，狂病陡发，立取脖前彩玉，力掷之地下，詈曰：“人之高下

，尚且不识，遑问其灵不灵乎！”霎时，室中诸人惊惶失措，外祖母亟搂之怀中，曰：“孽障！汝欲打骂人，易事也。奈何摔此命根乎？”宝玉含泪泣曰：“家中姊妹均无此玉，我独得此，夫复何趣。今日来此天仙化人表妹，亦无之，可知此乃不良之物，不如碎之也。”外祖母诳之曰：“表妹原有玉，因姑母下世时，不忍撇弃表妹，故将玉带去，以全殉葬之礼，以慰姑母之灵，故彼云无玉。汝奈何亦欲效彼哉？”言已，仍为宝玉带上。宝玉回眸向余一视，余曰：“祖母言当也。”宝玉始无语。于时已有人为余布置卧室，外祖母曰：“可将宝玉移出套间暖阁，与我同居。林姑娘则安置碧纱橱内，俟明春再作他计。”宝玉曰：“如此安置，我殊不谓然。以我思之，我即在碧纱橱外床上，不较在暖阁闹老祖宗为佳耶？”外祖母沉思顷之，曰：“如此亦善。”于是分给使用婢媪，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教引嬷嬷四人，又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丫鬟两人外，另有洒扫房屋来往使役小丫鬟四五人。余来京时，原携有奶母王嬷嬷暨小丫头雪雁两人，外祖母恐雪雁过小，不中任使，特将随身二等丫鬟名鹦哥者赐给与余。鹦哥年方十余龄，聪明俊秀，余颇爱之。（男女授受不亲，况同居乎？而贾母竟许之。故黛玉之死，宝玉之亡，虽有天命，而两小无猜，致成牢结，则自贾母开其渐也。）从此晨昏相伴，慰我凄凉者，惟有此婢耳。宝玉亦有陪侍大丫头，名唤袭人，亦外祖母所赐与。外祖母告我，袭人本名珍珠，心地纯良，殷勤谨慎，及与宝玉，乃易名袭人。亭亭玉立，好女子也。布置既妥，余以精神困惫，懒然归室。室中陈设颇可观，惟金碧辉煌，殊非我所欲。室中悬玻璃之灯，作惨淡色，顾影凄凉，令人顿起思家之感。思余在家时，每夕必依余父而坐，或灯前问字，或月下谈经。今则水复山重，迢迢千里，故园林树果何如耶？白发衰亲近无恙耶？又思余初至此，各人性情余皆不知，即以宝玉论，今日才相见耳，便生出摔玉之祸，脱因此破碎，岂非我过。而来日方长，齟齬之处，又乌能免，万一不慎，岂不为他人所笑。于以知处世之不易，而寄食之可怜。思及此，一阵心酸，不禁潸潸泪下。于时，袭人忽入，见余状，愕然曰：“此何故也？”鹦哥以实告之。袭人笑曰：“姑娘勿如此，将来恐较此更奇之事尚多，若因此伤感，恐伤感无有已时。”余乃勉强引以自慰。（宝玉摔玉而哭，黛玉因宝玉摔玉而亦哭，此两哭是彼两人眼泪根源。）自此，余遂寄居贾府。旬日以来，与贾府诸人亦渐相识，日与我周旋者，为迎春姊妹等及珠大嫂。珠大嫂本姓李，名纨，字宫裁，金陵名宦之女也。父名李守中，曾为国子祭酒。族中男女，无不读书者，至守中，便谓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故于纨，不欲认真读书，但教以《列女传》及《女四书》，使略识前代贤女而已。因此纨虽青春丧偶，而又居于膏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，一概不闻不问，得暇，惟陪伴吾侪针黹诵读而已。余甚敬其人，且怜其遇，故彼与余

感情亦极笃。惟彼等与余终属外表酬应，能真爱我者，惟外祖母一人耳。旬日来衣之食之，无不俱到，余在此所堪以自慰者，惟此耳。此外，与余时刻相见者则为宝玉。余未见宝玉时，人咸谓其惫懒，由今观之，亦一温和少年，其于余也，尤能体贴入微。余自幼命薄，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，茕茕孤雏，更有谁怜惜！今忽于千里之外，获此良侣，挚爱之诚，无殊手足，可谓不幸中之幸。虽然，少年血气未定，憎爱恒不能持久，来日相处日多，能否始终如一，又在不可知之数耳。

余性雅好幽静，曩在家时，日惟埋首书丛以自排遣。及至此，乃不得不与众周旋，请安问好，日数十起，余甚恶之。然余得暇，仍理其旧日生涯。盖余一生所好，惟有读书，而余之一切忧愁烦恼，又皆产自书中，读书愈多，心伤益甚，如蚕自缚，亦莫知其然也。宝玉见余读书，颇引以为异，尝谓余曰：“妹妹曾告我，谓未尝读书，今胡手不释卷也？”余曰：“聊以自遣，非真能了解也。”宝玉不信。余不得已，以实告之。宝玉大喜，尽出其藏书贡之余，且伴余研读。实则彼性殊不近书，读未数日，则又厌倦，余屡劝之，不听也。顾彼虽不欲过书卷，而其学问理想，又为他人所弗及。于以知彼聪明过人，生有夙慧，彼尝引《庄子》之言语我曰：“‘人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’若尽以古人之书作自身之范，则不免有功名萦其心，利禄劳其形，茫茫然乌有涯矣。即终身耗精损神以相追逐，亦无有满足之日，稽其收局，只有撒手长瞑而已。夫耗精损神以求之，苦已极矣；乃至求而不得而至于死，苦不尤甚耶！以故举目以观，滔滔者无非愁眉蹙额，实皆古人有以误之也。若余但须佳酿一壶，胭脂一盒，偕三数姊妹，或居处于红楼暖阁之中，或啸傲于山巅水涯之地，自乐吾乐，自了吾生，不较营营自苦者为愈耶？”余闻是语，甚以为然。盖余虽入世未深，亦恒觉世界花花，无非愁境，如锋镝枪林，排列而立，一与交绥，未有不败。莫若弃甲曳兵，以求一暂避之路，故山林幽静之居，亦尝萦诸怀抱。惟余觉山林幽居虽可以避大敌，而生涯亦但有愁苦。而宝玉则觉一绝世情，即成乐国，此见差与余不同耳。

余居室至为轩敞，玻窗三五，明亮无匹。窗外盆花数十种，盈盈如二八女郎向人憨笑，余日命小丫鬟提水灌之。余生平爱花，渐乃成癖。抑余之爱花，非恋其色，特怜其命。大抵世之蒔花者，恒爱其花盛时，余则独爱其谢落时，每于秋深之候，徘徊篱落间，见残红满地，枝叶枯颓，辄为流涕不止。盖人生一至衰老之时，即入伤心之域，推而及于花，何莫不然。故于其含苞吐艳人人见赏之时，余与其情感犹不甚深，及至绿珠粉碎，紫玉烟消，无复人眷顾时，余乃不得不悲其命，怜其情，而以一副眼泪吊之也。宝玉闻余持是论，至为惊服，遂亦助余培植。而花亦不忍弃其多情主人，虽当露冷霜寒之时，黄菊数

十盆，犹新鲜媚人，芬香扑鼻。宝玉顾而大乐，谓花亦有知也。每于黄昏日落之时，辄移琴至窗下，命余弹之。彼则高歌以和，悠扬之声，芬馨之气，恒缭绕于茜窗珠箔间，回旋不散。

余与宝玉相处既久，彼之性情，余乃尽知。质言之，彼但须余侪快乐，即自己委曲亦在所不计。因此，余即有愁烦时，亦不得不勉为笑乐；彼睹之，尝引为奇乐，故与余相处之时乃益多。帘前斗草，槛外调鹦，相爱之情，无殊兄妹。外祖母见余两人亲密之状，心中大慰，而爱余两人较迎春姊妹更加一等，凡余所欲，蔑不曲意从之。余经此煦妪之恩，心思乃渐为安贴，而余之旧疾，亦略有起色。此诚当感余外祖母不置也。

余迩见贾府仆媪，又忙碌安置房舍，询之宝玉，始知贾府又有客至。客即薛家姨母，二舅母之胞妹也，归金陵薛氏。薛氏亦书香继世之家，富有资财，极有声势。姨母早寡，现年已四十，早生一子一女。子名蟠，因姨母溺爱太甚，遇事纵容，致老大无成，性情奢侈。虽亦曾束发受学，然一字不识，赖祖宗余荫，得领内帑钱粮，采办杂料。资财既丰，挥霍益甚，终日惟知斗鸡走马，玩景游山，仗势欺人，无恶不作。即此次来京，因购婢相争，曾酿成人命，地方官长虽明知之，亦莫可如何也。女名宝钗，年方及笄，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，当时姨丈在日，极爱此女，令其读书识字，竟较乃兄高胜十倍。及姨丈下世，见乃兄不能安慰母心，彼即不以书字为念，但留心针黹家计等事，以分母忧。此次，因朝廷崇尚诗礼，徵采才能，选聘仕宦名家之女，入宫为公主、郡主，充才人、赞善之职，故薛姨母携之来京，以待选聘。彼家京中原有房产，因姨母与二舅母阔别多年，亟欲聚首一处，故函知二舅母，不住己屋，迳投贾府。其抵京之期，大约在一二日间也。凡此均宝玉告我。究竟薛姨母暨其子女为何，余均不知。然以余思之，必一俗不可耐之人，盖人一为金钱所染，其清高之气，必自丧失，此世间富人所以多无骨格也。

越日，薛家姨母即携宝钗等至。二舅母闻报，亟出大厅迎之。薛家所携礼物及仆婢甚多，赫赫然哄动一时。余见此情景，不禁黯然。回思余来时，一主一仆，孑然无亲，今宝钗上有亲母，下有阿兄，富丽堂皇，有声有势，以余拟之，何啻天渊之隔，于此益知余命运之可怜也。（见景生悲的是痴情之人。）余往者尝觉天生女子，苟稍与以姿色，锡以聪明，其境处必若。由此以观，天下正有许多幸运之女子，为余所未及见也。宝钗为人亦甚温和，余今日虽初见，即可知其人城府甚深，其知人处世亦必精明。然此类女子多半隐刻，隐刻之人，最难相与，此后相聚一处，必须事事留心，否则，将为所算矣。

薛家母子等，系住荣府内梨香院。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，约有十余间，小巧精致。另有一门通街，薛家人均由此门出入。西南又有一角门

，通一夹道，出夹道，则为二舅母正房东院。每日饭后，姨母必至外祖母或舅母处闲谈。宝钗则与吾侪姊妹一处，或习针黹，或读诗书，为状亦甚愉快。惟吾侪聚处时，宝玉必杂入其中，且与宝钗渐形亲密。余见状，颇不以为然。盖余觉宝钗为人至为阴险，若与之亲，必遭不幸。因屡劝宝玉，诘彼竟如西风过耳，不以为意。由此观之，彼等情感毕竟不同，每一思及，辄为黯然。

余室中陈设，经余重新安置，乃始有雅淡幽静之象。窗外有假山，玲珑峻峭，颇似余家之假山，四围花木葱茏，惜已凋谢，每于侵晨日出之时，朝阳直射山巅，乃作惨红之色。余因负疾不能宁睡，一至天明即醒，而每日醒时必睹斯景，因是余又生出一种悲感。盖六年以前，慈闱见背，正如此景。其时余母方偃卧榻中，枯瘦之面乃如白蜡，时时引手以抚余肩，且言且泣。余父则坐于床沿，俯首至臆，伤心之泪，尽渍衣袖间。余骤睹此状，知余母将撇余侪长逝，则亦放声大哭。嗟夫！此情此景，正如昨日事，而晨曦尚复如是，余母则已不见，人事变迁，忽忽已六载于兹矣。六载来，余身亦浸长，心力交疲，耕而莫获，余母有知，其亦痛念阿儿否耶！每念及此，则潸然欲涕。差幸余婢鹦哥，犹能时以好言来相劝慰，余因爱其慧，乃更名紫鹃，盖取杜鹃啼血之意，并欲使其知其主人运命之可怜，而为洒血一哭也。

连日，气象阴霾，殊有雪意。窗外风声怒号，草木尽靡。远眺松枝，为风所虐，虎虎然东西委曳，起落如涛。乌鸦队队，振吭哀鸣，群飞入枯林深处，觅其旧巢。少刻，浓云益甚，尽蔽天日，雪渐纷纷下。余一人独坐室中，索然寡欢，遍觅宝玉亦不见，乃加衣往梨香院探视宝钗。及至，见宝钗与宝玉并肩而坐，宝玉则俯首视宝钗脖前所佩金锁。余不禁失笑曰：“噫，我来不巧矣。”宝玉闻语，见为余，亟起身让坐。宝钗则双颊霞然，笑曰：“尔云何也？”余曰：“若知彼在此，我即不当来。”宝钗曰：“此何意？我殊不解。”余笑曰：“我意来则俱来，不来则俱不来；若今日彼来，明日我来，如此间错过去，岂不日日有人来乎？不至太冷落，亦不至太热闹，此意亦不解耶？”宝玉见余已加外衣，因曰：“外间已下雪乎？”余曰：“下已半日，尚不知乎？”宝玉乃呼丫鬟取斗篷，余以巾掩口笑曰：“是否我来尔即欲去？”宝玉笑曰：“我何尝欲去，不过使之预备耳。”余此时见宝钗胸前金锁，光彩灿然，因曰：“向闻宝姊金锁镌有字迹，今日可赐余一览乎？”宝钗曰：“字诚有之，然不值一览。”言次，解其排扣，似欲藏之。余笑曰：“噫，吾知之。吾究为外人，不然，才与人视，胡于我则欲藏之？”宝钗闻语，面一赧，以指捻余臂曰：“臭丫头！”言已，自取其锁给余。余托掌上审视，见镌有赞语两句，曰：“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。”余乍见，一惊，思胡与宝玉玉上所镌“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”两语，适成一对？因重念曰：“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。

”忽闻宝钗丫头莺儿笑曰：“姑娘得勿疑此与宝二爷玉上字相匹乎？此语乃一癞头和尚所赠，嘱必须镌于金器上……”宝钗不俟语毕，嗔曰：“不去温茶，亦在此胡言乎！”语次，薛姨母已备茶果，请吾侪吃茶。宝玉则欲饮酒，薛姨母即命丫鬟取酒至。宝玉曰：“吾向喜冷酒，不宜烫暖。”薛姨母曰：“是则不可。盖冷酒饮后，执笔手乃易颤。”宝钗亦笑曰：“酒性最热，若热吃，发散即易。否则，凝结在内，与五脏热气相熏炙，受害非浅也。”宝玉闻语，即停樽易热酒。余见状，不期失笑，盖余平昔以此劝宝玉，非止一次，而宝玉向不听，今宝钗一语，彼则奉之惟谨，宁不可叹！于时雪雁适送手炉至，余曰：“谁使汝送来？岂便冷死我耶！”雪雁曰：“紫鹃姊姊恐姑娘冷，故遣我送来。”余冷笑曰：“我平日与汝所说，全当西风过耳。如何彼之一言，则依奉较圣旨犹快耶？”宝玉闻语，知余乃藉此嘲彼，因凝眸向余一视，宝钗则以一笑了之。薛姨母曰：“汝身体素来孱弱，不能受冷，彼等记挂，胡反责之？”余曰：“姨母不知。差幸在此，若在他处，宁不见恼于人！岂人家一只手炉而亦无之，乃须从家中送来，不谓丫鬟太小心，反谓我轻狂已惯。”薛姨母曰：“汝乃多心人，若我则未尝设想及此。”言际，宝玉已尽数觥，其奶姆李嬷嬷乃进前拦阻。宝玉此时兴高采烈，安能不饮。李嬷嬷曰：“今日老爷在家，提防问起书来。”宝玉闻语，大为不悦。余曰：“李嬷嬷太扫人兴，若舅舅问，但谓姨母留下可矣。”言已，悄推宝玉曰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吾侪且自行乐。”李嬷嬷曰：“林姑娘不为功之，而反助之，此何故耶？”余冷笑曰：“此何语！我何故助彼，彼亦安用我劝？矧往日老太太亦尝使之饮酒，今在此即进数盏，夫复何害！若必以姨母处为外人，不能如此，则非我所知矣。”李嬷嬷闻语，又急又笑，曰：“林姑娘何苦，我所语，诚何足算，乃必须如此刻毒。”宝钗亦笑，出其柔荑之手，向余腮上一拧，曰：“颦丫头，我真服汝，使人恨又不是，喜欢又不是。”宝玉见余侪说笑，狂兴复发，仍擎杯痛饮。李嬷嬷见状，只有悄然退去。饮毕，雪雁等均入室伺候。余顾宝玉曰：“去否？”宝玉也斜倦眼曰：“要去，我与汝同去。”余遂起身告辞，小丫头亟捧斗笠至，余亲为宝玉戴上，又披以斗篷。宝玉复浼余端相，余曰：“可矣。”遂相随而出。

及归，外祖母知自薛姨妈处来，大为欢慰。既见宝玉被酒，乃命回房休息。余亦随之入室，见笔墨满案，书纸零星，晴雯笑顾宝玉曰：“好人！晨起命我研墨，刚书三字即掷笔而去，累我等此一日。兹来，当为我写尽此墨方罢。”宝玉闻语，始忆及晨间事，因曰：“我所写三字，兹在何处？”晴雯笑曰：“此人得勿醉乎？汝往梨香院时，明明命我贴之门斗，我恐他人贴坏字，特亲自上梯粘贴半日，至今手尚冰冷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我竟忘却，趣以手来，我

今为汝煨暖。”言已，携余同出，观门斗新写三字，笑曰：“好妹妹，汝勿诳我。汝观此三字，以何字为佳？”余仰首视之，乃为“绛芸轩”三字，因笑曰：“字字均佳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又欺我。”余冷笑曰：“我何故欺汝？”又曰：“我非宝姊妹，无怪汝终不相信。”言已，乃回己室。偶思及宝钗金锁之事，心中不期一跃，念天下安有此等奇巧之事。当宝钗未来时，两人固未尝谋面，胡为锁上赞语，玉上留言，竟如匹偶？尝闻古之佳人才子，每因金玉为媒而成伉俪，彼两人得毋类是乎？如是，今日姊妹之情，即他日夫妇之谊，行见鸾凤双成，花开并蒂矣。若我……不过寄食于此耳，何预他人事哉！思及此，辄愀然寡欢。昨宵静数更筹，未能稳睡。以故侵晨即起，推窗四望，一白千里。晓日一轮，犹隐现于轻烟薄雾中，殊娇羞若十三四小女儿，有姗姗来迟之态。窗下盆花为寒威所逼，咸呈憔悴欲死之状，惟红梅数株，方含苞吐艳，自娇颜色，余乃命紫鹃移植室中。忽宝玉披衣至，笑顾紫鹃曰：“晨起即碌碌于此，得勿畏寒乎？”言已，复至余前，曰：“美景良辰，勿容辜负，盍往作踏雪之戏！”因相携而出。园中积雪已至尺许，苍松翠竹尽为所压，乃作可怜之色。转过假山，见小丫鬟扫雪作雪美人，各卷翠袖，高系长裙，或磨翠黛而画蛾眉，或吮胭脂而点素口，面目毕肖，栩栩如生。宝玉顾而笑曰：“态度曼丽，冠绝尘寰，惜有寒骨，终勿能久贮金屋，仅可以伴贫士，竹篱茅舍，厮守终朝，较可多延寿命也。”余曰：“彼来从云外，死伴梅花，品格孤高，究非趋炎赴势者可比。汝勿遽以此讥之也。”时北风猎猎，起自树梢，积雪纷然下，坠吾头顶。宝玉笑曰：“妹为雪美人高抬身价，彼将以此图报矣。”言已，复携余行。既入梅林，暗香扑鼻，忽闻笛声悠扬，随风断续。宝玉笑曰：“得勿钧天仙乐，来自九霄乎？”余曰：“如此凄声，不知吹落梅花几许矣。”宝玉殊不欲闻此凄凉之调，乃与余践雪归室。则见袭人方忙碌为宝玉收拾书囊，余诧曰：“此何为也？”宝玉笑曰：“吾将有远行，与妹妹别矣。”袭人笑曰：“汝又诳人。”余曰：“果何事耶？”袭人曰：“彼拟今日上学也。吾恐仆辈不中任使，故先为预备。”言次，忽闻舅舅遣人呼宝玉，宝玉惶然随之去。余则恹然回室，紫鹃已为余舀水至，余即就镜前理妆。少刻，宝玉来室作辞。余笑曰：“佳，此去定蟾宫折桂，莫教辜负舅舅好心也。”宝玉曰：“金玉之言，谨当铭之肺腑。”余曰：“汝去，吾不能相送矣。”宝玉曰：“好妹妹，务等我下学再用晚膳，胭脂膏亦宜俟我归再制。”唠叨半日，始抽身欲行。余笑呼之转，曰：“汝盍往辞宝姐姐？”宝玉笑而不答，且必强我同出，余不许，尼之，乃出。则见袭人愀然坐于炕侧，宝玉曰：“今日胡沉闷乃尔？得勿怪我上学，累汝侪冷清乎？”袭人勉为笑色，曰：“是何言！读书乃极好之事，夫复何怪。不然，就此潦倒一生，岂为长策。但有一事告汝：读

书时，宜想书，休息时，宜想家。甚勿与一般顽童厮闹，致自误前程。至于功课，虽云奋志要强，亦不宜过度，一则贪多无益，一则身体亦须保重。此则贱婢一片苦衷，千祈体谅。”袭人发一言，宝玉则应一声。余见状不禁暗笑，夫袭人不过一侍婢耳，而一切叮嘱之言，竟如出诸长辈，宁不可笑。凡人发言处世，贵如其分；逾分而行，则为失礼。我诚不解，宝玉胡亦奉之惟谨？即此一端，可见袭人之跋扈矣。

余迺闻宁府珍哥媳妇秦氏染病甚厉，屡欲往视，迄不得暇。今日适为敬舅寿辰，宝玉邀余往宁府祝寿，因即命车前去。既至，不免有许多周旋。珍大嫂旋即向余述秦氏病象，谓其病“实起于两月以前，其初犹不过精神困惫，懒于言语，迄至近日，目眩神昏，饮食不进。而彼又属多心之人，遇事恒喜思索，长此以往，恐成不治之症矣”。言已，泫然欲涕。余慰之曰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变。疾病之来，讵人力所能拒，必也静以俟之，缓以医之，乃能济事。”凤姐亦曰：“林妹妹言当也。”语次，酒筵已备，吾侪乃相继入席。敬舅原在城外修炼，今日亦未归家，赴宴者，不过宁、荣二府家人耳。饭毕，众人均往会芳园观剧，余则偕凤姐往视秦氏。宝玉曰：“我亦欲去。”二舅母曰：“汝去耶！去当速来。”宝玉遂随余偕行。及至秦氏室中，秦氏立自床上跃起，凤姐趋前握其臂曰：“趣坐！”秦氏向余问好。凤姐曰：“数日未见，胡消瘦至此？”秦氏强为笑容，曰：“病至如此，安得不瘦！然此亦我薄福，试思天下安得此等姑舅，视媳妇竟如身生儿女。即蓉哥哥虽属年轻，而伉俪之间未尝一度失色。再一家中同辈长辈，除婶子毋庸说，其余又谁不爱我！而今已矣。”言至此，声微颤。凤姐抚其肩，曰：“人生安能无病，岂必病而即死。务宜撇去此念，安心调养为佳。”秦氏叹曰：“吾病吾自知之，虽尽集天下名医，吾知亦无济于事也。”余曰：“近日状况究竟何如？”秦氏曰：“口乾舌燥，夜弗能寐。且神智不清，精神恍惚，尝觉一缕芳魂，飘飘然欲夺门而出，以状卜之，恐难挨过残冬矣。屈指自堕尘世，已十数载，即一旦蜕化，亦无所恋。惟念堂上翁姑，抚我教我，罔极之恩，未尝稍报，抚心自问，不无感痛耳。即姑娘等亦耳鬓厮磨，交谊非浅，一旦人天永隔，譬效难闻，不亦痛哉！”秦氏语至此，酸泪偷沁眼角而出。余回视宝玉，亦俯首啜泣，频泣频以泪眼偷视秦氏。凤姐恐因此招惹秦氏悲伤，因命蓉哥儿携余与宝玉往会芳园，至则戏剧已演数出。楼上复备有盛筵，余为众人所勗，略进食物。既毕，精神已倦，乃辞众先归。刚入室，宝玉亦随归。余以指划面曰：“羞乎不羞！”宝玉曰：“此何为也？”余曰：“吾从未见侄媳染病，阿叔乃为之啜泣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家庭和睦，夫何足异。”余曰：“和睦者乃如是乎？”宝玉始无语。

宿雨初晴，朔风怒吼。镜台悄倚，殊怯寒威。乃命紫鹃炙炭于盆，取唐诗

读之。顾心绪烦乱，意殊不属，乃弃书往寻宝玉，则又不见。于是仍回室中，心中悒悒，若有绝大隐忧，将幕余项而下。夫余心本未尝有愉快之日，而要以此今感触为最特异。耳畔又时若有人呼，曰：“黛玉归也！归也！”噫！余又何归耶？余久未接南中来书，得勿余父不健乎？然而，余来时，余父尚康健如恒，决不至有意外之事。或者寝睡未宁，心思乃因而紊乱乎？乃思不如强自为欢，以忘愁懣，随整装往外祖母室。是日外祖母殊高兴，见余，笑曰：“颦儿，汝妆束殊佳，盈盈直如素心之兰。脱使汝母见之，不知欢乐至于如何也！”余闻语，心又一跃。盖闻余母，顿忆及余父，又忆及顷间之异感，不知果与余父有关系否？于时璉二哥忽持一函入，外祖母曰：“谁之书也？”璉曰：“林……”余乃大骇，曰：“谁以书与我？”立自璉手中取书阅之。其辞甚简，仅曰：“黛玉吾儿见字：余迩来疾病缠绵，念儿綦切。得书后，望即整装南归，以慰远念。”虽只寥寥数语，而在余视之，每字之巨竟同箕斗，室中什物尽为所隐。嗟乎！嗟乎！吾今乃知顷间之异兆矣。而余耳中又似发巨声，曰：“趣归！趣归！”余至此不复能耐，恨不化身为鸦，立归其巢。外祖母见余惊惶之状，乃力为慰藉，曰：“年老之人，自不免于疾病，夫何足忧。吾不日当遣人护送汝归，以庆团之乐。”嗟夫！余闻此语，余心滋戚。余甚悔余无故弃余父来京，否则，陪侍在旁，亦可稍尽为子之职，万一不讳，不孝之罪，将百身莫赎矣。

未几，余父染病之信已传遍府中，余南归消息，亦已人人争道。惟护送余归之人，指派莫定，久久乃决为璉二哥。宝玉闻此，戚然寡欢，悲感之容，几与余等，频语余曰：“妹妹果归乎？”余曰：“父病，焉能不归。”宝玉曰：“再来否？”余曰：“是则不能预定，或者不来，亦未可知。”宝玉惨然不悦，曰：“若不来，吾将失其良侣。此等孤寂生涯，亦不堪身受，勿若与妹妹一同南行也。”余笑曰：“此则大奇，汝家中姊姊妹妹凡数十人，即少一我又何碍！何苦以此蜜语欺人哉！”宝玉急曰：“我若欺汝，天其殛之！”自此依傍余身，几如沾蜜之蝶，且时时助余料理行装，并出其生平所爱之珍珠宝玉，举以赠余。（此皆为必有之事，而又为极难写之文。作者竟轻轻描出，我焉得不拜倒。）余均却之，曰：“尔留以遗之宝姐姐乃佳。”若在他人闻之，必将怒发，而彼殊不以为忤，且频频谓余曰：“妹身体荏弱，际此残冬天气，途中得不畏寒！若寒，吾当为汝备裘。”余曰：“谢汝。外祖母已预备停当矣。”彼始黯然而散，然不转瞬复至。每夕必在余室久坐不去，余若驱之使睡，即曰：“相聚不久即须离散，何苦犹吝此聚谈之乐。且妹此去，单形只影，状至孤凄，若今日握手一堂，他日舟中回味，不犹可少助欣欢耶？”嗟夫！惜别伤情，余何尝不同此悲感。然而，余一女子也，乌可以形诸外表哉！

余之行期，已定明日，宝玉颓丧之状，至是益显。夜间恹然入余室，私语余，曰：“无论姑丈病体如何，吾盼妹妹速来。”余笑曰：“吾不解汝胡屡以是语吾？吾来与汝果有何益？且吾之人品学问，均不及宝钗百分之一，有一宝钗足矣，何贵乎余哉！”宝玉叹曰：“汝诚不知我心。宝钗，幸运之女子也。不惟宝钗，即此府中女子，境遇谁又不佳。命运之可怜者，惟汝一人耳。而此府中，能怜汝之命运者，仅一老太太，其次则为余。故余于汝之此行，万分不能翫置……”余闻至此，心不期一酸，热泪乃潜潜而出。嗟夫！茫茫尘宇，乃竟有人出而怜我耶！然则我于此人焉能无感。宝玉见余哭泣，则又自悔失言，移身近余，为余揩拭泪痕，曰：“吾为此言，非引妹悲，实余平昔所咽之喉中者，不能不吐。倘此去姑丈而已愈也，自是如天之福，妹妹即留滞南中，犹有照拂之人。万一不幸，内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外无应门五尺之童，则舍来此，更复何之。故余于濒行之时，不得不进此一语，妹妹知我，定能谅我也。”余至此不能更忍，因语之曰：“二哥，汝勿忧，余父勿论生死，吾终当来京与汝一晤。”宝玉闻此大慰，因携余出，往见外祖母。外祖母睹余至，颜色顿呈惨状，随出手握余曰：“吾儿，汝身躯多病，此去务自调摄，万一事出意外，亦无须过悲。盖人生修短有数，未能强求，譬之秋风撼树，叶簌簌堕，旁观之人谁不伤之。然三五日后，继此叶而堕者，正复有其他之叶，后浪前趋，在数难免。明乎此，即可以节哀矣。”余俯首应之。又曰：“途中应需之物，吾已命琏二哥交付船中，家中事毕，务即速来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

欵乃一声，浪花飞溅，余已在舟中矣。两岸枯树芦林，咸若为愁惨之容，以送此孤客。贾府送行者，则均没于枯树芦林之中。淡烟暮霭，笼罩江干。（暮霭苍茫，关山色死，荒江芦荻，一叶扁舟，此天下第一凄凉景也。）余独倚篷窗，百感交集。自思余自入贾府以来，外祖母待我，诚可谓天高地厚，即舅母暨诸姊妹，亦蔑不殷勤相爱，就中尤以宝玉相爱之情为最深。而今别矣，此别以后，水复山重，更至何时始与诸人重相把晤。观宝玉之意，仍盼余来京，实则来京以后，果又作何收局，吾知宝玉必未尝思及。即吾外祖母亦未必预为之计也。吾尝于静夜自思，吾父如果健全，吾之前途犹或有一线光明可望，否则，余之身世瞬即沦于愁苦。譬之失舵小舟，飘泊于大海中，前无涯岸，后无救援，狂风骤雨，恶浪惊涛，方排列似严阵，向之猛攻，其有不桅折樯断而死者几希。嗟夫！嗟夫！吾真无法以逃此浩劫也。（说来凄绝。）

余在舟中沉闷异常，时时忆及余父，萦念既切，乃成噩梦。或梦余父已死，余所见者乃为枯骨；或梦余父尚未死，惟见瘦削之面，白如枯蜡，唇翕翕方向余而呼。嗟夫！真耶！幻耶！余不得而知。惟余每得斯梦，必累余哭泣竟日。从者恐余因是致疾，力为慰劝，余于是自镇余心，使勿思此。乃回念在荣府

时种种情况：软香帘角，蹴飞燕之花；剪彩楼头，藏嫩莺之叶。或镇翡翠而为床，草钗凤镜鸾之句；或拗珊瑚而作笔，录香兰醉草之篇。姊妹相亲，何等愉快。尝思，即断送终身岁月于其中，亦复何憾。然而余非姓贾氏，且为女子，画阁红楼，安能容余久住。如欲久住，则惟有……然而此万万不能，特妄想耳。矧宝玉为人，初无定识，余归，安见彼不已忘我。既已相忘，则前情尽付流水，更何望其他哉！思及此，心绪愈乱，则又撇此不念，而转及余父。思余父病状不知果至如何？以余父平昔景象观之，此病必起自忧郁，凡因忧郁而致病者，十九不幸，余父又安能独免。然则余此归，能否及见余父，尚不可知。万一不及见，余恨将无有已时矣。噫！

半月后，余已抵扬城。凡舟行者，均谓此乃最速，然在余视之，直如已隔十年。抵扬后，署中已遣舆迎余，余询余父病状，均谓已臻危候。余闻言，心中剧痛乃如刀刺。迨余神定，则此身已在病榻之旁。（此又极难着笔之处，若庸笔则必写其如何到家，如何入室面其老父。而作者仅云“迨余神定，此身已在病榻之旁，余父即枕首于余臂间，宛然无声息”。既可汰去繁文，又可显出黛玉之昏憺。作者心思灵活，诚令人惊服。）余父即枕首于余臂间，宛然无声息。嗟夫！余骤睹是状，意余父已死，精神强木，转不知悲戚。但望吾父灵魂早升天界，死得安乐，勿再受人间愁苦，盖吾于此，亦抱厌世心矣。余父既乏子嗣，家中事遂亦无人料理。今日伺于病榻之旁者，惟余一人，次则为仆媪，各倚身栏杆之次，以泪眼向余。顷之，余父忽张其倦目，低声呼曰：“黛玉！”余亟应曰：“阿父，儿在此。”余父乃移目顾余，颤声曰：“吾儿，汝已归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余父曰：“吾得见汝，余心慰矣。但吾家人丁单弱，吾又无嗣，从此撇汝而去，汝将何以为生？”余哽咽曰：“父幸勿言此，儿既归，安见父病不可就此而愈。”余父摇首曰：“难矣！尤有一事，余心至为耿耿，汝长大如许，余尚未能为汝觅一婿家。幸汝尚聪明，将来当能择人而事……”余不俟语毕，泣曰：“父……”一字甫出，则失声哭矣。余父睹余哭，亦掩其枯瞳，痛挥老泪，于是一室皆哭。久之，余拭目视余父，颜色已变，气息亦促，然犹竭其微细声，曰：“儿……汝善自保重。”言次，出其枯瘦之手，以握余臂。余俯首亲其额，曰：“吾挚爱之父，儿心碎矣。”余父微语曰：“勿……勿如是。吾去矣！”嗟乎！此语以后，余遂不复能闻余父慈爱之声矣。父乎！父乎！汝何不以手引汝亲爱之儿，同依天帝耶？余至此，悲不自胜，则放声大哭。（此人生至伤心时也。余不幸五岁丧母，七岁丧父，命运乖舛，与黛玉殆出一辙。今读此，犹不禁有风木之痛。）

余父辞世而去，于今七日矣。七日来，余身如入窀穸，惨切至无生理，长日如患脑病，呆坐无语。一切治丧之事，余均仰之琏哥，幸彼今次偕余南来

，否则，吾孑然一身，更不堪设想矣。余父在杨究属客居，七尺桐棺，终不能弃之异地。因与琏哥商议，扶柩回籍，琏颺之。盖余母坟墓原在虎丘，若将余父舁往合墓，乃至洽当，且可以慰先人泉下之心。议既定，琏即为余布置。方余父在时，食前方丈，从者数百。及今尸骨未寒，寅僚故旧均鸟兽散。以状卜之，即余林家全家感疫而死，吾知亦必无一人来收其遗骸，险薄者人心也。

（黛玉原籍苏州，回籍，盖云回苏也。）

扬州距苏原不甚远，余侪均以舟行，余则依傍余父灵柩。回思余父来时，赫赫耀耀，畴不慕之。余父之意，亦欲从此飞腾，以为家族光。

孰料命运不济，未几而余母下世，又未几而余远行，膝下凄凉，庭帟岑寂，迄至今日，只落得遗骸一束舁归故里。伤哉！余父郁郁一生，今得其归宿矣。余侪既抵苏，即将灵柩寄诸萧寺，琏哥则鸠工治坟地。余此时既痛亡父，又念亡母，一寸芳心，几碎成万片，如李后主所云：“此中日夕，只有以泪洗面而已。”

余昏惘中闻营葬之事已告竣，琏哥复催余北上。余以余父坟土未乾，遽舍之而去，于心不忍，婉言谢之。琏曰：“汝家既无近亲，一人居此，殊有未便。矧老太太再四叮咛，嘱我携汝同去，倘如汝言，岂不辜负老人盛心。”余不获已，允之。行装既戒，即雇舟行。嗟夫！余又与余故乡别矣。往者有老父在，于余家乡犹有未了之情，虽远别尚望重归；今则关系已断，惟有双冢凄然存于白杨衰草间，然则此后何时可归，殊不能定。以余身体言之，荏弱乃不能运其肢体，况复饱经忧患，疾病日增，自今以往，又能挨几个黄昏！或者此别乃成最后之别，亦未可知。余思及此，黯然泣下。闲瞻四野，觉林树依依，皆含惨淡之色，一若惜别伤情，乃与余同其感叹。嗟夫！林树而亦有情耶？余又焉能无感。（凄绝，使人阅之泪下。）

腊月之晨，晓日作黄金色，破林烟下射。时有油碧之车，驾银鬃细马，穿街越巷，止于荣国府前，则余重入贾府时矣。（黛玉出京途中情景既详写之，此次入京若亦详写，则成笨笔，观其寥寥数语，省多少赘文。）外祖母闻余复至，喜慰不胜，惟一念及余既丧母，复又丧父，又不免为余伤心，双袖龙钟，频挥老泪。宝玉亦黯然以泪眼向余。于是一室皆哭。顷之，外祖母告余曰：“汝家既破败至此，今后即长居于此，不必南归。”余含泪颌之。宝玉闻余不再南归，立变为喜色，曰：“吾侪将不患无聚谈之乐矣。”言次，因告余以别后状况，并谓宁府秦氏已死，殡仪之盛，为京都百年来所未有。（补叙可卿死。）余笑曰：“汝不又痛挥傻泪耶？”宝玉一笑而已。嗣又告余元春已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余曰：“此事吾已闻之。然则汝将为国舅矣，是诚当贺。”宝玉曰：“贺之一字实不宜加之于我，盖我觉此等事殊不足为荣耀

。矧宫门似海，相覲为艰，骨肉恩情，俱已断绝，更何足贺哉！”余曰：“汝又呆矣！脱为他人所闻，将又笑汝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此语只许妹妹闻之，他人吾亦不言矣。”余笑颔之。

余室中经紫鹃打扫，仍存旧观。余此来原未携他物，惟将家中书籍纸笔，略带一二，入夕，均检出赠与宝钗、迎春诸姊妹。宝玉闻信，立奔至，曰：“妹妹将以何赠我？”余曰：“汝耶！汝既不喜读书，则纸笔无所用，吾无以赠汝矣。”宝玉笑曰：“然则汝乃薄我而厚诸姊妹。”余笑曰：“汝试检之，如有合用者，任汝需取。”宝玉乃于妆奁内得香囊一，曰：“以此遗我足矣。”余曰：“此乃余制以自佩者，不能与汝。”宝玉携之去，转以藁苓香串赠余，曰：“将以此报汝，何如？”余曰：“此自何来？”宝玉曰：“前北静王所赐也。”余立掷之案头，曰：“既经臭男子手，吾不要。”宝玉怅然携之返。

贾府近日忙碌殊甚，缘今上体贴万人之心，谓世间至大，莫如孝字，父母儿女之情，人人皆有。宫内嫔妃才人等，皆入宫多年，抛弃父母，离别家乡，于孝道殊有亏损。因启奏上皇太后，每月逢二、六日期，准椒房眷属入宫，请候省视。然又恐此有关国体仪制，母女尚未能惬意，竟降不世之隆恩，凡椒房贵戚，除二、六日入宫外，凡有重宇别院之家，可以驻蹕关防者，准其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，以尽骨肉之私情，以享天伦之乐事。此旨一下，舅舅等遂忙碌盖造别院，以迎元春。绘图量地，鸠工庀材，至日无暇晷。（元妃归省来由。）其地原拟另采，继以另采不便，遂就东府花园起至西北，共三里有余。此三里中，乃须一一配以亭台楼阁，工程不为不大。（盖造大观园。）并命人往姑苏，购买女子，教以戏剧。此外，并招有小尼、道姑等，教以念经诵咒。各种布置，富丽堂皇。实则贾妃省亲，仅一日事耳，何须如此张皇，于此益知贾府之奢侈矣。

白驹易逝，岁月如流，瞬息间，一年将尽矣。而此一年中，药炉茶铛，刺绣吟诗，杂事繁人，雅无可记。（盖造大观乃头年残冬之事，至此，已一年。此一年中，贾府诸人多半碌碌于归省事，故略而未记。）近闻省亲别院工程已竣，早间宝玉同二舅往游，并拟题联额甚多。余正同外祖母闲谈，忽见宝玉如太原公子褴褛而来，腰间所佩什物，一件不存。问之，则已赏人。余疑其将日前所作荷包，亦同分给，不免令人失意。遂无语回房，见所结香袋，因念荷包既可给人，香袋独不可另赏？且渠之为，喜新厌故，毫无定情，在余前则似不足于宝钗，焉知见宝钗不又以余为可弃耶！因叹曰：“古人云，痴心女子……”语至此，回首瞻顾，适宝玉至，手香袋顾余曰：“精工至此哉！”余闻语忿甚，急取剪之，宝玉来夺，而袋已破矣。宝玉诧曰：“此何为哉？”余曰

：“不剪，亦徒作人赏赐之品，果何用哉！”宝玉悟，乃从衣内解一物与余，曰：“心情所钟，岂同凡物。几曾见吾以妹所手置者转给于人乎？”余深悔莽撞，又不便转环，只两颊红晕，低头无语而已。诂宝玉不余谅，将荷包掷余曰：“既不愿给，谨以奉还。”余此时愧悔交集，如万镞丛身，一缕幽愤无从发泄，计惟向小溪囊以自抒嗔怒耳。宝玉见余持剪，急捉余手，笑曰：“妹勿生气，如肯见给，还得佩上。”余曰：“始舍之而终取之，高洁者固如是乎？”宝玉一笑而去。既而回首曰：“妹妹如不我弃，乞另惠香袋一袭如何？”余虽未诺，而心已许之。（娇嗔活现纸上。）

日来天气甚晴，寒风亦渐柔软。外祖母以二舅之请，同余及诸姊妹往别院游览。院界两府中，可三四里。迎门一带翠帷挡住，遥见白石. 峻，或卧或立，或如跌坐之僧，或如蹲伏之兽，纵横拱立，骤见之骇人心目。（工程筑竣，欲将其亭榭之幽胜，花木之葱茏，一一铺之纸上，极不易为事也。而此段，偏能娓娓叙出，毫无遗漏，神工鬼斧，佳妙无伦。）中间羊肠小径甚幽曲，循径入石洞，老树参天，败叶当路。一道清泉，纡回萦复，泻于石罅之内。过数武，折而北，平坦宽豁，两旁飞楼插空，其半没于山坳树杪间。俯视清溪泻玉，石磴穿云，白石栏杆，环抱沼沚。其间石梁跨港者为沁芳桥。桥有亭，为沁芳亭。桥之西南曰议事厅再西为梨香院。出沁芳亭，过池，则精舍数楹，有千百竿修竹掩映其中，一山一石一花一木，无不著意点缀。后院有败蕉颓卧，干犹著惨白色。墙下开沟尺许，引泉一脉，灌入墙内，绕阶缘屋，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，为“有凤来仪”。余至此，觉水清如镜，鉴人毛发。微风动竹，声琅琅然如午夜箫声。私念若能长住此间，对月鼓琴，焚香读书，真神仙不啻也。然当残月晓风时，听虫声唧唧，不免增人惆怅耳。由“有凤来仪”前行，青山斜阻，转过山隈，隐见一带黄泥墙。墙上皆稻茎掩护，杏花百株，插入天表，霜后病叶，望风先落。里面茅屋数椽，外植桑、柘、槿、榆之属，短篱及肩，野畦畔置桔槔、辘轳数事，有石题曰“杏帘在望”。稍进，则竹竿挑一酒幌于树梢，鸡鸣狗吠，煞是田家风味，是为稻香村，取“柴门临水稻花香”之意。出村，过山坡，穿栏度榭，至茶蘼架，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药圃，入蔷薇院，到芭蕉坞。盘旋曲折，忽闻水声潺潺，出于石隙。有枯萝倒垂，沿石罅如补缀状。下则落叶断萍，浮荡其中，曰“蓼汀花溆”。至此，分水陆二路。余欲乘舟，而船工未成，乃从山迂道，攀藤抚树，见水波荡漾，曲折萦回，两岸衰柳栖鸦，荻花欲语。稍西一朱栏板桥，逾桥而南，有一所清凉瓦舍。门内突出插天玲珑山石，四面旋绕，房屋悉皆隐蔽，异草牵引穿石脚，惜皆枯死，如值春夏，其色香当异。房之旁皆游廊，绿窗油壁，清雅更自不同，题曰“蘅芷清芬”，联为“吟成豆蔻诗犹艳；睡足茶蘼梦也香”云。余至此

，觉四肢娇软无力，亟欲少息片时，忽外祖母顾余而言曰：“黛玉得毋劳乎？”余曰：“诺。”乃进院休息，浣盥更衣，劳稍减。出院数武，则见崇阁巍峨，层楼高耸，面面琳宫合抱，迢迢复道萦纡，规模宏丽，气象庄严，是为正殿。假外玉石牌坊，龙蟠螭护。后面有楼，耸立云际。绕楼而西，为大主山，山脊为凸碧山庄，下为凹晶馆，阴阳相背，山水遥遥相对。过此至一桥，水如晶帘，奔入沁芳闸。逾桥行，长廊曲洞，方厦圆亭甚多。遥望红梅大放，如天半朱霞，映入脸际生晕，虽夭桃红杏，无此妖艳。俄见前面院落一所，小径引入，夹道山花迎人。穿竹篱，至月洞门，见粉墙环护，老树遮堂，院中点衬山石花木，颇具风致，题曰“红香绿玉”。其中雕镂精工，设色华藻。棠花满座，直同缀彩之株；镜影迷离，似入水晶之室。花团锦簇，剔透玲珑，真乃人间天上也。出后院门，见清溪前阻，水从闸起，流至洞口，从东北山坳引至村庄，由村庄分导于西南，自墙下出。溪旁大山横断，沿山脚转出，则平坦大路现于前，即园尽处也。此中位置点缀，闻系某清客手笔，想其胸次包罗不少丘壑，真乃造化在手者。

庭燎绕空，羽觞醉月，士女倾城，金吾不禁。时已至上元之夜，元妃早谕今夕归省，贾府忙碌布置省亲诸仪节，致嘈杂异常。既而人声渐静，遥见龙旌凤翼，绣羽鸾舆，隐隐鼓乐之声，数十人抬金色绣舆，缓缓而来，则元妃至矣。妃既至，舅辈恭迎入省亲别院，曲曲折折，鸾舆不便于行，乃登舟眺览。是夜香烟缭绕，花影缤纷，处处灯光映于水内，化为千百万盏，上下争辉，惊心眩目。俄而舟入石港，见题为“蓼汀花溆”，元妃即谕去“蓼汀”二字。舟临内岸，至石坊，换题“省亲别墅”。入行宫，至正殿，升座受礼，茶三献。止乐更衣，备省亲车驾，至外祖母正室，欲行家礼，外祖母跪止之。元妃悲从中来，手挽外祖母及二姪叙别况，觉千头万绪，无从说起，只有低头无语，呜咽对泣而已。（于此极热闹中，黛玉乃有此遐想，作者真善于揣摩。）余见此，因念生离死别，一例难堪。顾元妃虽宫门万里，而今上有此旷典，既可归省，又能入觐，而余怙恃早失，永无见期，如断梗随风飘集，其伤心又当何如耶！思至此，涕泪交垂，至不可抑。转念余之才色，自谓无两，倘得偶宝……思时面乃一赧。然果能如是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即姊妹辈亦可常相往来，骨肉团聚，乐何如之。较元妃格于严禁，无一毫骨肉之亲者，似稍有间。然而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，余又能必其事之成耶！是时两念交战，既悲且愧，一缕晕红，直缘粉颊而上，乃力镇其心勿思。又闻元妃含泪曰：“今虽富贵，骨肉分离，反不如田舍之家，齑盐布帛，承菽水之欢，遂天伦之乐。既然如此，徒哭无益，矧靦面良难，今日不笑乐，反作楚囚对泣耶！”既而筵宴齐备，请元妃游幸。遂同步至园，登楼步阁，涉水跋山，徘徊眺览，极加赞赏，锡名曰“大观

园”，又改数处颜额。于是先题一诗，次三春、宝姐与余，各一额一咏。惟宝玉赋五律四章，题为潇湘馆、蘅芜、怡红、浣葛山庄也。浣葛山庄即杏帘在望所改，馀即为有风来仪、蘅芷清芬、怡红快绿之旧。余因宝玉构思太苦，遂代吟最后一律，比晋呈，又为元妃所赏。诗既毕，演戏。戏阕，即颁赐物：外祖母，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杖一，伽楠念珠一；大、二姪以下，其赏赉有差；即奶娘、丫鬟、优伶、厨役，亦得沾恩泽。时漏尽天欲曙，太监启请回銮。元妃欲止不能，欲行不忍，双泪盈盈，哽咽不能成语，只得勉强登舆去。斯诚“昭阳凤藻承恩宠，不及芦家有莫愁”矣。

春日微寒，闷人欲损，饭后益惫，乃就枕小睡。（此段，乃宝黛调情斗趣之始。）忽宝玉来推余，曰：“饭后即睡，最易致疾。盍步园以排遣乎？”余且眠且应曰：“昨厮混一夜，浑身酥软，俟小憩一刻。汝可至诸姊妹处略坐。”宝玉曰：“除妹妹处，吾觉别人都无可亲者。吾两人共憩一枕可乎？”（活画一对痴儿女。）余不忍过拂其意，遂将余枕给之，而已另取一枕。方睡，适见宝玉腮际有指爪痕，问之，则胭脂膏所溅也。余为之取巾代抹，宝玉手余衣，笑曰：“袖中何物？嗅之如逢……令人魂酥骨醉。”余曰：“余雅不喜薰香佩屑，既无罗汉真人送给，又无兄弟哥哥代制，岂别有奇香乎？”宝玉知余言实含讽意，便呵其两手触余痒，余笑谢之，且曰：“余有奇香。汝有暖香否？”宝玉不得解，余叹曰：“蠢才，汝有宝玉，渠即有金锁相配；诂渠有冷香，汝独无暖香堪匹耶？”（何等娇痴，何等缠绵，余读至此，余骨亦醉。）

宝玉顾余而笑曰：“方才求饶，过后即肆。”急伸手如前状，余强捉其臂求宥，于是重复倚枕闲话。余以手帕加面，故若不闻。忽宝玉庄颜历色，曰：“妹妹亦尝闻扬州一故事乎？”余见其言之郑重也，问之。宝玉曰：“扬州有山曰黛，山之内一洞，曰林子洞。”余曰：“尔又胡诌耶！余生长其地，向不闻有此山洞。”宝玉曰：“天下名山大川，除太史公、酈道元外，何人能一周知。”余请竣其辞，宝玉曰：“洞中有耗子精甚多，一日老耗升座议事，谓现在洞中果品短少，必须打劫预贮，乃拔令箭一枝，遣小耗前去侦视。俄小耗回禀：“山下庙内，果品米豆最多，即香芋一项，已不可胜计。”老耗大喜，即时点耗前去偷米偷豆，各领令箭讫。惟剩香芋一种，又拔令箭问：“谁偷香芋？”只一极小弱之小耗应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老耗弱之。小耗曰：“我虽年小身弱，然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只摇身一变，变成香芋混在堆里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，却暗暗用分身法搬运。”老耗欲试其变法，小耗即摇身一变，竟变成一沉鱼落雁小姐。老耗曰：“原说变香芋，如何变成小姐？”小耗笑曰：“汝但知果子为香芋，却不知盐课林老爷小姐才是香玉乎？””余听至此，急起以手拧其口，宝玉亦向余求恕，缠绵痴憨，实极闺中之乐。余颇信宝

玉视我，较他人略有不同之处，然而，来日方长，安见无他变故。矧宝钗者，狡猾人也，软语温言，频来勾引，其结局正未可预料。嗟夫！断梗飘萍，归属何所，惟有听造物之低昂而已。

晨餐既毕，史湘云来贾府贺喜，与余一见如故。余见其豪迈之概，如潇湘云梦，不可端倪，心雅爱之。宝玉闻湘云至，急来相见。寒暄已，湘云问宝玉适自何来？宝玉应曰：“宝姐姐家。”余笑曰：“差幸渠依羁绊，不然早闻声飞至矣。”（一语而讽及二人，宝玉亦觉难堪。）宝玉曰：“只许与妹妹解闷，独不许与宝姐姐往来耶？”余曰：“去否关我底事！又无人央汝解闷，从今后，余之欢愁歌哭，请勿过问。”言次即别湘云回房。宝玉踉跄奔至，曰：“妹妹又生气乎？纵我有失言，史妹妹初来，尽可同渠欢笑，奈何独来此纳闷乎？”余曰：“何劳拘管！”宝玉笑曰：“我固不敢，独不惜千金之身躯乎？”余曰：“作践身躯，不过一死耳。吹绉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宝玉叹曰：“妹妹何苦哉！新春岁首，毫无禁忌。”言次，宝钗忽入，曰：“史大妹妹专候。”即挽宝玉去。余益愤，双泪盈盈，偷沁眼角而出。俄而宝玉仍来，余见之，抽抽噎噎，不能自遏。宝玉则款语温言，来相劝慰。余曰：“汝去矣，奚又来为？生死凭余。自有人同汝来往，且较余善读、善作、善写、善说笑、善体贴人情。汝去矣，奚又来为？”宝玉闻余言，乃移首近余耳边，低声曰：“妹妹聪明，岂不闻疏不间亲、后不僭先之说乎？我虽糊涂，颇知此义，且吾与妹为姑舅姊妹，宝姐姐则两姨姊妹也，论亲戚，渠较妹疏。矧妹初来吾家，吾两人食则同席，寝则同床，自幼便尔亲密。宝姐姐来时短，其情感亦较妹轻，吾岂肯为渠疏妹妹耶！”（此乃宝玉心坎中语，直为黛玉逼出。）余闻言，心为一慰，即转面顾宝玉曰：“汝误矣。余并非欲汝疏宝丫头，余自有余之心耳。”宝玉曰：“吾亦自有吾之心。妹之心只知妹之心，绝不能知吾之心，恨不能如安藏金之剖腹，掏此心以相示也。”余半晌无言，两目直射宝玉之身。适湘云含笑而入，曰：“爱哥哥！林姐姐！汝两人日日厮守，竟无微暇同我少憩乎？”余笑曰：“瞽不忘视，跛不忘履，咬舌子偏喜晓舌。何至二哥哥别为爱哥哥，倘若赶围棋，则应呼么爱三矣。”相与一笑而罢。

春梦婆娑，老不知醒，觉有人在床畔，急睁倦眸一视，则宝玉代云儿覆衾也。余讶其早，宝玉曰：“人家俱午餐矣。”余使宝玉至外间，呼云儿令醒。衣毕，宝玉复进，坐镜台侧，视余与湘云梳洗。既已，宝玉即就湘云残水盥漱。湘云不可，宝玉笑曰：“得沐余芳，为幸多矣。有何不可？”又曰：“妹妹能为我理发乎？”湘云摇首示否，宝玉央告再四，始为编成而去。

越日，余至宝玉处，适宝玉他出，因检书得《庄子外篇》内一纸，墨迹淋漓，则续《胠篋》一段文字，曰：“焚花散麝，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；戕宝钗

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窍，丧灭情意，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。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虞矣；戕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；灰其灵窍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、玉、花、麝者，皆张其罗而穴其隧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。”余读毕，不禁失笑。遂续一绝其后：“无端弄笔欲何云，剿袭《南华》庄子文。不悔自家无见识，却将丑语诋他人。”题毕，仍夹之书内。使宝玉见之，又不识如何结想矣。

今日二十一日，为宝钗生辰。余似有倦意，且不愿双眼眈眈，看人家锦烂，以故倚枕小憩。忽宝玉含笑来，言曰：“餐已具。戏亦即开演，妹妹喜听某出，可先告我。”余嗤之以鼻，且曰：“既如此，应特雇一班唱与余听，乃借他人之光以树情乎？”宝玉曰：“此亦何难。”遂携手同出。饭后点戏，第一出《西游记》，次《刘二当衣》，次《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》。宝玉曰：“汝辈听戏最喜热闹，不知热闹即为冷淡之根。且枝叶牵连，雅无意趣。”宝钗曰：“《醉闹五台山》一出，为《北点绛唇》，音节顿挫，声调铿锵，排场既好，词藻更佳，内中一支《寄生草》，更为妙绝。”宝玉请述其文，宝钗即念曰：

漫搵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，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，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。那里讨，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，芒鞋破钵随缘化。

宝玉拍膝摇头，称赏不已。余笑曰：“如何未唱‘山门’，即行‘妆疯’乎？”众均失笑。戏既阕，外祖母亟赏小旦、小丑二角，命人带进，问年岁，赐肉果，赏钱不已。俄凤姐指小旦笑顾众，曰：“此角活像一人。”湘云以余拟之。宝玉急向湘云瞅眼，众各无言而散。晚间，忽听湘云命翠缕趣装，准备返里。宝玉曰：“妹毋乃误会吾意乎？林妹妹心思极多，他人明知而不肯言，妹独首先揭出，岂不防见罪于渠耶？我所以禁之以目者，乃特别关切，反因是见恼，真负吾一片苦心也。”湘云曰：“汝之令色巧言，不必向吾倾吐。吾原不如汝林妹妹，他人任意取笑，到无不可，吾一启口，即有不是。渠为主子小姐，吾乃奴才丫头，吾何敢望渠！”宝玉曰：“吾如有坏心，立刻化成灰烬，俾万人践踏。”湘云曰：“此种歪言恶誓，只合说给那小性儿、行动爱恼人、会辖治汝者听耳。”言次，忿忿而去。俄闻履声橐橐，知宝玉来余房，余急起闭门，不听其入。宝玉在窗外千万央告，余东风马耳，雅若不闻。久之静悄无言，余疑其已去，乃徐起开门，见宝玉呆呆鹄立，垂头无语。（湘云之言如彼，黛玉之言如此，宝玉殆左右做人难矣。）余甚怜之，门亦未便再闭，宝玉随进，曰：“凡事有现在之果，即有过去之因，必明白宣布，方不使人委曲。妹无故着恼，究竟因何而起？”余漫应曰：“余亦不知因何而起。余固给汝辈

比戏子与人取笑者。”宝玉力言并未比笑。余曰：“：汝尚欲比欲笑乎？汝不比不笑，更甚于人之比笑。此一节犹可恕。再汝与云儿眉眼传语，是何用心？想渠为公侯娇女，余乃贫民丫头，渠与余笑谈，余若反声，即为自惹轻贱乎？汝用意固佳，奈渠不领高情厚谊何！”宝玉半晌不言，一似有所思者，遂转身忽然而去。余回思无趣，愈加苦恼，正所谓“香冷绣帏人意懒，热场经过转添愁”也。

夜凉人静，兀坐无言。命雁儿与紫鹃在房无他适，余托寻袭人，欲侦宝玉动静。比至，则已睡美。余即转身欲回，袭人笑止，曰：“请稍俟须臾。”即手一笺与余，余接视，乃一偈一词，读之曰：

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。是无有证，斯云可证。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。

读未竟，顾袭人曰：“是亦无紧要者。”言次，袖归与湘云同看，适宝钗在座，余笑曰：“此乃宝姐姐之过也。”宝钗急视之，见后又有《寄生草》一调，因念曰：

无我原非你，从他不解伊。肆行无碍凭来去。茫茫着甚悲愁喜？纷纷说甚亲疏密？从前碌碌却因何？到如今，回头试想真无趣！

读毕，笑曰：“道书机锋，最能移性，宝玉之悟，乃吾一只曲子所牵引者。如真存此念，则我成罪魁矣。”遂团约付之于火。余笑曰：“且待余一问，尽可收其邪念。”三人同至宝玉处，问曰：“宝玉，至贵者宝，至坚者玉。汝有何贵？汝有何坚？”宝玉不能答。宝钗与湘云笑曰：“如此愚钝，还想参禅！”余又曰：“汝偈末‘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’固妙，以我思之，还未尽善。”因续二句：“无立足境，方是乾淨。”宝钗鼓掌，笑曰：“如此方悟彻。昔南宗六祖惠能，初寻师至韶州，闻五祖宏忍在黄梅，便充役火头僧。五祖欲求法嗣，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。上座神秀曰：‘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’时惠能在厨房碓米，闻之曰：‘美则美矣，了则未了。’因自念一偈，曰：‘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’五祖便以衣钵传之。今日偈语，亦同此意，但方才所问，机锋尚未完结。”余曰：“既不能答，就算输了，以后再不许汝谈禅。即余所知所能者，汝尚不知不能，则余等知觉在汝之先。余等尚未解悟，汝犹欲自寻苦恼去参禅耶？”宝玉笑曰：“谁又参禅，不过一时感触，聊书此以遣我积闷耳。”于是相与言笑，不复有如何气苦。然非有余一难，则宝玉痴念萦逗，又不知作如何究竟矣。

自元妃省后，大观园封锁谨严，无人赏玩。值此明媚春光，竟无斗酒双柑点缀佳趣，真使花柳无颜，水山落拓矣。（开放大观园。）忽内监传元妃谕，命余姊妹等往园居住。众闻甚乐。外祖母则命人安设帘幔床帐等事。既竣

，宝玉问余曰：“园工既竣，汝思住何处乎？”余踌躇应曰：“我想居室太华则俗，太质近陋。远其俗而剪其陋，则莫如雅静。（潇湘馆景致。）潇湘馆一道曲栏，几竿修竹，院中清流澹洄，蜿蜒自石砌度出。春雨则红驶桃花，秋风则凉飘竹箭。于夜凉人静时，焚香伴读，对月挥弦，其清远绝俗，直不啻人间天上。妹将移居此间矣。”宝玉鼓掌笑曰：“适合吾意，妹即不言，吾亦位置汝于此。吾即住怡红院，两处相距咫尺，便于过从。妹以为何如？”余笑应之。一日，二舅遣人回外祖母，二月二十二日日干最好，命余偕于是日进园。于是分派收拾，宝钗居蘅芜院，迎春居缀锦阁，探春、惜春居秋掩书斋与蓼花轩，稻香村则珠大嫂所喜者，余与宝玉仍居怡红、潇湘耳。（众姊妹入园矣。）部署既毕，即散步至宝玉处，见几净窗明，陈设亦别致华丽。院中绿杨十余株，蕉半之，西府海棠一。山石数点，名花多本，欹斜于曲栏竹架间。有含苞者，有半放者，香风绣带，蝶影迷离，极人间之浓艳。（怡红院景致。）已而至蘅芜院，宝钗方指挥侍儿陈列玩具。余转至窗外闲眺，见嫩芽冒土，秀色可餐，柔叶翻风，浓茵如画，不禁朗吟江文通“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”之句。（蘅芜院景致。）方欲至三春及珠嫂室一访，而筋疲骨惫，足趑趄如有循，盖履齿未折，游兴已阑，遂逡巡而妇。

入园之明日，仍拟竟前志，适宝玉手一纸含笑而来，曰：“昨灯下草就四律诗，呈妹妹一粲。并请稍加斧削。”余读之，乃四时即事也。

春夜即事云：

霞绡云幄任铺陈，隔巷蛙声听未真。枕上轻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梦中人。

余读至此，不禁点首称善，遂重吟一遍曰：

枕上轻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梦中人。盈盈烛泪因谁泣，点点花愁为我嗔。自是小鬟娇懒惯，拥衾不耐笑言频。

夏夜即事云：

倦绣佳人幽梦长，金笼鹦鹉唤茶汤。窗明麝月开宫镜，室蔼檀云品御香。琥珀杯倾荷露滑，玻璃槛纳柳风凉。水亭处处齐纨动，帘卷朱楼罢晚妆。

秋夜即事云：

绛云轩里绝喧哗，桂魄流光浸茜纱。苔锁石纹容睡鹤，井飘桐露湿栖鸦。抱衾婢至舒金凤，倚槛人归落翠花。静夜不眠因酒渴，沉烟重拨索烹茶。

冬夜即事云：

梅魂竹梦已三更，锦罽鹑衾睡未成。松影一庭惟见鹤，梨花满地不闻莺。女奴翠袖诗怀冷，公子金貂酒力轻。却喜侍儿知试茗，扫将新雪及时烹。

吟毕，默玩数回，笑向宝玉曰：“此一首极佳。‘松影’一联，足可与‘枕上轻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梦中人’比抗，三联亦新艳。四诗相较，以此第

一，次春夜，夏、秋二首稍差，以其中不免稚弱耳。汝以为何如？”宝玉首肯再四，曰：“所评极是。此二首原不佳，即春、冬二首，亦并无过人之处，不过候鸟、秋虫，自鸣得意耳。”言次，同宝玉至秋爽斋。秋爽斋者，即秋掩书斋之别名也，亦曰晓翠堂，在潇湘馆左偏，探春居之。（秋爽斋景致。）阶前植梧桐十余本，干挺立不少阿曲，枝叶交覆，浓阴满地。有不及交者，日光辄从漏罅中射入，映地作圆圈，如铺金钱。稍左，丹桂四株，松间之。右则假山屹立，草生其上，左右纷披，如垂发幼女，至足乐也。赏玩未已，而探春出，笑曰：“何来恶客，不告主人，竟敢啸咏其间。”余笑谢之。即邀同至缀锦楼及惜春处。探春曰：“汝尚不知耶？惜丫头嫌蓼花轩风景不佳，已移往藕香榭，迎姐姐亦移向紫菱洲矣。”于是便道至稻香村，遥望一色杏花，如锦如火，隐隐露茅屋数楹，竹篱一道，曲折一循其地势。（稻香村景致。）篱外菜畦绕屋，花发时铺地如毡。畦外为麦圃，每微风飘动，一波数折，与菜畦黄绿相映成趣。循径而南，一路桑拓，有小丫鬟数人，携篮采叶。堂中纸窗木榻，一洗富贵之习。余极赏之，宝玉殊不以为然。余呼珠大嫂，则已他出。遂至紫菱洲，系傍山临水一带竹房，荒径迂回，两行垂柳，随风飞舞，点首作迎人状。（紫菱洲景致。）其中杂以桃杏，蔽日离天。门前绿添新涨，菱叶浮水面，柳阴下小舟二三，盖备以采菱者。宝玉趣余登舟，余亦不及招呼迎春，竟打桨至藕香榭。榭盖池中，四围临水，往来皆以舟。左右有回廊，迂萦曲折，迤迤至西南隅，有桥跨水接峰，系编竹为之，行则有声，殊别致。舟行甚迟缓，时见黄甲紫鳞，青鳧白雁，出没于繁藻烟雾之际。宝玉顾余而笑，曰：“此真绝妙一副‘春江烟水图’也。”余笑颌之。

困人天气梦惺忪，花事阑珊最懊。对景生愁，不觉芳情流水矣。于是手条帚，肩花锄，锄上悬纱囊一袭，度出香闺。遥望沁芳闸畔，落花如雨，芳草沾天。宝玉手一册书，往来蹀躞，将花片向水内飘放。忽回首见余至，笑曰：“妹来恰好，正可代吾收拾矣。”余曰：“落花流水，固为佳妙，但出山泉水浊，恐至前溪，仍将清明艳丽之质，陷于卑污。不如以锦囊绢袋，收其艳骨，埋之净土，岂不较飘泊粪溷之为愈耶？”宝玉闻言，欣然曰：“俟吾放下书来，一同收拾。”余问其何书？曰：“不过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。”余审其诳，坚求之。宝玉曰：“妹看不妨，特勿令他人知之。其文章之妙，使我焚香拜倒，妹见之寝食俱忘矣。”（此中有深意，晓人难俱详。）余急取观之，乃为《西厢记》。朗读一过，觉词句警人，余香满口。读竟，兀自默默记诵。宝玉曰：“《会真》之文妙乎？”余首应之。宝玉笑曰：“我是个多愁多病身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。”余闻之，双颊骤赤，如泛桃花，怒曰：“汝敢将淫词艳曲内不经之语，拈来欺余。余即向舅妯告诉，一评此理。”言次，反身欲行

，宝玉急上前谢罪，指誓天日，且承其悔。余见其情状堪哂，不觉笑曰：“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！”宝玉曰：“只许汝笔下诌文，不许我口中饶舌，吾亦出首去矣。”余笑曰：“汝能过目成诵，余独不能一目十行乎？”于是藏书埋花讫。适外祖母遣袭人命宝玉去东府问好，余亦闷闷回房。（一路听来，载断载续，情景逼真。）刚至梨香院外，忽听笛韵悠扬，歌喉婉转。余倾耳静听，内唱云：“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听至此，愈觉感慨缠绵，不能自己。私念戏中有如此好文，可惜世人未能领会，徒知看排场听热闹耳。因止步再听，又唱云：“只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”此二语一入余耳，分外清澈，一时心动神摇，如痴如醉。默念余林黛玉自幼纤小温柔，娇羞婉转，虽不敢云西子、毛嫱，却也算女儿颜色艳如花矣。但愁多病剧，而遭逢又常不可人意，自怜薄命，恐不免流年似水耳。

奇花引蝶，好鸟呼人。女红课罢，情绪无聊。于是闷闷步至院中，四望无人，见新笋出篱，殊娟秀可爱。刚至怡红院外，听笑声隐约，乃李宫裁、凤姐及宝钗在坐。余笑曰：“有不速之客四人来矣。”凤姐曰：“昨所奉茶叶，女陆羽以为何如？”余未及答，宝玉曰：“味殊不佳。”余曰：“我觉气味宁馨，较平常所用者佳。”宝玉闻余道好，即欲转赠。凤姐曰：“馀剩颇多，明日遣人送至，且有事相烦。”余笑曰：“受人者畏人，予人者骄人。才吃汝家茶叶，即当供人使唤。”凤姐曰：“既吃吾家茶，如何不作我家媳妇？”言次，众人大笑。余两腮红涨，俯首不语。宝钗笑曰：“二嫂之诙谐，直不啻东方曼倩。”余曰：“诙谐乎！不过贫嘴贱舌讨人厌耳。”凤姐曰：“汝作我家媳妇，果何亏于汝？”言次，指宝玉曰：“汝试观之，此种人物配不上乎？抑门第、家私配不上乎？”凤姐发一言，余心即跳跃一次，霎时，觉奇乐沁心，竟不审其为悲为喜。嗟夫！余诚无所讳，余自至贾府以来，外祖母即有结婚宝玉之意。顾尔时年龄尚稚，犹为不急之务，日复一日，蹉跎至今，遂无复有萦念者。何图凤姐今忽提议及此，其为真耶？伪耶？抑用以斗趣耶？如其为真，何以不出自外祖母之口，而出自凤姐耶？嗟夫！伪耳，用以斗趣耳。矧犹有金玉姻缘之邪说横亘其间乎！（女儿心性，体贴入微，不知作者从何处想得。妙绝，妙绝！）凡此感想，其经过余心中，不一秒钟即杳，觉此身恍惚不能自主，遂别去。刚至院外，宝玉呼曰：“林妹妹盍少留，吾有一语相询，亦愿闻乎？”余转至宝玉床畔，问其何语？宝玉携余手，双眸注视余面，含笑不语。余不觉脸际生晕，急欲脱手去。忽宝玉极言头痛，余曰：“阿弥陀佛！如此方……”言未竟，宝玉惨呼一声，身一跃高三四尺许，如饮镞之蛟，上下翻腾，不可制止。（情状如见，我读之，犹觉毛骨悚然。）口中无正音，作天神地

鬼不伦不例之呓语。余惊愕莫似，急报知外祖母暨舅妯诸人，均来省视，放声大哭。正忙乱间，忽见凤姐手大刀一，发鬢鬢然，两目直视，大喊而入，杀鸡屠狗，无不顺手而决。众急夺刀，舁至外祖母处，求神问卜，请医觅药，纷纷麻乱，而二人殊不少减。如此者三日，次晨，宝玉睁目顾外祖母曰：“今以后吾可不在此，将去而他之矣。”余闻之，心痛神驰，肝肠欲裂，而又未敢形之于外。（极忙迫中，而夹写黛玉心事如画。是闲笔，是正笔。）既忽闻空中宣佛声，遥见癞和尚同一跛道士冉冉而下，向二舅稽首，曰：“稔知府中人口欠安，特来医治。”因将宝玉所佩之玉除下，向之忽笑，忽叹，忽唧唧而语，忽摩弄而啐，法毕，扬长而去。于是凤姐、宝玉渐苏，余心慰甚，不觉失声号佛。时宝钗在坐，笑而不言，惜春问之，答曰：“吾笑如来，既欲化度众生，又欲保佑疾病，且欲管人婚姻，岂不较世人尤忙乎？”余曰：“汝辈了不长进，专同凤丫头学嘴舌，真乃邪人无正论也。”言次，悻悻而去。

宝玉与凤姐病，自癞僧医治，居然日渐痊愈。某日之午，余闲愁纾郁，骨酥酥欲睡，倚枕长欢曰：“镇日价情思睡昏昏！”忽宝玉在窗外笑曰：“缘何镇日价情思睡昏昏乎？”余自觉忘情，含羞装睡。宝玉径至床边，欲扳余身。余翻身起坐，笑曰：“女儿家午睡，汝如何阑入？”宝玉不及答，即对坐，笑问余曰：“适间云何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”言次，紫鹃入，宝玉曰：“请将佳茗给吾一杯，以润渴吻可乎？”余曰：“且先与我取水！”紫鹃曰：“渠为来宾，应先给茶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好丫头，若与你多情小姐同驾帐，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！”余闻语，厉色曰：“宝玉，汝学得外间村言，书中邪语，来说给余听，以取笑乐，余竟成为解闷之玩物矣！”余且行且哭，将欲赴诉于舅母，宝玉急掣余手不听前，卑词恳告。忽袭人来言二舅遣人呼唤，宝玉闻命，如霹雷一声，魂惊魄悸，匆匆别去。余亦将此事置之度外矣。

余独坐无赖，且记挂宝玉至二舅处有无别故，遂出门至怡红院。（平生第一关心事。）刚过沁芳桥畔，见各色水禽在池浴水，上下差池，文彩闪烁，不觉爱而忘倦。及至怡红院，则门已闭矣，即款关扣门，内答已睡。余素知宝玉之丫头，性情娇惰，或未听真余之声音，乃大声使之闻之。内亦使性应曰：“凭汝为谁，二爷叮嘱，一概不许放进。”余闻言气不能耐，拟究其竟。

（真有此情理，读之黯然。）转念余父母早失，无怙无恃，现依栖渠家，外祖母虽尚亲爱，然终属寄人篱下，如认真愠气，实觉无味。正进退维谷之际，遥闻一阵笑语之声，随风飘至，倾耳细听，乃宝玉与宝钗二人，一路言笑。余此时愈觉难堪，因忆午间之事，必宝玉疑余告诉，故尔相戒绝余。（我亦不堪，况颦卿乎！）但余何尝告汝，既不探问事实，又不原谅余心，今日见拒，岂明日亦不相见乎！于是，愈思想愈气闷，愈气闷愈伤感，不免悲悲切切，呜咽

不已，泪珠如贯珠下注。忽双扉闾然，遥见宝玉送宝钗出，余急隐身花影，俟其去后，即回房卸妆欲睡。而心绪万端，殊难收束，只得倚床两手围膝而坐，听谯鼓声声，随风断续而已。（宋人语录云：“听夜半钟声，便觉此心把持不住。”颦卿得毋似之。）

自今以往，余始知天下最难测者，乃为人心。余曩者恒觉宝玉视余情意缠绵，实较他人略为亲密，由今观之，皆一伪字耳。大凡男子自襁褓中，即带一伪字而来，彼日惺惺相惜，不过视为消遣之计，其视女子则一玩物耳。乃凤姐犹以好姻缘来相絮聒，以我思之，宝玉必不愿；即愿，我亦不欲偶此薄情之人。一段姻缘，只有让彼金玉相证耳。思及此，双泪涔涔，自枕畔流出。睁目视之，则窗衣渐白，曙色已穿槛而进矣。

一宵未寐，精力愈疲。晨起推窗，见落英满地，曲水流红，萧索之象，令人顿生悲感。回思昨夕敲门被拒事，尤觉索然寡欢。于时紫鹃舀水入，笑曰：“今日芒种节，园中姊妹均拟摆设礼物，祭饯花神，姑娘盍往与会？”余懒然应曰：“兹亦拟往。”紫鹃遂为余理妆，既毕，出至院中。忽见宝玉跨门而进，见余笑曰：“好妹妹，昨日之事，果告太太否？累我悬念一夜，乃至失眠。”余置不理，迳出院门，则见小丫鬟忙碌殊甚。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；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、旌幢等物，以采线系之枝头，微风吹之，绣带飘摇，花枝招展。姊妹行均衣丽服，几使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。见余至，群笑逆之，曰：“懒丫头，岂至今才起耶！”余曰：“昨宵失眠，故起稍晏。”因与巡视各处，忽见宝钗匆匆持一蝶至，笑曰：“趣拈彩线来，余已扑得凤子在，当缚之以供玩赏。”（扑蝶一段小文字，而三人口吻神情无不逼肖。作者极力摹写，不肯放松一步。）李纨曰：“何苦虐待生物，是虽虫豸，亦有生命，双双翱翔花间，干卿底事，乃必拆其群始快。”宝钗曰：“访翠搜红，行止无赖，故缚之，为名花吐气。”余索蝶视之，彩衣翩跹，香须摇曳，态颇可怜，因纵之振翅飞去。于是众亦渐散，余遍视宝玉不见，遂一人循山坡而行。（此段为葬花词蓄势，而写得缠绵俏丽，不脱不沾，最为难能可贵。）转至山麓，见落花片片，脆质烟销。因思昔日非不姹紫嫣红，妖娆烂漫，今则飘茵堕溷，随水浮沉，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有情人能勿同声一哭耶！因扫集一处，凿土成穴，纳花片其中，面复覆之以土，赫然成一坟形。既已，精力疲倦，乃就石上小憩，睹物伤怀，愈增身世之感。思人生在世，其命运正如此花，一旦绿玉粉碎，紫玉烟销，月冷鹃啼，更谁怜惜！恐余今日葬花，他日再无人葬余也。矧余弱质零丁，飘萍断梗，今日居此，虽与姊妹行相聚一处，怜卿怜我，究皆系外表酬应，又谁肯以其诚相爱者。即以宝玉论，吾在往昔，犹以为彼之视我，较他人稍为亲密，若证以昨夕事，则彼与宝钗究竟不同。若我，徒供其玩笑耳

，即令今日感疫而死，吾知亦不足动其心。彼既如是，他人更不待言。然则我之命运，乃较花更薄矣。思及此，心为一酸，眼泪潸潸下。因口占长歌一首，且吟且泣，曰：

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销香断有谁怜？游丝软系飘香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儿女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释处。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？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？三月香巢已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。明年花发虽可啄，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倾。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飘泊难寻觅。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愁煞葬花人。独把花锄泪暗洒，洒上空枝见血痕。杜鹃无语正黄昏，荷锄归去掩重门。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怪奴底事倍伤神？半为怜春半恼春。怜春忽至恼忽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昨宵庭外悲歌发，知是花魂与鸟魂。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羞。愿依肋下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如污淖陷泥沟。尔今死去侬收葬，未卜侬身何日丧？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

吟毕，忽闻坡上亦有悲声。心不期一愕，自思此间人均谓我痴，岂更有痴于我者耶！回首视之，乃为宝玉。余此时正悲恨交集，良不欲更与之谈，因长叹一声，即起身回室。不期行至中途，宝玉亦赶上，呼曰：“妹妹盍止！”又曰：“吾固知尔不理我，但我甚欲于尔前进一语，兹许我乎？”余沉思良久，曰：“试言之。”宝玉忽笑曰：“我兹言，尔亦听否？”余见状，知无好语，仍回身欲行。（心心相印。）宝玉叹曰：“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余闻此，步不觉停立，曰：“此何语！当初如何？今日如何？”宝玉曰：“当初姑娘来时，与我相亲相爱，情逾姊妹，甚至食必同席，寝必同床，凡尔所欲，蔑不曲意从之。吾又怜尔身体孱弱，恐丫鬟不中任使，累尔生气，屡为尔暗中招呼，凡我之于尔，可谓至矣。不意至于今日，姑娘年大心大，竟将我弃之脑后，口中所念，但有宝姐姐、凤姐姐等。（其情深，其语蜜，黛玉那得不死。）尔试思，我既无亲兄弟，又无亲姊妹，妹虽有一二人，亦非余母所出。则余之运命，与尔正同，天下惟同命者乃能相怜，故余于尔始终不改初志。不料一腔热血，竟掷之冰海中，含冤抱屈，宁不可怜！”语至此，忽哽咽而泣。余亦不觉泪下，俯首视地，默然不语。宝玉又曰：“我亦自知我尝有不是之处。然我万不敢在妹妹之前稍有差错，即或有之，妹妹亦当教之戒之，或打或骂，我皆不灰心。却不当秘而不宣，使我惊魂失魄，不知罪之所由来，即是死去，亦成冤鬼。故祈妹妹说明缘由，即粉身碎骨，亦所甘心。”余闻此，怨恨之心不

觉潜销，因曰：“既如是，何以我昨夕至汝处，尔嘱丫鬟闭门不纳？”宝玉诧异曰：“此诚何语！若有是，吾即速死。”余愠曰：“有则有，无则已耳。胡为死耶活耶！”宝玉曰：“我实未见妹妹，但宝姐姐略坐即去。”余笑曰：“丫鬟偷懒，故假名拒客，亦未可知。”宝玉曰：“我亦如是想，俟我归后查问，严为教训。”余曰：“在理，此等侍婢亦当惩饬。今日获罪于我，犹可说也；设将来获罪宝姑娘，恐为事更大矣。”言已，掩口而笑，宝玉亦失笑。乃相率至上房就膳，二舅母见余面目又现清癯，因询服鲍太医药何如？余曰：“亦不过如是。”宝玉曰：“林妹妹乃是内症，先天太弱，禁不起风寒。以我思之，略服水药疏散风寒，嗣后仍以吃丸药为佳。”二舅母曰：“吾前曾闻大夫说一丸药，惜名字忘却。”宝玉曰：“得勿为人参养荣丸乎？”二舅曰：“否，我但记其中有‘金刚’二字。”宝玉鼓掌笑曰：“我从未闻有金刚丸，若有金刚丸，即宜有菩萨散。”言次，满室皆笑。宝钗抿嘴笑曰：“得勿为天王补心丹欤？”二舅母笑曰：“然，似此名字，明日即购来试服。”宝玉曰：“此等药皆不中用。母亲若给我三百六十金，使我为妹妹制一药丸，吾知一料不完，即可痊愈。”二舅母曰：“尔又谰言，岂有一料药丸而需金如许者。”宝玉笑曰：“确也。前年薛大哥曾求我一年，我始与以此方，彼又配制二三年，用去不下千金，始得葳事。母亲若不信，即问宝姐姐。”宝钗摇手笑曰：“我不知，勿问我。”二舅母笑曰：“到底宝丫头好，不与彼圆谎。”宝玉笑曰：“确也。”言已，引日向余，余以指划面曰：“羞乎！”宝玉大窘。忽凤姐自后房出，笑曰：“宝兄弟所云，实非谎语。前日薛大哥曾向我索珍珠配药，并谓药方乃宝玉所给，珍珠须曾经戴过者，我无法，乃将珠花拆散与之。”宝玉念佛曰：“噫！不图屋内乃有青天。”又顾余曰：“妹妹闻之否？岂二姐姐亦同我说谎耶！”言已，又视宝钗。余笑顾二舅母曰：“舅母，宝姐姐不为彼圆谎，彼又来问我。”二舅母曰：“然，宝玉但能欺负妹妹。”言次，外祖母适催余等就膳，余即起身出。丫鬟曰：“盍俟宝二爷！”余曰：“彼不与吾侪同走，吾侪先去。”方出室，忽闻宝钗曰：“宝兄弟盍去陪林妹妹！吾观彼殊快快也。”宝玉笑曰：“莫理！不一时即好矣。”余闻此大快。饭毕，余方在案上裁衣，宝玉忽至，笑曰：“食方下咽，即俯首弯腰，得不惧头昏乎？”余不理，适丫鬟持熨斗烫一绸角曰：“此处不佳，须再一熨。”余曰：“莫理！不一时即好矣。”时，宝钗等亦至，见余笑曰：“林妹妹益增强干矣，即裁剪之事，亦能躬自为之。”（伶牙俐齿，双管齐下，可爱亦可畏。）余冷笑曰：“此亦不过说谎哄人而已。”宝钗又曰：“林妹妹，吾告尔一笑语，适间我不为宝玉圆谎，宝玉心中实甚惆怅，尔思亦好笑乎？”余曰：“莫理！不一时即好矣。”宝玉顾宝钗曰：“老太太方觅人斗牌，尔盍去！”宝钗

闻语，笑曰：“我原为斗牌而来，兹亦当去。”余曰：“趣去！此处有老虎在，行将搏尔而食也。”宝玉见宝钗去，复含笑顾余，曰：“妹妹盍去！再裁不迟。”余仍不答。宝玉遂问丫头曰：“谁使之裁？”余冷然曰：“凭谁使我裁？但不关二爷事可矣。”宝玉方欲答，忽闻室外有人呼，遂蹙帘出。

早起，闻元妃端午节礼已经赏出，余乃命紫鹃收下。少刻，紫鹃又捧宫扇等物至，谓此乃宝玉所得，姑娘如爱，即请留下。余曰：“余毋需此，尔为我转告二爷，请彼自己受用。”饭毕，步出院中，忽遇宝玉，含笑顾余，曰：“吾今晨命紫鹃送宫扇至，尔胡不受？”余曰：“余安有此福！余不过草木之人耳，又不似宝姑娘有甚金也玉也。”宝玉闻言，色骤变，凝其双眸注视余面，曰：“除他人尝言甚金也玉也，余心中若有是念，天诛地灭，万世不转人身。”余笑曰：“无端赌誓发愿，我管尔甚金也玉也。”宝玉叹曰：“吾心中实事，难向尔明言，但至后日尔当自知，我敢告尔，我一生所宝贵者，除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外，其次则为尔。若再有第五人，我亦可自誓。”余闻此，心乃骤软，曰：“我亦知尔心中有妹妹，但一见姐姐即忘妹妹矣。”宝玉曰：“此则尔多心，若我殊无此意也。”余曰：“昨宝丫头不为尔圆谎，胡为反来问我？若我如是，尔不知又欲何如也。”语次，宝钗忽至，余与宝玉遂分道而行。及回至外祖母室中，将及门次，忽闻细语喁喁，甚似宝钗与宝玉。掀帘视之，则见宝钗露其雪白臂膊，手持香串一事，顾视宝玉，宝玉亦凝其目光，注视宝钗之面。既而宝钗面一赧，返身欲出，忽昂首见余，笑曰：“尔又禁不起风吹，胡为立此风口中？”余笑曰：“吾固在室中，因闻空中雁唳，故赶出视之。”宝钗曰：“雁今在何处？盍指我一视。”余曰：“吾出，彼又飞去，盖呆雁也。”余此语，本为嘲宝玉、宝钗，宝钗未觉，含笑竟去。宝玉则犹俯首沉思，呆若木偶。（喁喁细语，女爱男贪，使薛大哥见之必大声急呼曰：“我可捉住了。”）余戏以手帕向其面上一掷，不期正中其目。宝玉惊曰：“噫！谁乎？”余摇首笑曰：“不敢，是我。因宝姐姐欲看呆雁，无意中失手，故落至尔面上也。”宝玉无语。

今日五月初一，贾府早奉元妃之命，今日往清虚观请醮、演剧。外祖母一时高兴，欲亲去拈香，并命吾侪亦与偕往。一时车如流水马如龙，上自外祖母，下至婢媪，无不俱去。既至清虚观，群往大厅憩息。厅中陈设雅洁，鲜花彩缣，缀满帐中，蜡柱高烧，奇光眩人，一时花光人气，两相氤氲，致此数弓之佛场，乃类海外仙岛。而侍婢厮童，尤双双如穿花之蝶。（曾被红裙看欲狂。）宝玉天性好动，四出游耍，踪迹所至，则有人影一群，绕之三匝，其状如群蛾扑灯，虽不得接近，然亦不肯遽去。吾诚不料宝玉之动人，乃至如是也。于时珍大哥领一道士至，年可八十余，鹤发童颜，举止端肃。既见外祖母，即请

安问好。次又问宝玉，适宝玉自外殿入，道士即抱住问好，又顾外祖母曰：“哥儿益增强壮矣。”外祖母曰：“外面虽强，内里仍弱，兼之其父日逼之念书，几至逼成暗疾。”道士曰：“我前曾见哥儿所书之字及诗，竟似大有学力，老爷如何尚不满意？以我思之，能造就至如此，亦云足矣。”（写张道士奉承宝玉，语语入神，而说得圆转自如，毫不吃力，真乃六辔在手，一尘不惊者。）言次，又端视宝玉，叹曰：“我观哥儿形容身段，举动言谈，竟与当日国公爷一样。而今国公不见，墓木已拱矣。”言次，潸然泣下。外祖母闻之，亦满面泪痕。良久，道士又曰：“我观哥儿年已长矣。前日于某家见一女郎，年方及笄，聪明伶俐，姿色可人，因思及哥儿此时亦当论婚，乃详为访查，似与贵府可相匹配。不识老太太有意否？”外祖母曰：“前有一和尚，谓此子不宜早娶，我思后日再议。若有模样性格均佳者，汝为我留意可也。”余闻至此，心头跃跃，顿呈纷乱之象。至何以至此纷扰之象，余亦不能自审。于时道士又顾外祖母曰：“此间道友，闻哥儿衔玉而生，均引为稀罕，小道欲向哥儿请下此玉，给彼等一视。不识老太太见允否？”外祖母曰：“此何不可。”因命宝玉摘下通灵玉，道士捧之而去。少刻即转，以玉还之宝玉，盘中并盛金璜玉玦等玩物，以为敬贺之礼。外祖母不欲受，道士强之乃受。旋携余等上楼，余与宝玉姊妹等随外祖母入正楼坐，凤姐等则坐于东楼，丫鬟婢媪则坐于西楼。时戏剧已开演，首为《白蛇记》，次为《满床笏》，再次为《南柯梦》。余因不喜观剧，但与迎春等闲话。（三出暗点贾府之盛衰。文心曲细。）宝玉则检视这间道士所赠贺物，外祖母见其中有赤金点翠麒麟一，因取置掌中，笑曰：“此从何来？我似见有人带过。”宝钗笑曰：“史大妹妹曾带过，但较此略小。”外祖母笑曰：“然，似为云儿。”宝玉不信，曰：“云妹妹至余家时，吾何以竟未一见。”探春笑曰：“宝姐姐乃有心人，无论何事，但只一见，即能忆之。”余闻语因亦笑曰：“宝姐姐于他事犹有限，惟人身所佩金玉等物，乃格外留心。”（正恐与小姐不相上下，不然，卿胡为留心宝钗所留心耶。）宝钗知余语实含讽意，即掉首不顾，余于是益见宝钗之心虚也。宝玉既闻湘云亦有此物，将麒麟取出，纳之怀中，既又引目四顾，若恐人或见者。及见余向之点首，则又自怀中掏出，笑曰：“此物良佳，我今为汝留之，到家后，吾即为汝带上。”余明知其乃为湘云而留，冷然曰：“我不稀罕！”宝玉笑曰：“然则我自留之。”言次，珍大嫂暨蓉哥新娶媳妇相继至，接续又有各处送斋礼来，一时人声嘈杂，楼上顿呈纷乱之象。加以天气酷热，头目为昏，余坐久几不能耐，戏终，即随外祖母归去。

余昨自清虚观归后，疲倦不堪，夜间亦未成寐，今日胸腹闷塞，头重若戴鳌山。吁！余又病矣。宝玉闻余病，时来看视，双眉愁锁，若有重忧，即饮食

亦少进，岂其心中与余乃同其感慨耶！外祖母见余两人均恹恹似病，翌日遂未游观，惟凤姐等仍乘舆去。余亦劝宝玉去，宝玉不可。余曰：“汝不去，在家中何事？以我思之，仍往观剧为佳。”宝玉曰：“我不独不往观剧，并不愿见张道士其人。”余笑曰：“汝慎矣！”

今日恩人，来日蹇修，乃竟不欲见耶？”宝玉闻语，颜色骤变，血脉僨兴，沉脸顾余曰：“汝诚不谅我！我白认识汝矣。”余冷笑，曰：“诚哉，汝白认识我。我又不似他人有甚金也玉也，可以高攀。”宝玉益怒，曰：“我诚不解汝是何心肝，乃忍出此言？我昨不尝告汝，如有此心，天诛地灭，今汝又云云如是，直有心咒我天诛地灭矣。”余闻此，始忆及昨日事，不觉自悔失言，即颤声应曰：“我如有心咒汝，我亦天诛地灭。嗟夫！何苦如是。我固知昨日张道士为汝论婚，汝恐我在此，有碍汝之姻缘，故借端生气。然乎？否乎？”宝玉至此，面上乃泛白色，手足俱颤，立摘下通灵玉，尽力向地下一掷，曰：“劳什子！非将汝粉碎不可。”诃玉性坚硬，竟未摔碎，宝玉复回身取铜锤砸之。（真乃劳什子！我亦欲锤砸之，何事无知鹃、雁而竟夺去，使苏子美见之必浮白曰：“惜乎不中！”善为调停，语亦中肯，袭人、紫鹃大是可儿！）余见状，不期失声而哭，曰：“何苦来，汝欲砸玉，勿如砸我！”语出，紫鹃、雪雁等咸奔入劝解，继又向宝玉夺玉，宝玉不许，雪雁乃狂呼袭人。袭人至，见宝玉气忿至此，因笑曰：“汝与妹妹斗嘴，何故砸彼，设或砸碎，不使妹妹心中脸上尤为难过耶！”嗟夫！袭人此语，适中余心坎，可见宝玉视我，竟袭人之不若，宁不痛哉！于是哭益急，适间所服解暑汤，尽行吐出，淋漓满地，香汗涔涔。紫鹃扶起余身，曰：“姑娘虽生气，然亦当自为保重，倘因以触发旧疾，不使宝二爷愈为心伤耶！”宝玉闻此，引目视余，似又自悔孟浪，双泪旋缘颊而下。袭人见余两人均哭，则亦潜然泪下，少刻，紫鹃亦哭，时室中寂静，但有饮泣之声。（此所谓赶脚人儿，也来泣也，一笑。）无何，袭人持玉谓宝玉曰：“汝不观其他，但观此丝穗，亦当感念林姑娘之情，遑有心与之口角耶！”余闻此，恨心陡发，力自袭人手中夺取，剪成数段，曰：“我乃空效力，彼亦不稀罕，自有他人再为之穿作也。”袭人骇曰：“何苦来！是又我多言之罪矣。”宝玉曰：“已而，从后我再不佩带，汝即碎之，亦无关于我。”言次，外祖母暨二舅母忽至，及见余两人相视对泣，因询果为何事，众谓并无甚事。二舅母遂责备袭人与紫鹃，外祖母则携宝玉去。金钩未挂，罗帐独垂，独卧香床，百无聊赖。凡人故违其心而褒贬一人，于清夜自思，未有不内疚者，余此时心思正复如是。回想日间所为，实有不近人情之处，殊不当以冷嘲热讽，激起宝玉恨心。且彼人待我，固属温和有礼，往者虽屡受讥诮，一毫不露其愠色，若而人者，乃不得谓之佳耶？既而思之，彼既

以真诚待我，何不竭其胸中真诚，告之于我。即金玉相配之说，我固在彼前屡屡言之，彼若不重此邪说，便当于我言时置若不闻，或正言剖白，如是我方信其无毫发私心。如何我一提金玉之事，彼即惶急不可耐，可知彼心中实时时“金玉”二字，因我言及，恐我多心，故为此惶急之状，以图欺哄。如是，则彼已犯莫大之罪，无可再恕，在理，正应恨之，安能再与相见。然而，此事亦殊难能，盖余“恨”之一字尚未出口，而芳心飞越，已复萦绕于怡红院中，觉其生平待我，似非泛泛可比。自幼稚至今，食必与共，行必与同，温存体贴，无微不至。若而人者，乃能恨之耶！恨既不能，则惟忘之，于是力镇余心，使勿再思此事。然而心不由我，仍时时萦于宝玉之身，觉其为人也，如坐人于春风之中，而软语缠绵，尤能使人终身不忘，初非特容态之美，如玉山照人已也。思及此，目光痴然，深注于案上残灯，寸心无主，几欲凌太虚而飞去。久之久之，又转念今日摔玉之事，心乃一突，而面色亦因之而赭。嗟夫！吾与彼不过中表亲耳，何事往返萦思，如痴如醉，脱有人知之，宁不笑我憨耶！于是强移香枕，翻面以向里床，瞑目而自言曰：“嗟乎！彼恶人，但愿此后勿再见其人乃佳。”

长日如年，头昏欲裂，鸳针慵举，鸾镜懒窥。骄阳逞其炎威，自帘间丝丝射入，书案琴床皆炙手可热。（写景状物无第二手。）风丝久寂，槐柳之属，岿然直立，曾不稍稍移动，枝头新蝉，亦为烈日所逼，狂噪不已。随命紫鹃放下香帘。娇卧冰簟中，侍儿辈或掌蒲葵，或执麈尾，左挥右洒，热闷稍舒。惟紫鹃犹时时话及砸玉之事，且曰：“前日之事，本姑娘过于浮躁，宝玉性情，他人或不知，吾侪岂有不知乎？”余愠曰：“汝犹欲为他人责我耶！试问汝，我果何浮躁？”紫鹃笑曰：“即以通灵玉而言，宝玉为此，固已吵闹数次，姑娘今尽可不言，胡于其忿怒将发之时，而忽提起，并其丝穗而亦剪之，是非过于浮躁耶？以我思之，姑娘宜忍气以续旧交，矧老太太昨见汝两人不往薛家观剧，抱怨自责，甚至流泪。若今日再不转圜，不愈使老人伤心耶？”（慧心妙舌，可爱之极，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你叠被铺床。）言至此，忽闻院外扣门声，紫鹃笑曰：“是乃宝玉声音，想来陪罪矣。”余不许开门，紫鹃曰：“是过又在姑娘矣。”言已，竟往启扉，入者果为宝玉。又闻紫鹃笑曰：“我以为二爷将再不入此门，不图今日又至也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我安能不至！即死去，魂魄亦必日至百次。”言际，已跨门而进。余骤见彼，心不期一酸，乃伏枕而泣。（李三郎愿生生世世为夫妇，无此沉痛。宝玉行近床前曰：“妹妹可好？”余不应，宝玉乃挨坐床沿，笑顾余曰：“前日之事，我固知）妹妹必不恼我，但我不来，使他人见之，愈疑我侪决绝，若俟彼等来相劝解，彼时吾侪愈觉生分矣。故我不得不自来请罪，或打或骂，一任妹妹处分，但

勿置我不理。”言已，又低呼“好妹妹，好妹妹”，乃至数十声不止。余此时细味其言，似又觉出自诚款，愈益好笑，曰：“汝毋再来哄我，从今以后，决不敢亲近二爷，权当我已去，何如？”宝玉笑曰：“汝往何处？”余曰：“回家去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我亦随汝去。”余曰：“我若死，汝又奈何？”宝玉曰：“汝死，我即作和尚去。”余闻此，颜色立沉，曰：“汝又谰言，汝家尚有如许姐姐妹妹，倘一朝死去，汝安有如许躯体去作和尚哉！”宝玉又自悔失言，霎时红飞上颊，俯首无言。余见状则又怜之，以指戳其额，曰：“汝……汝！”两字甫出，泪亦随下。宝玉见余又泣，双泪亦沁眼角而出，旋探怀觅巾拭泪，不得，则以衫袖拭之。余见其所衣，乃新制纱衫，若以揩泪，殊为可惜，因就枕上取绢帕一方，掷之宝玉怀中。宝玉拾取揩毕，复移身近余，伸手握余臂，曰：“妹妹，余心碎矣。汝犹欲哭耶！趣起，往老太太室中去。”余力脱其手，曰：“谁与汝动手！吾侪已非幼时，尚涎脸若是。”言次，忽闻窗外笑曰：“好矣！好矣！”余闻语一愕，回首视之，则见凤姐飘然而入，笑曰：“老太太尚在怨天怨地，特使我来探之。我固知汝侪不出三日，必复其旧好。老太太不信，今我来，果不出我所料矣。我真不解，汝侪愈大，乃愈不脱稚气，与其今日携手对泣，何若前日稍忍让耶！趣去见老太太，以慰老人之心。”言已，携余手即行。宝玉亦随之。及至外祖母室中，凤姐笑曰：“我固谓不用人费心，自己会好，老祖宗不信，必使我去。诘我去时，两人已并坐一处，互陪不是，竟似黄鹰抓住鹞鹰脚，环扣不能相离。”言时，众人皆失笑。此时宝钗亦在室中，宝玉因询薛蟠生日事，宝钗具告之。宝玉曰：“何不往观剧？”宝钗曰：“我因天气太热，仅观一二出，即推病来此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无怪人拟姐姐似杨贵妃，想亦体胖怯热也。”宝钗闻语，怒甚，面色立赭，冷笑应曰：“我诚似杨贵妃，但无一好哥哥兄弟可以作杨国忠，殊为可惜。”宝玉知又失言，惭愧若不能自容。余见宝钗竟为宝玉所辱，不禁暗笑，然睹其怒气方盛，则亦不欲于其中更作他语，仅谓之曰：“姐姐适观何戏？”宝钗知余面色有异，旋笑曰：“我所观者，乃为李逵既骂宋江，后又陪不是。”余笑曰：“姐姐通今博古，色色都知，宁不知此出乃名《负荆请罪》耶？”宝钗亦笑曰：“噫！乃名《负荆请罪》耶？汝侪通今博古，始知为负荆请罪，若我则不知也。”（以矛陷盾，绝妙词令。）余闻此，始知宝钗此语实为讥余，颜色大赭，宝玉亦然。及宝钗去，余笑顾宝玉，曰：“汝今后，当始知天下人不尽似我心直口快也。”宝玉不语而去。蒲艾簪门，虎符系臂，倏已至端阳佳节。侍儿辈积艾叶焚之，青烟袅袅，中人欲吐。适二舅母传往赏午，至则薛姨母、凤姐、宝玉、宝钗及迎春姊妹等均在座。顾皆默然无语，以好动若宝玉，亦恍然若不自在。余见状大诧，思宝玉得勿因昨获罪宝钗，故怏怏若是乎？遂亦淡淡

不多谈。略食酒肴，群即散去。际此佳节良辰，乃仅乍聚而散，若在他人，不知惆怅至于如何；若我，则觉与其聚，不如散。盖有聚终有散，聚时欢乐，散时自必清冷；既清冷，则生伤感；既生伤感，则有种种悲痛随之俱来。回首一思，岂不以不聚之为愈耶？譬之好花，方其盛开时，谁毋爱慕，及其谢落，则又增人惆怅；既增人惆怅，何若不开耶？此余生平所持特见，亦有人与余同持此特见乎？余不知也。即以宝玉论，彼之意见即与余异。彼以为人生当常聚不散，即花亦当常开不谢。（愿花常好，月常圆。）一到筵散花谢时，则万种悲伤，只有付之无可奈何。即今日一聚一散，彼心中又不知增几许悲感矣。余既归室，命侍儿勺兰汤，试新浴。既已，渐觉凉爽，乃闲步至怡红院，忽见袭人、晴雯、宝玉等同坐对泣，余笑曰：“大节之下，啜泣胡为？得勿争食不匀，因而作恼乎？”宝玉与袭人忽嗤然一笑。余顾袭人曰：“二哥不告我，汝当不相瞒。”言次，抚其肩曰：“好嫂子，趣告我，岂汝两人又拌嘴乎？”袭人以手向余一推，曰：“林姑娘，此何语？余一丫头耳，乃如此混说！”余笑曰：“汝谓不过一丫头，我则欲以嫂子相待。”（隐然洞悉“初试云雨”之事。夫黛玉而知此，则宝玉告之也，宝玉而言及此，则宝黛相与之际可知。人谓打趣袭人，我谓背攻黛玉。）宝玉掺言曰：“何苦来，为彼招骂名。”袭人曰：“林姑娘不知我心事，除非一朝死去，则亦已矣。”余笑曰：“汝死，他人不知如何，惟我则先当哭死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若哭死，我即做和尚去。”袭人曰：“汝又谰言。”余骈二指抿嘴笑曰：“吾已两度见彼作和尚矣。”宝玉知余此语，乃指前日事，则亦一笑置之。

一日午间，余与宝钗、宝玉姊妹等，方在外祖母室中闲话。忽闻史湘云至，余与宝钗等均出迎之。见湘云方衣软薄纱衫，丰容盛鬋，飘然若仙。

既入室中，各道别后景况。湘云故善谈，词锋一动，即滔滔不绝，而尤杂以剧笑之声。宝钗笑顾周嬷嬷曰：“汝家姑娘犹淘气否？”迎春笑曰：“淘气犹可，我甚恶其好谈，即梦寐之间，亦哓哓若池畔春蛙，宁不讨厌！”二舅母曰：“前闻已有婆家，今后当略佳。”外祖母曰：“今日在此住，抑回家去？”湘云笑曰：“当稍停数日，然而又累老祖宗不安矣。”语次，忽四顾曰：“宝哥哥胡为不见？”宝钗笑曰：“汝不记念他人，独思及宝兄弟胡为哉？”（其实配人记念。）言际，宝玉忽入，笑曰：“云妹妹来乎？”湘云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宝哥哥曾为汝留一极佳玩具，汝爱之乎？”湘云曰：“何物？”宝玉恐余言出，麝言曰：“汝侪试观，一月未见，云妹妹又增高矣。”湘云亦笑曰：“然则汝已缩短矣！”语出，众皆失笑。湘云又曰：“我欲问汝，袭人姐姐好否？”宝玉曰：“谢汝，良佳。”湘云笑曰：“我久欲赠彼一物，迄不得佳者，今始得矣。”宝玉曰：“饰品乎？以我思之，莫若前日戒指

佳。”湘云随展其绣巾，手拈一物示宝玉，曰：“此为何乎？”余注目视之，乃绛纹戒指，即如前日湘云赠余者。余笑曰：“真者，汝也。既欲以此贻袭人等，何不前日与吾侪一起送来？”湘云笑曰：“汝安知，送汝侪者，但只遣人赍来足矣。若夹以丫头一起，必须将其名字一一告知，若来人记忆不牢，反致乖误。矧来者又非女子，吾亦不便以丫头名字使之知之。如此，安得谓之真耶？”言已，众皆笑曰：“毕竟湘丫头精明。”宝玉亦笑曰：“词锋之锐，尚是如此，吾亦服汝矣。”余闻语，不觉大愠，冷笑曰：“彼不善言，安配带麒麟乎？”言已，即返身回园。

余回园后，湘云亦随至园中，吾知湘云一来，宝玉必将与说麒麟事。尝思古之佳人才子，每因玩物撮合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或鲛帕鸾绦，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。今湘云有麒麟，宝玉亦有，安知不因此生隙，而演出风流佳事。夫彼等事原无关于我，顾不知何故，余于宝玉姻事，每每不欲弃置，此心何自而来，余亦不能自审。犹忆余与宝玉口角之日，外祖母曾谓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岂余与宝玉，果宿世冤孽，今日相聚耶？（其实耐人寻味。）余不知也。思及此，亟欲往怡红院一探。及至，果闻欢笑之声，但闻湘云曰：“宝哥哥，汝即不愿读书求功名，亦当常与宦室交游，以习仕途经济，俾日后应酬庶务，为民父母。奈何独迷恋钗裙队中哉？”宝玉曰：“如是，则请姑娘他处坐，免污汝有经济学问之人！”袭人曰：“姑娘幸勿言此，尝有一次，宝姑娘亦以此相劝，彼竟不顾而去，致宝姑娘羞惭无以自容。吾思此幸为宝姑娘，若为林姑娘，又不知闹至如何。然彼反与宝姑娘疏远，我真不解何故。”宝玉曰：“林妹妹向不出此无知之言。若有，吾亦早与疏远矣。”（旷怀雅识，我爱其人。）余闻此，且惊且喜，且悲且叹，思余向引宝玉为知己，由今观之，眼力实无差误。然彼一片私心，竟于人前坦然言之，得勿使人动猜疑之念，此余既喜又不能不惊。虽然，汝既引我为知己，我亦当然为汝之知己。既汝我皆为知己，又何必有金玉之论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亦当我与汝有之，又何必来一宝钗乎？嗟乎！余孤人也，既无父母，又鲜兄弟，纵有铭心刻骨之言，亦无人为我主张。矧近日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血气亏弱，恐致劳怯之症。（得一知己，死可无憾，何必津津于木石金玉哉！）宝玉乎！我虽为汝知己，但恐不能久待；汝纵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！余思至此，不觉惨然泪下，悄然出院，且行且泣。俄忽闻身后呼曰：“妹妹何往？”（身世之感，知己之泪，兼而有之。）又曰：“妹妹胡为啜泣哉？”余回首，知为宝玉，因勉强笑曰：“我何尝啜泣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试自观，眼上珠泪，固犹莹然在也。”言已，伸手为余拭之。余愠曰：“汝要死，奈何犹动手动足！”宝玉笑曰：“说话忘情，竟不顾生死。”余曰：“汝死诚不足惜，但遗下甚金玉麒麟

，则奈之何哉？”语出，宝玉颜色又变，汗亦涔涔下，正色曰：“汝犹忍出此言，真咒我乎？抑气我乎？”余闻语，始忆及前日事，因又自悔失言，笑曰：“汝勿急，此我过也。”随言随出素巾为之拭汗。宝玉犹凝其呆滞目光，注视余面，半晌始曰：“汝放心！”余闻语，又一愕，曰：“吾不解尔言，何为放心？试为我言之。”宝玉叹曰：“汝果不明此言乎？然则我素日对汝用心，皆为错误，无怪汝日日为我生气也。”余曰：“我真不明汝言。”宝玉又叹曰：“好妹妹，汝勿哄我。若果不明此言，不惟我之热血空抛，即汝平昔待我之意，亦都辜负矣。我尝思汝之病体，并非风寒感冒，皆因‘不放心’三字酿成，若凡事自为宽慰，又何至日重一日耶！”（诚如君言。我久欲贡此语于颦卿，惜不能起而教之也。）嗟夫！宝玉此语，正如疾矢直中余心，细细思之，恳切真诚，竟似自余肺腑中挖之而出，一时旧恨新愁，一一涌起，若有万语千言，向之陈说。然舌端强木，竟一字不能吐，但与宝玉四目互视，默默含情而已。既而余心痛苦，渐溢至喉间，乃失声而咳，咳声一出，双泪亦潸潸下。回身欲行，宝玉忽跃至余前，握余臂曰：“妹妹勿行，俟余掏诚更出一语。”余以手推之，曰：“已而，已而，汝心中事我俱知之，更何言哉？”（兄无再赘，妹已放心。）语竟即行，回首瞻之，宝玉犹痴然立于烈日之下，口喃喃不已。

余与宝玉每言及金玉之事，心中辄为不愉，及回室中，伏枕而睡。忽紫鹃入，谓二舅母房中丫鬟金钏忽投井自尽。余闻语一惊，询其始末，始知宝玉戏之，被二舅母所觉，逐出府外，因而自裁。二舅母骤闻此意外，自不免怨戚，余与宝钗咸往慰之。惟宝玉被二舅母所责，垂首丧气，状若痴迷，余亦咸笑其妄。余既出，乃往外祖母室中，坐未久，忽见丫鬟嬷嬷东奔西走，状甚惶乱。余大愕，外祖母亦骇然不知何故，诘之丫鬟，均支吾不说。固诘之，始知二舅父方在书房杖责宝玉，并谓受伤甚重。外祖母闻此大怒，又不知宝玉伤至如何，乃扶婢前往。余亦思天热如此，宝玉安能承受得住，然又碍于人众，不能前往看视，遂怅然回园。少刻，紫鹃归，余询宝玉消息，紫鹃谓下体已无完肤，血滴中衣尽透，适以簾床舁归怡红院矣。余闻语，心如刀割，觉宝玉身上苦痛，不啻一一移置余心，心痛既极，乃郁为热泪，涔涔自枕边流出。既又思，余室女也，宝玉受责，何用余为之涕泣，他人闻之，宁不耻笑。（高谊深情而能范之以礼，固以千金小姐待颦卿矣！是作者存心厚道处，亦即文心曲细处。）于是哽咽不敢出声，一杯苦茗，只合咽之喉中耳。随命紫鹃往视宝玉，果因何受责，及返，始知为金钏投井及藏匿歌伶两事。夫宝玉纵情任欲，吾侪固尝劝之，无如彼痴憨成性，不任人言。且与其亲近之人，又多纵容不问，济其为恶，余若过于规箴，反落彼等之笑。盖余与宝玉，舍中表外，更无其他情感

。若畴昔凤姐……思及此，神魂飞越，面不期而赭。盖凤姐所云，姻事苟可成为事实，余亦可迳与宝玉谆谆言之，即他人亦无所用其耻笑。然而，此等事旋言旋辍，又至何日始有实现之日乎！纵河清可俟，而余命其息矣。思及此，愈觉悲惨，而哭亦急。欲往慰问宝玉，又知此时院中人必甚多，见余怅惘之状，必将暗笑，乃俟至薄暮时，扶婢往怡红院。至则人已散尽，即袭人及其他丫鬟亦均不见。余悄然入宝玉卧室，见罗帐半垂，宝玉横躺榻上，面色憔悴，乃泛灰白。思其身上疼痛，此时不知至如何，矧彼自幼至今，未尝一度受此重创，万一因此致疾，则奈之何。于是又泣，宝玉于梦中忽闻鸣暗之声，睁目审视，微现错愕之色，乃欠身起，向余面细认，忽惨呼，曰：“噫！”仍倒身而卧，徐徐言曰：“汝胡为来此？此时斜阳虽下，而余热未散，得不惧因而中暑。（受伤至此，而能体贴入细，情根独深。）余虽遭打，并不疼痛，此刻呼痛呻吟，均为作伪以哄他人，汝勿信为真也。”余闻言，心愈戚，觉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，但俯首注视其面，良久，始哽咽曰：“汝从此当可以少悛矣。”宝玉急曰：“汝放心！我即为此等人粉身碎骨，亦所甘心。”言未已，忽闻人呼凤姐至，余即起身欲行，曰：“彼等来，我从后院去矣。”宝玉亟握余手，曰：“异哉！汝胡畏彼？”余急曰：“余双目哭泣已肿，彼等见之，得勿好笑乎！”宝玉乃释手，余即遁归。

窗衣渐黑，凉月东升，树影杈桠，渐渐穿窗而进，映照地上，幽洁绝伦。时余方倚身凉榻之旁，忽闻门上弹指声，询为谁，应曰：“晴雯。”余即命之进，曰：“来何事也？”晴雯曰：“二爷命送手帕与姑娘。”余闻语一愕，念彼胡以手帕相赠，得勿误乎？因曰：“汝为我转致二爷，请其留以自用，或赠他人。”晴雯笑曰：“此乃家常所用者，并非新制。”余闻语，愈愕。澄心一思，始恍然而悟，知必宝玉恐余悲伤，故遣晴雯探问，所谓赠巾贻帕，不过藉作引线耳。（彼此会意，不言而喻。）即应曰：“如是，即为我置之。二爷好否？”晴雯曰：“尚好，姑娘想佳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余知宝玉所欲得者，仅此两语，故迳与言之。晴雯既去，余仍卧榻上，目注地上如霜之月光，悠然作遐想。思宝玉苦心，竟能体贴余之苦意，殊属难得。然而此等苦意，将来果作何收束，则又不可知。回溯历代名媛闺秀，其初也，惺惺相怜，其继也，未有不成缺陷。然则余于将来，又安有满足之望。思及此，忧伤丛集，五内沸然，因起至案前，研墨蘸笔，就手帕上题诗数首。

其一

眼空蓄泪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。尺幅鲛绡劳惠赠，教人焉得不伤悲。

其二

抛珠滚玉只偷潜，镇日无心镇日闲。枕上袖边难拂拭，任他点点与斑斑。

其三

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。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识香痕渍也无？

书已，兴犹未尽，思欲再题，而通身火热，面上作烧。起至镜台前，掀幕一照，觉两颊飞红，如泛桃花。心不期一惊，倒身榻上，倚枕而睡，一缕芳魂，似犹萦绕于怡红院中。嗟夫！余病自此愈深矣。

昨宵未寐，侵晨即起，膏沐既毕，信步往园中。花枝招展，树影杈桠，余立浓阴之下，听蝉鸣鸟语，胸襟廓然。然一思及昨宵事，则又反于愁苦之途。未几，忽见宝钗姗姗而来，询其何往，曰：“往视母亲去。”言毕即行。余见其眼中似带泪痕，且神情怏怏，如膺重忧，思得勿因宝玉受责而至是乎？遥颀笑曰：“即令泪尽两缸，亦未必能医棒创，何苦来哉！”宝钗置若不闻，飘然迳去。余引目再望，见珠大嫂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等均往怡红院去，探视宝玉。既而一一散尽，惟未见凤姐至。余颇诧，思彼胡为不来，即令有事羁绊，亦当来此胡哨一回，以取老太太、太太之欢心，奚事杳踪人影，竟不一至。正想念间，忽闻笑语之声，由晓风吹送入耳，昂首视之，见外祖母扶凤姐，花花簇簇，向怡红院而来，继又见大舅母、二舅母并薛家母女等至。余思宝玉不过棒伤耳，乃须如许人为之提心挂念，可见有父母之人终为幸运，若余侪孤雏，纵令感疫而死，吾知亦无人为之探视。可怜者，孤人也。思及此，心乃一酸。忽紫鹃自后呼曰：“姑娘盍吃药去！开水冷矣。”余愠曰：“汝果欲何为，如此相催？”紫鹃笑曰：“咳嗽才好，又不服药。如今已届夏令，犹不自己保重，奈何？”余闻语，始忆余乃侵晨至此，足力疲乏，实亦当归，因扶紫鹃步回潇湘馆。一进院门，只见苍苔满径，竹影参差，不觉忆起《西厢记》中“幽僻处可有人行，点苍苔白露泠泠”二句，私自叹曰：“双文虽然命薄，尚有孀母弱弟，若我，并孀母弱弟而亦无之，则余之薄命，实较双文尤甚焉。”思时，又只有一哭。忽廊上鹦哥，嘎然一声，直扑余肩，余一惊，嘘声骂之，因复飞上架去，呼曰：“雪雁掀帘，姑娘至矣。”余爱其灵慧，近架前摩弄曰：“汝饥乎？”鹦哥忽长叹一声，其声娇婉，竟似出自余喉中，且诵余《葬花词》曰：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。”（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）紫鹃闻语笑曰：“此皆姑娘平昔所念者，不意尽为彼学去。”余随将架取下，另挂于月洞窗外。入室服药毕，即坐窗前。但见竹影横斜，映于碧纱窗外，满室阴阴翠润，几簟生凉。鹦哥则于窗外跳跃不止，余教以诗词，颇能诵之。

宝玉棒创，近日渐渐平复，自外祖母以下，无不欢慰。而调护之功，多归于袭人，二舅母感之尤甚。今日闻湘云云，二舅母念其为人温和，足以辅助宝玉，拟赐予宝玉作侧室。余闻是，颇不以为然。然二舅母既有此意，他人乌能

阻之，只有悬此双目，以观其后耳。午间，湘云约余往贺袭人，及至怡红院，鸦雀无闻，即袭人亦不见。乃至宝玉窗前，隔纱一望，但见宝玉衣银红纱衫，躺于榻上，宝钗则坐其旁刺绣，并时以蝇刷为之驱虫，殷勤之状，至为猥亵。（状至猥亵，事甚暧昧，其实可笑，其实并不止于可笑。）余乍见，几失声笑，然又力自遏止，则以一手掩口，一手招湘云。湘云亦蹑踪而至，探首窥之，亦欲失笑，急又忍住，且携余手，曰：“去休！”余知湘云素与宝钗亲密，恐余拾此以为笑柄，故将余携出，因冷笑两声，相率而去。嗟夫！吾诚不料宝钗为人，乃至如此。然所以成之者，实为袭人。于此可见，彼两人狼狈为奸，殆无事不为。若我孤立无援，不待交绥，即须弃甲曳兵而走，宁不伤哉！

梧桐落叶，丹桂飘香，忽忽又是仲秋时候。二舅父因人品端方，风声肃肃，朝廷特授以学使之职，于八月二十日起身，圆舆而送者数十人。二舅父既远行，宝玉愈益放纵，外祖母不言，遂亦无第二人出而约束，大观园中殆其属土也。迩来园中姊妹，因长日笑谈，殊无意趣，乃由探春笺召姊妹行，议结诗社，一以遣兴，一以陶情。余得笺喜甚，亟扶婢往秋爽斋，至则宝钗、迎春等俱在，少刻，宝玉、李纨等亦相继至。（雅人深致。）探春笑曰：“我原不善诗，因一时兴动，发笺召集，不意一招俱到，斯诚大幸。尚希诸君合力筹商。”李纨曰：“此事至佳，我虽不善诗，亦当为妹子襄助。”余曰：“既有诗社，吾侪便为诗翁，须先将姐妹叔嫂等名字削去，另起别号，庶几不俗。”李纨曰：“极佳。”于是各自编号：李纨名稻香老农，探春名蕉下客，宝钗名蘅芜君，迎春名菱洲，惜春名藕榭。惟余思索久之，殊不能得一佳者。探春笑曰：“汝勿忧，吾已为汝思得之。当日娥皇、女英洒泪在竹，日久成斑，故今斑竹亦名湘妃竹，今汝所住者造为潇湘馆，而汝又善哭，将来潇湘馆千竿绿竹，当亦成斑，以我思之，汝宜名潇湘妃子。”众均称善。宝玉笑曰：“汝等俱有，然则我易何名？”宝钗笑曰：“当名无事忙。”李纨曰：“汝曩名绛洞花主，今仍其旧可也。”宝玉摇首曰：“否，此儿时所起，不能再用。”探春曰：“汝别号甚多，何庸更起。兹暂定为怡红公子，可乎？”众曰：“佳。”李纨曰：“别号既定，我犹有一语相商：我与菱洲、藕榭均不善诗，须让出我侪三人，或使我三人各任一事，从旁助兴，如遇有容易题目，或凑一二首，否则不敢附骥尾，以辱诸君。诸君以为何如？”众亦知彼三人懒于诗词，许之。且推李纨为社长，菱洲、藕榭副之：一司出题限韵，一司誊录监场。李纨曰：“既承推为社长，社址即宜设于稻香村。但我于诸君中年齿略长，嗣后须任社长指挥，不能违拗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又议会期，各执一见，纷纷莫定，最后决为一月两次。宝玉曰：“然则何日起社？”探春曰：“即为今日。”宝玉曰：“如是，吾侪宜同往稻香村。”探春曰：“否，此事既为吾始议

，我须先作一东道主人，今日即在此开社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如此尤佳。”探春曰：“然则请稻香老农出题，菱洲限韵，藕榭监场。”李纨曰：“吾适见一人抬进两盆白海棠，鲜艳夺目，盍就海棠咏起。”众称善。旋命迎春限韵，为“门盆魂痕昏”五字，须七律一首。（此回专重菊社十二律，因不好突然便起，故先有白海棠之咏以引之。又不好寂然便住，更有食蟹、赏桂之作以演漾之，极雪前集霰、雨后霖霖之妙。）于是伸纸濡墨，各自构思。惟余独步苍阶之下，或抚梧桐，或看秋色。久之，宝玉顾余曰：“香仅一寸矣。彼等均已作起，汝犹徜徉于此，胡为耶？”余不理。宝玉即往誊写，余亦任意书一律，均交李纨。既毕，李纨即开卷朗读，以评其优劣。首为探春诗，曰：

咏白海棠斜阳寒草带重门，苔翠盈铺雨后盆。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。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莫谓缟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咏黄昏。

众均称赞。又读宝钗曰：

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苔盆。胭脂洗出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砌魂。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。欲偿白帝宜清洁，不语婷婷日又昏。

李纨笑曰：“毕竟蘅芜君笔力足。”言次，又读宝玉曰：

秋容浅淡映重门，七节攒成雪满盆。出浴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为魂。晓风不散愁千点，宿雨还添泪一痕。独倚画栏如有意，清砧怨笛送黄昏。

阅毕，宝玉谓探春佳，李纨则推宝钗。於是又阅余所作者：

半卷湘帘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。

刚读两句，宝玉鼓掌赞曰：“佳哉！从何处想得来？”又读曰：

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

众均赞赏曰：“果然别具心肠”。因又读曰：

月窟仙人缝缟袂，秋闺怨女拭啼痕。娇羞默默同谁诉？倦倚西风夜已昏。

此时均推余作为最。李纨曰：“若论风流别致，自是潇湘妃子。若论含蓄浑厚，终让蘅芜”。探春曰：“汝言良是，潇湘妃子当居第二。”

李纨谓宝玉曰：“怡红公子只合压尾，汝服不服？”宝玉曰：“我自知不佳，焉得不服。但蘅潇二首，还宜斟酌。”李纨曰：“原依我评论，汝可勿问。”宝玉遂默。从此莲社雄才，不仅让须眉男子矣。

越日，湘云来，闻吾侪已起诗社，欢跃异常。李纨谓之曰：“云儿，汝欲入社，须先将和诗作起。若好，便请入社，否则，罚作东道主人。”湘云笑曰：“汝侪起社，竟弃我如遗，当先罚汝。”李纨曰：“姑勿辩，请速以和诗交我。”湘云闻语，即趋案前一挥而就，曰：“已依韵和就两首，佳否，我殊不自知，不过应命而已。”众曰：“吾侪四首，可谓想绝，安能再作两首。”因

读曰：

咏白海棠和原韵

神仙昨日降都门，种得蓝田玉一盆。自是霜娥偏耐冷，非关倩女欲离魂。
秋阴捧出何方雪？雨渍添来隔宿痕。却喜诗人吟不倦，岂令寂寞度黄昏？

其二

蘅芷阶通薜荔门，也宜墙角也宜盆。花因喜洁难寻偶，人为悲秋易断魂。
玉烛滴乾风里泪，晶帘界破月中痕。幽情欲向嫦娥诉，无奈虚廊月色昏！

读毕，众均赞美，曰：“得此佳句，吾侪海棠社可以告成矣。”湘云曰：“明日请罚我作东道，让我先邀一社何如？”众曰：“佳。”於是又将昨诗与之评论，湘云亦推宝钗居首。夫宝钗诗本佳，然余亦未遑多让，特湘云与宝钗情感较好，故竭力推崇，於此益徵余势之孤。命也如此，夫复何言！

绿窗静掩，鸟语时间。早起闲步院中，忽见宝钗丫头持一笺至，乃史湘云请食蟹赏桂，并请有外祖母、二舅母等人。余知食蟹赏桂，不过藉以集会，其实乃湘云欲起诗社耳。余本不喜宴会，且恶与彼等周旋，辞不欲往。既闻外祖母等均去，未便再辞，遂与众同往藕香榭，缘筵席设在是处也。藕香榭居水中，推窗四望，见桂花盛开，香气扑鼻，俯瞰河水清澄，游鱼唼喋，景致极为佳妙。亭外绕以回廊，亭后有竹桥，曲折通岸上。时亭中酒肴已陈，外祖母、薛姨母暨余与宝钗、宝玉等一席，二舅母与湘云、迎春姊妹等一席，凤姐与李纨则往来酬应，衣香鬓影，济济一堂。酒数巡，婢奉巨螯进，人各一器，和以姜醋，剥而咽之，味颇甘美。残酒既尽，肴核狼藉，手亦饱沾油腻，不可更耐，亟摘菊叶浸水涤之，馀腥始去。时外祖母、二舅母等因精神困倦，闲散一回，即同归去。湘云命将残席撤去，另备一席，则专宴同社者。余曰：“今日究拟何题”？湘云曰：“题不一，今当揭示”。因取诗题一纸，用针绾之墙上。余近前观之，为忆菊、种菊、供菊、咏菊、画菊、问菊、簪菊、菊影、菊梦、残菊等题。余曰：“此新奇，但恐作不出。”湘云曰：“并不限韵，任作何首，均听其便。”言际，宝钗即蘸笔将忆菊、画菊勾去，宝玉亦将访菊、种菊勾去，湘云勾对菊、供菊、菊影三题，探春勾簪菊、残菊两题，馀咏菊、问菊、菊梦等，则属余。题既得，各自濡毫构思约半句钟，均已作就，交与迎春。另用雪浪笺一并誊出，某题为某人所作，下即署其别字，仍粘於墙上。众超前读之。

忆菊 蘅芜君

怅望西风抱闷思，蓼红苇白断肠时。空篱旧圃秋无迹，冷月清霜梦有知。
念念心随归雁远，寥寥坐听晚砧迟。谁怜我为黄花瘦，慰语重阳会有期。

访菊 怡红公子

闲趁霜晴试一游，酒杯药盏莫淹留。霜前月下谁家种？槛外篱边何处秋？蜡屐远来情得得，冷吟不尽兴悠悠。黄花若解怜诗客，休负今朝挂杖头。

种菊 怡红公子

携锄秋圃自移来，篱畔庭前处处栽。昨夜不期经雨活，今朝犹喜带霜开。冷吟秋色诗千首，醉酌寒香酒一杯。泉溉泥封勤护惜，好和井径绝尘埃。

对菊 枕霞旧友

别圃移来贵比金，一丛浅淡一丛深。萧疏篱畔科头坐，清冷香中抱膝吟。数去更无君傲世，看来惟有我知音！秋光荏苒休辜负，相对原宜惜寸阴。

供菊 枕霞旧友

弹琴酌酒喜堪俦，几案婷婷点缀幽。隔座香分三径露，抛书人对一枝秋。霜清纸帐来新梦，圆冷斜阳忆旧游。傲世也因同气味，春风桃李未淹留。

咏菊 潇湘妃子

无赖诗魔昏晓侵，绕篱欹石自沉音。毫端蕴秀临霜写，口角噙香对月吟。满纸自怜题素怨，片言谁解诉秋心？一从陶令评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

画菊 蘅芜君

诗馀戏笔不知狂，岂是丹青费较量？聚叶泼成千点墨，攒花染出几痕霜。淡浓神会风前影，跳脱秋生腕底香。莫认东篱闲采掇，粘屏聊以慰重阳。

问菊 潇湘妃子

欲询秋情众莫知，喃喃负手叩东篱：孤标傲世偕谁隐？一样花开为底迟？圃露庭霜何寂寞？雁归蛩病可相思？莫言举世无谈者，解语何妨话片时。

簪菊 蕉下客

瓶供篱栽日日忙，折来休认镜中妆。长安公子因花癖，彭泽先生是酒狂。短鬓冷沾三径露，葛巾香染九秋霜。高情不入诗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。

菊影 枕霞旧友

秋光叠叠复重重，潜度偷移三径中。窗隔疏灯描远近，篱筛破月锁玲珑。寒芳留照魂应驻，霜印传神梦也空。珍重暗香踏碎处，凭谁醉眼认朦胧。

菊梦 潇湘妃子

篱畔秋酣一觉清，和云伴月不分明。登仙非慕庄生蝶，忆旧还寻陶令盟。睡去依依随雁断，惊回故故恼蛩鸣。醒时幽怨同谁诉，衰草寒烟无限情。

残菊 蕉下客

露凝霜重渐倾歌，宴罢才过小雪时。蒂有余香金淡泊，枝无全叶翠离披。半床落月蛩声切，万里寒云雁阵迟。明岁秋分知再会，暂时分手莫相思！

阅毕，李纨笑曰：“通篇看来，各有警句。依我评论，当以咏菊为最佳。次问菊，再次菊梦，清词丽句，立意清新，潇湘妃子宜居魁首矣。而簪菊、对

菊、画菊、忆菊、供菊又次之。”宝玉闻语，鼓掌赞曰：“极是，极是。”余笑曰：“殊不尽然，且觉伤於纤巧。”李纨笑曰：“惟巧乃佳。”余曰：“以我观之，当以枕霞‘抛书人对一枝秋，圃冷斜阳忆旧游，等句为佳。”李纨笑曰：“然则汝之‘口角噙香’一语亦殊不弱。”探春曰：“论沉著，尤宜推蘅芜君，彼‘秋无迹，梦有知’等句，竟将‘忆’字烘染出来，岂非妙绝”？宝钗笑曰：“然则汝之‘短鬓冷沾’，‘葛巾香染’等句，亦可谓形容尽致”。湘云笑曰：“莫若潇湘妃子之‘偕谁隐，为底迟’，竟使菊花无言可对。”语出，众皆失笑。宝玉笑曰：“然则我又落第矣。”李纨曰：“汝亦佳，惟不及彼等新巧耳。”於是重整筵席，另出佳酿饮之。余因胃弱不能再食，宝玉力劝余饮，且谓可以解螃蟹之毒，余不得已，勉尽一觥，则已红晕上颊矣。宝玉大乐，曰：“今日持螯赏桂，岂可无诗。我已吟成一首，有谁敢作者，请随其后”。言已，即濡毫写出。诗曰：

持螯更喜桂阴凉，泼醋搗姜兴欲狂。饕餮王孙应有酒，横行公子竟无肠！
脐间积冷馋忘忌，指上沾腥洗尚香。原为世人美口腹，坡仙曾笑一生忙。

余笑曰：“此等诗，一时一百首亦不难作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才力已尽，不谓不能再作，犹褒贬人耶”？余嗤之以鼻，立挥一首，曰：

铁甲长戈死未忘，堆盘色相喜先尝。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脂块块香。
多肉更怜卿八足，助情谁劝我千觞？对斯佳品酬佳节，桂拂清香菊带霜。

宝玉阅毕，笑曰：“毕竟妹妹清新。”余夺而焚之，曰：“此何足道，聊以效颦耳。”宝钗笑曰：“我亦有一首，兹当写呈诸君一粲。”因援笔书之，曰：

桂霏桐阴坐举觞，长安涎口盼重阳。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

阅至此，众皆称绝。宝玉曰：“有此，吾诗亦宜焚去矣。又阅其下，曰：
酒未涤腥还用菊，性防积冷定须姜。于今落釜成何益？月浦空余禾黍香。

读已，均谓为食蟹绝唱。李纨曰：“小题原宜寓大意，若徒讽刺世人，殊失之刻毒矣。”余曰：“然”。席终，秋月娟娟，已自东山度出，馀霞成绮，如展红绡，因微吟“如何临皓魄，不见月中人”而返。

自吾侪诗社成立后，大观园宴会乃无虚日。今日外祖母又设宴於缀锦阁，吾侪又须赴席。早间外祖母即进园，且至余室小坐。与外祖母同来尚有一人，即刘姥姥是也。（刘姥姥出场。）刘姥姥与贾府略有瓜葛，故常相过从，其居现在乡间，虽年已七旬馀，而强健如四十许人，且喜谈好谑，以故外祖母雅怜之。惟姊妹行见其土俗，多与诨谈以为笑乐。在余室坐移时，群往缀锦阁，沿途落叶满径，桂蕊飘香，景致极为清幽。刘姥姥曰：“如此园林，若得画师绘画一张，使我携归家与彼等一见，即死亦甘心矣。”外祖母笑指惜春曰

：“画师即在此，姥姥若要，此后嘱之绘画可矣。”刘姥姥遂与惜春又叨唠一回。既至，酒肴已陈，每人一椅一几，或如海棠、梅花，或如荷叶、葵花，或方或圆，其式不一。外祖母与薛姨母并坐，刘姥姥与二舅母并坐，其次，则为余偕姊妹。时刘姥姥满头簪以红花，东摇西摆，众均视之而笑。酒数巡，外祖母笑曰：“今日之会，殊不可多得。但须行一酒令，方有兴趣。”薛姨母笑曰：“老太太自有好酒令，但我不敢附骥尾。”外祖母笑曰：“此何须谦让。”薛姨母笑曰：“非谦，特恐应对不佳，反成笑话也。”二舅母曰：“即不佳，亦不过饮酒而已，更有何笑话哉？”薛姨母乃允。於是外祖母饮令酒一杯，鸳鸯代为行令，方开口，刘姥姥忽下席摇手曰：“勿捉弄我，我不敢奉命。”众笑曰：“毋违众意。”鸳鸯即命小丫头扶之入席。刘姥姥笑曰：“如此则请饶我一人。”鸳鸯曰：“酒令如军令，再言将罚矣。”刘姥姥始无语。鸳鸯曰：“今既为老太太所倡，自当自老太太起，至刘姥姥止。我今所说者，乃为骨牌，譬我取牌一副，将三张拆开，先说首一张，次说二张，再次说三张，说毕，合成一副名字。（酒令亦新。）无论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成语、俗说皆可，但必须与上句合韵。万一有误，即罚一杯。”众曰：“善”。鸳鸯遂取牌，呼曰：“左边一张天。”外祖母曰：“头上有青天。”又曰：“当中五合六。”外祖母曰：“六桥梅花香彻骨”。又曰：“剩了一张六合么。”外祖母曰：“一轮红日出云霄。”又曰：“凑成一个蓬头鬼。”外祖母曰：“这鬼抱住钟馗腿。”众称赞不已。外祖母遂自饮一杯。鸳鸯又取一牌，呼曰：“左边一张大长五。”薛姨母曰：“梅花朵朵风前舞。”又曰：“右边一张大五长。”薛姨母曰：“十月梅花岭上香。”又曰：“当中二五是杂七。”薛姨母曰：“织女牛郎会七夕”。又曰：“凑成二郎游五岳。”薛姨母曰：“世人不及神仙乐。”说毕，众均称赏。薛姨母亦饮一杯。鸳鸯又呼曰：“左边长么两点明。”湘云曰：“双悬日月照乾坤。”又曰：“右边长么两点明。”湘云曰：“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又曰：“中间还得么四来”。湘云曰：“日边红杏倚云栽。”又曰：“凑成一个樱桃九熟。”湘云曰：“御园却被鸟衔出。”既毕，亦饮一杯。鸳鸯又宣曰：“左边是长三。”宝钗曰：“双双燕子语梁间。”又曰：“右边是三长。”宝钗曰：“水荇牵风翠带长。”又曰：“当中三六九点在。”宝钗曰：“三山半落青天外。”又曰：“凑成铁锁练孤舟。”宝钗曰：“处处风波处处愁。”说毕，临至余前。鸳鸯又宣曰：“左边一个天。”余曰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。”宝钗闻语，忽向余一视。鸳鸯又曰：“中间锦屏颜色俏。”余曰：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。”又曰：“剩下二六八点齐。”余曰：“双瞻御座引朝仪。”又曰：“凑成篮子好采花。”余曰：“仙杖香挑芍药花。”说毕，亦勉尽一杯。鸳鸯又宣曰：“左边四五成花九。”迎春曰

：“桃花带雨浓。”众哗曰：“该罚！韵既错，而又不恰。”迎春笑饮一口。缘凤姐、鸳鸯咸欲听刘姥姥笑话，故使说错也。及至二舅母前，鸳鸯代说一回。下即为刘姥姥，姥姥曰：“酒令我在乡间亦常闻之，但无此圆妙。我今试说，幸勿见笑。”鸳鸯曰：“汝但说可矣。”因念曰：“左边大四是个人。”刘姥姥闻语，思索半晌，笑曰：“其为庄家人乎？”众均鼓掌大笑。外祖母笑曰：“此亦佳”。鸳鸯又曰：“中间三四绿配红。”刘姥姥曰：“大火烧了毛毛虫。”众笑曰：“是或有之”。鸳鸯又曰：“右边么四真好看。”刘姥姥曰：“一个萝卜一头蒜。”鸳鸯笑曰：“凑成便是一枝花。”刘姥姥曰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闻语，因复大笑。於是饮过门杯，各自谈笑，饮毕，藕香榭戏已开演，箫管悠扬，笛笙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使人神怡心旷。刘姥姥初未闻此美乐，一旦酒乐并行，乃不禁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宝玉顾余曰：“汝试观刘姥姥状况。”余笑曰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得一牛耳”。宴终，外祖母率众往园中闲散。刘姥姥昂首四顾，见花问花，见木问木。及至栊翠庵，女尼妙玉笑出迎之。（妙玉出场。）妙玉年方妙龄，即弃其锦绣前程，皈依古佛，为状亦甚可怜。然彼必亦饱经忧患，故安然而就此冷淡生涯，于此益知世间正有许多苦命人也。（黛玉之娇，妙玉之僻，二人正复相似，故均无良好结果。）余不幸孑然一身，寄食於此，前路茫茫，正不知作何收束，安得如妙玉寻一片乾淨土，向蒲团夜月，消受此可怜生涯乎？嗟夫！

刘姥姥去矣，自外祖母以下，各有赠予，穷人得此，其乐何极！余既送其归，群至外祖母处省安毕。余方拟回园，忽宝钗招余曰：“颦儿来，吾有一语相询。”余即随之至蘅芜院，宝钗忽自高坐，笑曰：“颦儿趣跪！吾将审汝。”余不解何故，笑曰：“宝丫头将毋疯耶！审问何事？”宝钗冷笑曰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！好个不出闺阁女儿！满口胡言，犹不实说。”余不解，然心实忐忑，问之。宝钗曰：“汝昨所行酒令，出自何书？”余闻语，始一愕，自知一时失检点，竟将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凑成，不觉双颊泛红，因央宝钗勿令人知。宝钗方让坐，命人献茶，且曰：“凡女孩儿家，以不读书为佳，男子读书不明理，尚不如不读，况吾等乎？只宜勤纺绩，习针黹，惟酒食是议耳，何用读书为？既读书矣，应从事圣贤经传，至於绮言艳曲，最能移性，性情一移，即难药救矣。”（诚如尊论，但卿何由知此语之为绮言艳曲耶？则宝钗平时服膺於此可知。惜黛玉不能反诘之也。）余闻言，中心拜服，一若下官对上司，惟有点首称是而已。俄顷，素云入，云珠大嫂相请。余遂偕宝钗至稻香村，见三春及湘云、宝玉均在。珠大嫂笑迎曰：“社将成立，即有脱滑之人，四丫头欲告一年假，汝等以为何如？”余笑曰：“乃老太太命绘园子图，渠即趁

风收帆耳。”探春曰：“否，非老太太，乃刘姥姥一言之过。”余曰：“诺。渠为那一门姥姥，直呼曰母蝗虫已耳。”众人大笑。宝钗曰：“世间常语，一经凤丫头口，偏觉好听。（注解极妙，所谓莫为之后，虽善弗扬。）然彼不识字，不过市俗取笑，惟颦儿法《春秋》意，将世俗村言鄙语，撮要删繁，更加润色，一句一珠，‘母蝗虫’三字，竟将昨日情景刻画出来，真乃天成妙譬。”言次，众笑曰：“如此注解，亦不在二人之下矣。”既，珠大嫂曰：“方才我给四丫头一月假，渠嫌其少，汝辈商议可否稍宽？”余曰：“以余论之，一年亦不见多。盖此园林构造，须工一年，画亦当一年。既须研墨，又须蘸笔，又须铺纸，又须著颜色，又须……”言至此，笑不能耐，迟顷乃曰：“又须照式徐徐画去，岂不需一年工程乎？”众大笑。宝钗极口赞曰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余徐握惜春手笑曰：“我问妹妹是单画园子，抑将吾辈安之画里乎？”惜春曰：“初命专画园景，嗣老太太又欲添增人物，吾既不会精细楼台，又不工人物，尚在踌躇间也。”余曰：“人物尚易，恐草虫更非所长耳。”珠大嫂笑曰：“又非通论。位置楼台，烘染人物，何须草虫乎？”余笑曰：“（黛玉慧黠可爱。此篇词锋四溢，如听流莺百啭，清妙绝伦。）别样草虫尽可省漏，昨日母蝗虫，如不点缀，岂非缺陷？”众大笑。余且笑且言，曰：“汝从速绘画，余题跋已成，即名‘携蝗大嚼图’。”众闻语，笑益急，湘云竟仆於地。余亦支持不住，既起，宝玉以目示余，余知鬓发已纷，即往镜台前抿之。复聚议绘图事，宝钗为开颜料及应用之物，累累然一纸，余笑曰：“仅绘一图耳，并水缸、箱子而亦列入，得勿姐姐一时糊涂，竟将己之嫁妆单写上乎？”探春笑曰：“宝姐姐，汝若不拧其嘴，真为无用。”宝钗笑曰：“何须拧，狗嘴焉有象牙！”言际，忽移身近余，以手握余臂，按之床上。余笑曰：“好姐姐，趣怨余，余年较幼，非礼之言，姐姐宜有以教导之。”（前此之不疼，可知后此之疼，亦未可必。）宝钗知余言乃隐射看杂书事，立释余。余笑曰：“毕竟姐姐量宽，若我则未易饶人也。”宝钗笑曰：“巧言利口，无怪众人爱汝，我今亦疼汝矣。”嗟夫！余闻宝钗亲切之言，此为二次矣。余往者恒疑彼待我均为伪意，由今观之，竟为大观园中第一知己，自此以后，不敢再以不肖之心待人矣。

秋深矣，大观园风物亦随秋风而改，枫林落叶，乃如离人堕其胭脂之泪。（最是不堪肠断处，斜阳影里泣秋风。）山畔池边，但见秃枝杈桠，存於斜阳夕照中间，有三五残菊，犹兀然自立，吐其芳艳，然不转瞬，当亦憔悴不堪矣。余每届秋深，旧疾必发，今年因园中宴会较往日略多，酬酢周旋，精疲力竭，以故咳嗽大发，愈不能支，日惟虬居室中，奄奄如冬蛰之虫。外祖母亦常延医切脉，为署滋补之方，实则此等汤药迄无少效。今日宝钗来，见余形容消瘦

，亦戚然寡欢，谓太医所用之药既无效验，不如另觅高手，或者天佑吉人，大功立奏，若徒因循延展，恐非长策也。余摇首曰：“已而，我自知我之病，虽尽集天下名医，亦无可愈之日。姑勿论病时，即观余好时情景，亦可知矣。”宝钗曰：“此言良是。古人谓食谷者生，汝素日饮食过少，不能添养精神，故有此现象。今后尤当勉力加餐，俾血气充满，自可无病矣。”余叹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非人力所能强求。汝不见今年较去年又略沉重耶？”言次，又咳嗽两三次。宝钗曰：“我昨见药方，人参、肉桂似觉太多，虽云益气补神，亦不宜太热。以我思之，先以平肝养气为要，肝火一平，不能克上，脾胃乃无病。脾胃无病，饮食即可养人。每日早起，宜以上等燕窝一两，冰糖五钱，用银罐熬粥食之，滋阴补气，较药为佳。”（和盘托出，心直口快。）余闻言大为感动，曰：“汝平昔待人诚属热心，然我最是多心之人，只疑汝有心藏奸，自前日汝谓杂书不好，并以良言相劝，始知我平日疑汝，皆为错误，自思慈母见背，姊妹俱无，而今年龄已长，竟无一人如汝，肯以金玉之言来相教诲，无怪云丫头倾心佩服。吾往日见彼赞汝，心中犹不受用，今而后始知之矣。尤有一语告汝，汝适所云燕窝粥一事，以我思之，至为不便。自我入府以来，每年旧疾复发时，请大夫，索参桂，已经天翻地覆，若再花样翻新，外祖母、二舅母、凤姐姐等纵不见恼，而底下老婆丫头，则未免尤怨。（写黛玉悲苦之状，人理入情，令人不忍卒读。）汝试观府中诸人，因见老太太爱宝玉与凤姐，尚且虎视眈眈，言三语四，何况于我。矧我又非正经主人，无依无靠，投奔来此，彼等早已厌恶，如再不知进退，岂非使彼等愈加埋怨耶？”宝钗曰：“如是，我与汝境况殆出一辙。”余曰：“汝安能比我！汝又有母亲，又有哥哥，此间又有买卖地土，家中又仍旧有房有地，在此不过亲戚情分，无论大小事，又不沾其一文，欲走便走，欲去便去。我则一无所有，衣食住三者，均与其家姑娘一样，一般小人，岂有不加嫌怨之理。”宝钗忽笑曰：“将来亦不过增出一副嫁妆耳，此时尚无须计议及此。”余闻语，脸一赧，笑曰：“人将以厚道视汝，故掏诚以心中事相告，奈何又以我取笑耶？”宝钗笑曰：“是虽笑话，然亦真情。汝毋忧，我在此一日，当与汝消遣一日，汝倘有委屈烦难，尽可告我。我虽有哥哥，汝亦知之，不过老母在堂，较汝差胜一筹耳。汝适所云，亦可谓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我家燕窝尚有，明日当取以奉赠。”余笑曰：“燕窝虽小，难得汝多情如是。”宝钗曰：“此何足道，我去矣。”言已自去。

余於宝钗去后，仍偃卧榻上，秋风撼树，瑟瑟作声。（窗外芭蕉窗里人，分明叶上心头滴。）风过而雨继之，沥沥淅淅，争扑帘笼。少刻，窗衣渐黑，已近黄昏，雨滴竹梢，更觉凄凉万倍。默思宝钗待余，诚可谓推心置腹，不

独疑忌之心，化为乌有，抑且加以敬爱。但彼在此，亦不过作客，相处之时，又有几何！万一伯劳飞燕，忽自分飞，此后凄凉岁月，恐又只有独自享受耳。思及此，愈觉愀然寡欢，而窗外秋霖，仍滴沥不已。乃挑灯起坐，随取一书阅之，乃《乐府杂稿》，内有秋闺、怨别、离怨等词。阅毕，心绪纷纭，若有所感，因成《代别离》一首，拟《春江花月夜》之格，名其词曰《秋窗风雨夕》。词曰：

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凄凉。助秋风雨来何速，惊破秋窗秋梦续。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挑泪烛。泪烛摇摇爇短檠，牵愁照眼动离情。谁家秋院无风入，何处秋窗无雨声？罗衾不耐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。连宵脉脉复颼颼，灯前似伴离人泣。寒窗小院转萧条，疏竹虚窗时滴沥。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秋窗湿。

吟毕，方欲安寝，忽丫鬟云：“宝玉至矣。”语未已，已见宝玉跨步而入，披蓑戴笠，状若渔夫。因笑曰：“余室胡来渔翁乎？”宝玉笑曰：“汝今日何如？服药否？”言已，卸去蓑衣，脱其箬笠，举灯以向余面，端视久之，笑曰：“今日气色略佳。”余於灯光之下，见其足下尚蹬蝴蝶落花鞋，不觉笑曰：“头上畏雨，乃遮以笠，足下岂独不畏雨乎？”宝玉曰：“此衣原有一套，尚有棠木屐一双，已脱诸门外矣。”余细视蓑衣斗笠，细致轻巧，竟不知何草所编。宝玉曰：“此均北静王所赠，汝如爱，当再往索一套，何如？”余笑曰：“谢汝，吾不须此。且一经戴上，竟似戏中所扮渔婆。”（业盟誓矣，又何讳焉。）语出，忽思及适所说渔翁一语，不觉颜色顿赧，伏案大嗽。俄宝玉忽见余《秋窗风雨夕》词，因取而诵之，大为称赏。余立夺付之火，曰：“此何值一读！”宝玉笑曰：“汝虽焚去，然我默思已熟。”余曰：“余惫甚欲眠矣，汝当去，明日再来。”宝玉探怀出金表视之，曰：“已至亥初，兹亦当寝矣。”因携灯而出，忽又回首曰：“汝若需何物，可告我，当为汝取之。”余曰：“然。”

秋光去矣，天气渐寒。日来兀坐斗室，百无聊赖，幸自服宝钗燕窝后，病象渐有起色，余於此时，诚感宝钗不置也。今日宝钗偕香菱来。香菱，薛蟠妾也，年可十馀龄，容华绝代，聪慧动人，与余侪过从颇密，兹因薛蟠出游金陵，宝钗乃邀入园中，挑灯伴读，助作女红，今日之来，特作外表周旋也。见余即笑曰：“此后相聚之时多矣，苟得暇，务乞教我学诗。”余笑曰：“汝欲学诗，须拜我为师，我虽不通，或可以相授矣。”香菱笑曰：“如是，即拜汝为师，但勿嫌烦恼。”余曰：“是何难，不过起承转合，当中承转，乃成对偶，平对仄，虚对实，实对虚。若果遇有奇句，并平仄虚实亦可不对。”香菱笑曰：“无怪我尝读旧诗，有时对之极工，有时竟有不对，今闻汝言，始知之矣

。”余曰：“词句犹第二事，第一立意要紧，若意趣一真，并词句亦不用修饰，所谓不以辞害意也。”香菱曰：“我极爱陆放翁‘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聚墨多’句，觉真切有趣。”（今之油腔滑调，全无格律者听之。）余曰：“断不宜读此种诗，汝侪因不知诗，所以一见浅近即爱，若一入此等格局，即不能作诗。汝若真心欲学，我此处有《王摩诘全集》，汝先将其五言律一百首，细心摩揣，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七言律，次之再将李青莲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，腹中既先有此三人作底，后再将陶渊明、应、刘、谢、阮、庾、鲍等人诗集一阅，不越一稔，自不愁不成诗翁矣。”香菱笑曰：“既如是，盍以书授我，带归一读。”余遂将王右丞五言律交与香菱，曰：“内中凡经朱笔圈过者，俱为余所选，有一首即读一首，不能领会处，问汝家姑娘即知之。”香菱遂欣然携诗去。

越数日，香菱含笑携书至，欲向余换杜律。余笑曰：“能记若干首？”香菱曰：“凡红圈余均读之。”余曰：“能否领悟？”香菱笑曰：“颇知一二，但是否，尚无把握也。”余笑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香菱曰：“以我思之，诗之佳处，只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。（诗中三昧，不料於此得之。）有时似乎无理，然一经揣摩，竟是有理有情。”余笑曰：“此语似也。但从何处见之？”香菱曰：“吾观其塞上一首，内云：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’澄心一思，烟如何直，日自是圆，直字似无理，圆字又太俗。然合上书一想，又似曾见此景，若欲再易两字，竟百索不得。又有‘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’，白青两字似亦无理。然必须此二字，方形容尽致。又有‘渡头馀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’两句，吾真不审其‘馀’字合‘上’字如何想得来。忆我曩岁入京时，一日停舟芦岸，四顾苍茫，但有古树数株，存於晚炊烟中，青碧连云，馀霞成绮，一种萧条之状，使人黯然魂销。不谓昨读此诗，恍若又在荒江芦荻中，诗之动人乃至如是也”。言际，宝玉、探春均至，及聆香菱之言，均笑曰：“既如是，会心处不远矣。”余笑顾香菱曰：“汝谓‘上孤烟’妙，尚不知此句乃自渊明‘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’脱胎出来。”言已，即以渊明原诗与香菱观之，香菱点头叹赏，曰：“然则上字乃自依依二数字化出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已经得其梗概，毋庸再讲，再讲反离矣。若就此做去，必成佳调。”探春笑曰：“我明日补一柬，请汝入社何如？”香菱笑曰：“姑娘何苦嘲笑，我不过心中羡慕，才学此以为消遣。”探春笑曰：“谁非消遣，岂我辈认真作诗耶！”香菱因又向余假杜律，且央余拟题学作。余曰：“昨夜月光至佳，即以此为题，往作一首，限十四寒韵。”香菱即持去，无何，持稿示余。展而诵之，曰：

月到中天夜色寒，清光皎皎影团团。诗人助兴常思玩，野客添愁不忍观。

翡翠楼边悬玉镜，珍珠帘外挂冰盘。良宵何用烧银烛，晴彩辉煌映画栏。

余笑曰：“立意尚佳，但措词不雅，皆因读诗太少，被其束缚。兹请放胆再作一首。”香菱乃默然返，顾不入室，但徘徊於池边树下，或坐或立，状如癫狂。宝钗等则立山上观之，引为笑乐。少刻，香菱复来，曰：“吾顷又改作一首，务祈教正。”余见其惘惘之状，亦殊怜之，因取而读曰：

非银非水映窗寒，试看晴空护玉盘。淡淡梅花香欲染，丝丝柳带露初干。只疑残雪涂金砌，恍若轻霜抹玉栏。梦醒西楼人迹绝，馀容犹可隔帘看。

读毕，宝钗探春等俱至，索诗阅之。宝钗曰：“造句却佳，但非吟月之作，若於月字下再增一色字，则得矣。”香菱自以为此首已臻绝妙，及闻此，兴况骤低，然又不肯弃置。乃背手步出栏干，立於绿竹之下，挖心搜胆，且行且思，既忽以手捧腮，现为浅笑，未几忽又愀然作悲状。（摹写苦吟之状，令我失笑。）探春隔窗笑曰：“菱姑娘亦当闲闲。”香菱怔曰：“闲字乃十五删韵，得勿误耶？”众大笑。宝钗曰：“斯真成诗魔矣！颦儿造孽不浅。”余笑曰：“圣人谓诲人不倦，彼来问，焉能不说？”李纨笑曰：“吾侪盍携其往藕香榭观画去。”余曰：“善”。遂相率而出，见惜春方偃卧榻上，所绘大观园图，立於壁间，十停已得其三，并有美人倩影点缀其间。因指香菱曰：“凡能诗者，均已上画，汝今亦可列入矣。”顾香菱殊无心欢笑，仍呆然回去。逾日，余方起，忽见香菱欣然出稿示余，曰：“此余梦中所得者，然仍不敢自信其佳也。”（苦吟僧入定得句，将成功。）余亟取读之，曰：

精华欲掩料应难，影自娟娟魄自寒。一片砧敲千里白，半轮鸡唱五更残。绿蓑江上秋闻笛，红袖楼头夜倚栏。博得嫦娥应自问，何缘不使永团？

余笑曰：“词意清新，已获成功矣。”时宝钗等亦至，均赞赏不置。余於此，益爱香菱之聪颖，余不学，雅好好学之人，故於香菱学诗，乐授之。抑余不惟爱其好学，且怜其遇而悯其孤。虽然天下至可怜者，乃为孤苦之人；孤苦之人而独聪颖，又能摇笔吟诗，殊属不祥之事。余今教之，诚不啻造一重孽债也。噫！

●林黛玉笔记卷下

连日气象阴霾，浓云四合，北风猎猎，摧树作声。余知天且雪矣，乃命鹃儿炙炭於盆，与香菱共坐谈诗。少刻宝钗、李纨等亦至，笑曰：“颦丫头诚可谓诲人不倦。”余笑曰：“最好围炉共话诗，今日天气略寒，围炉相对，故不觉其絮聒也。”李纨曰：“香菱诗近日大有进境，吾侪诗社又增一健将矣。”言次，忽见老嬷数人匆匆入，笑曰：“太太处有客至，姑娘、奶奶趣认亲去！”李纨笑曰：“是何语！究为谁亲戚乎？”老嬷笑曰：“我原不识，但闻奶奶两妹俱至，犹有一人，闻为薛大姑娘之妹，又有一位爷，则薛大爷阿弟也。

”宝钗曰：“得勿吾家薛蝌携其妹来此乎？”因相率而出。及至二舅母室中，则见钗光鬓影，群聚一室。询之，一为大舅母家嫂嫂暨其女岫烟；一为李纨寡婶暨其女李纹、李绮；一为薛蟠从弟薛蝌暨其妹宝琴，缘宝琴幼字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媳，此来则为发嫁也。三家原不相识，因中途泊舟一处，彼此叙谈，始知为亲戚，故三家搭帮同行。此外尚有一人，即凤姐之兄王仁也。众见礼毕，欢忭异常，外祖母笑容本未尝一去其颊，至是乐益不支。（凄凉人偏逢热闹事，真不觉顿有此感。）李纨、宝钗与彼等，本久别重逢，各叙离衷，自有许多叙述。余见状，不禁又动身世之感，思彼等俱有亲眷，俱有姊妹，亲亲密密，何等欣欢。己则一身无倚，形影相依，双眼眈眈，徒看人家锦烂。嗟夫！不幸哉！余诚天下第一不幸之人也。思及此，心乃一酸，亟搥衣回潇湘馆，对景凄凉，不觉大哭。宝玉似知余情，亦追踪至，温存宽慰，无微不至，余见其殷殷之情，心良感之。

薛宝琴华年十五，丰容盛鬋，国色也。李纹、李绮，年与宝琴适相上下，丰姿绰约，亦才容俱绝。惟邢岫烟幽闲贞静，不若彼等高华耳。外祖母於此数人中，爱宝琴尤甚，且使二舅母认为义女，日与外祖母起居一处，一切待遇，无殊己之孙女。李纹、李绮则住稻香村。邢岫烟与迎春一处。於时史湘云叔父适迁委外省，须挈眷出京，外祖母不忍俊湘云远离，又迎之来府，与宝钗同住蘅芜院。从此大观园中愈增热闹，帘前斗草，栏外调鹦，或相携於晚风骀荡之中，或高歌於凉月初升之候，熙熙然固一极乐世界也。重帘不卷，宝鼎香浓，独坐兰闺，煞无聊赖。适宝玉至，相与往蘅芜院，至则湘云、宝琴等俱在。宝琴身披鸭顶绿毛斗篷，金翠辉煌，令人目眩。湘云笑曰：“此衣初不易得，老太太竟举以赠汝，足知爱汝至矣。”言次，琥珀忽入，笑顾宝钗曰：“老太太适云，姑娘於琴姑娘，请勿过於拘管，彼欲如何便如何，苟有所需，告老太太可也。”宝钗笑应之，旋推宝琴曰：“吾诚不知汝几生修到，竟投入老太太之心坎，趣去，免在此委曲。吾殊不自信，吾何事不如汝。”湘云笑曰：“宝姐姐，汝虽戏言，却有人真有此心。”（宝钗虽是戏言，然其视宝玉之恋黛玉，却真有是心，特借宝琴发之耳。）琥珀大笑曰：“吾知之，即彼是也。言已，以手指宝玉，宝钗、湘云笑曰：“否。（宝玉偷视黛玉，具见深情，第错认黛玉，故终至负心也。）彼非此种人也。”琥珀又指余曰：“然则，即为彼也。”湘云无语，宝钗笑曰：“否否，我之妹妹，彼之怜爱较我尤甚，何至相恼乎？勿信云儿混说。”宝玉闻语，频向余偷视，若恐余闻此又生愤慨之心。实则此戏言耳，何至猜忌。且余与宝钗芥蒂之心已释，宝琴又聪明伶俐，自幼读书，其视余也，较他人尤其亲切，即老太太十分疼爱，又何预於我。然则宝玉误矣。（黛玉乃直心人，安得不为人所算。）

俄宝钗等往薛姨妈房中去。余亦归室。宝玉随之至，笑顾余曰：“余虽曾读《西厢记》，然有一语我实不解，兹为妹言之可乎？”余闻言，知必有故，因笑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曾忆《闹简》内有云：‘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？’此句本现成典故，但‘是几时’三字殊饶深趣。我今欲问汝，究是几时接了案乎？试为我解之。”余闻言，知彼乃指宝钗，不期失笑，曰：“此三字一问，实臻妙境，今日汝举以问我，则尤妙也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先只疑我，今汝亦无言可答矣。”余笑曰：“谁知彼竟是好人，我素日以为彼好藏奸，窃尝恶之。（彼此问答，均各不言而喻，可算心心相印。）由今以观，过乃在我，而不在彼。”因自错说酒令，宝钗如何劝我，以至馈送燕窝，病中所谈之事，一一述告宝玉。（黛玉错认宝玉，且错认宝钗，一往情痴，殊堪痛惜。）宝玉始知原故，因笑曰：“我终日疑惑，正不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，今闻汝言，始知自‘小儿家口没遮拦’上接了案也。”於时宝玉又言及宝琴，余自顾孑然一身，不免又动悲感，心中酸楚，乃迸为热泪，似欲偷沁眼角而出。宝玉劝曰：“汝又自寻烦恼，汝试自观，今年更比去年瘦矣。”余叹曰：“人生到此，瘦又奚碍！”言已又哭。宝玉曰：“我思汝亦当自为保养，何苦每日必寻事哭泣，一若不哭泣即不能了此一日事者，果何故哉？”余拭泪曰：“汝尚不知，我近来但只觉心酸，眼泪却比去年减少，盖至泪枯时节矣。《西厢》云：‘眼中流血，心内成灰。’我恰似之。”宝玉闻言，俯首一喟。（种玉无缘，还珠有泪，伤哉！颦卿其泪少，其病益深矣！）

於时忽见李纨丫鬟至，谓天已雨雪，奶奶请商议明日作诗。宝玉大喜，亟催余同去。余见地已着雪，即取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易之，又加套大红羽绉白狐皮鹤氅，系以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宫绦，头上冠以雪帽。妆毕命宝玉为余端视，宝玉笑曰：“美哉！美哉！”因与踏雪至稻香村。（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？”宝、黛斯时景况，仿佛似之。）时姊妹行均至，均衣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，惟李纨独穿一件多罗呢对襟褂，宝钗则衣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丝鹤氅，最后史湘云至，乃穿外祖母所与貂鼠脑袋面子、大毛黑灰里子大褂，冠以挖云鸦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，又围以大貂鼠风领。余见而笑曰：“孙行者来矣。”湘云笑脱其褂曰：“汝侪见我内衣，当更觉可笑。”众观其内穿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袖掩襟短袄，内里一件水红妆缎狐肱褶子，腰中束以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，足下蹬鹿皮小靴，益显其蜂腰猿背，鹤势螂形。余笑曰：“吾从未见女儿家好作小子装束。”众笑曰：“彼作小子装束，原较女儿更为俏丽也。”湘云曰：“趣商议作诗，何苦预他人事。”又曰：“谁为东道主乎？”李纨曰：“主意本我所出，因昨诗社正日已过，再等正日又太远，适天已下雪，不如请众凑一社，既可为远客接风

，又可以完我侪社课。汝侪以为何如？”宝玉曰：“如此甚好，但今日太晚，若到明日，雪霁又无趣。”众曰：“现愈落愈大，明日未必晴，即晴，有此一夜，亦足赏矣。”李纨曰：“我此处虽好，又不如芦香亭，我已命人去笼地炕。老太太未必高兴来，但送一信至凤姐处可矣。”众应诺。（带金挂玉最碍黛玉之心，李婶娘偏又语此，吾知黛玉心中必顿生无限感想。）

次日晨起，推窗视之，雪已尺余深矣。乃命紫鹃舀水，盥漱毕，迳往外祖母处早膳。湘云因见席间新鲜鹿肉，乃与宝玉向凤姐索取一块，送往园中，以备自己烹食。余见而笑之。俄餐毕，同来园中，与珠大嫂等酌议，出题限韵。独宝玉、湘云不至，余笑曰：“彼二人实难相聚一处，若在一处，必生出多少枝叶。此时定同去算计一块鹿肉矣。”言次，李婶娘至，笑问珠大嫂曰：“何以一位带玉哥儿与一位带金麒麟姐儿，如此干净清秀，偏能啖食生肉？噫！生肉可得而食耶？”众均失笑。余曰：“此乃云丫头闹来，果不出我所算。”珠大嫂等亟出，找住宝玉、湘云笑曰：“尔等果欲食生肉者，可随我到老太太处，即为一只生鹿撑病，与我无涉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岂有此事！烧好食耳。”言次，老婆子等已将铁炉、铁叉、铁丝蒙等物携来。珠大嫂等随即入室，无何，平儿至，谓凤姐有事缠身，未得附会。湘云笑曰：“然则汝可留此食肉矣。平儿因为褪下手镯，同坐烹食。顷之，珠大嫂与探春已将题韵拟定，来催宝玉、湘云。湘云时正狂饮大嚼，笑曰：“若非食此，断不能作诗。”时宝琴亦至，身披凫靥裘，悄立笑视，湘云起让同尝，宝琴笑辞。宝钗曰：“汝试尝之，其味极美。汝林姐姐祇因身体孱弱，食难消化，不然，彼亦嗜此。”宝琴遂为染指，亟称鲜美。一时湘云、宝琴、宝玉、平儿等，围炉赌饮，欢悦逾常。忽凤姐房中小丫鬟来召平儿，平儿竟以湘云之命，回复不去。有顷，凤姐亦身披斗篷，踏雪而至，笑曰：“汝侪食此佳味，竟吝而不告我耶？”言毕，亦同坐下。於是绿蚁新醅，红泥小火，钗光鬓影，群绕争鲜。（褪下手镯，为下文失镯张本。）余笑曰：“何处来此一群乞儿，今日芦雪亭遭劫，竟是云丫头罪首矣。（湘云豪爽清高，令人向往不置。）我当为此亭放声一哭！”湘云冷笑应曰：“井蛙语海，少见多怪。是真名士自风流。如汝辈妆点山林大架子，假号清高，真令人见之当作三日恶。吾侪此时虽腥膻大嚼，转瞬还是锦心绣口。”宝钗笑曰：“回来如无好句，非将鹿肉重为掏出不可。”众均一笑。（假名士装腔做势，观此能无汗颜。）

霎时间，杯盘狼藉，群起盥手。忽平儿手镯遗失一支，遍寻不获，众均异之。凤姐笑曰：“此物去向，我已知之。汝侪趣作诗去，不三日当出现矣。但我有一言，老太太谓又离年近，正月间当作几首灯谜，大家取乐，不审芳意如何？”众曰：“善”。於是同来内间，仰视壁上，已将诗题韵脚格式贴出，乃

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，限二萧韵。但后面尚未列定次序，众均推让。宝钗曰：“到底分出次序才是。”便令众拈阄为序，起首恰是珠大嫂，然后按序开出。凤姐笑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亦胡诌一句在上如何？”众笑曰：“更妙。”宝钗因於稻香老农之上，添一凤字。凤姐思索半日，笑曰：“汝侪勿哂，我有一句极粗语。”宝钗笑曰：“试言之。”凤姐笑曰：“我想天欲雨雪，必起北风，昨夜北风猎猎，一夜未止。我有一句，即是：“一夜北风紧”，不知可否？”众闻言，相视笑曰：“此句虽粗，却是善作诗者起法，且留下多少地步与后人，就以此句为首可矣。”言次，凤姐与李婶娘、平儿均辞出。珠大嫂将凤姐一句写完，援笔续曰：“开门雪尚飘。入泥怜洁白，”香菱续曰：“匝地惜琼瑶。有意荣枯草，”探春曰：“无心饰萎苗。价高村酿熟，”李绮曰：“年稔府粮饶。葭动灰飞管，”李纹曰：“阳回斗转杓。寒山已失翠，”岫烟曰：“冻浦不生潮。易挂疏枝柳，”湘云曰：“难堆破叶蕉。麝煤融宝鼎，”宝琴曰：“绮袖笼金貂。光夺窗前镜，”余应曰：“香粘壁上椒。斜风仍故故，”宝玉吟曰：“清梦转聊聊。何处梅花笛？”宝钗曰：“谁家碧玉箫？鳌愁坤轴陷，”吟毕，亟命宝琴续，湘云忽接曰：“龙斗阵云销。野岸回孤掉，”宝琴曰：“吟鞭指灞桥。赐裘怜抚戍，”湘云扬眉挺身曰：“加絮念征徭。坳垤翻夷险，”宝钗连声叫妙，因联曰：“枝柯怕动摇。皑皑轻趁步，”余应声续曰：“剪剪舞随腰。苦茗成新赏，”吟次，恐为湘云所续，因推宝玉，宝玉含笑吟曰：“孤松订久要。鸿泥从印迹，”宝琴随即续曰：“林斧或闻樵。伏象千峰凸，”湘云枪声吟曰：“盘蛇一迳遥。花缘经冷结，”余与众等均赞美，探春因吟曰：“色岂畏霜凋。深院惊寒雀，”时湘云举茗正饮，乃被岫烟续曰：“空山泣老鸱。阶墀随上下，”湘云亟吟曰：“池水任浮漂。照耀临清晓，”余联曰：“缤纷入永宵。诚忘三尺冷，”湘云含笑吟曰：“瑞释九重焦。僵卧谁相问，”宝琴亦笑吟曰：“狂游客喜招。天机断縞带，”湘云又应曰：“海市失鲛绡。”余不容其道出，即曰：“寂寞封台榭，”湘云笑应曰：“清贫怀箪瓢。”宝琴亦不容情，即曰：“烹茶水渐沸，”湘云连笑吟曰：“煮酒叶难烧。”宝玉亦笑曰：“没帚山僧扫，”宝琴亦笑曰：“埋琴稚子挑。”湘云狂笑不禁，随吟一句，不辨为何。余等笑曰：“究为何语乎？”湘云曰：“石楼闲睡鹤，”余高声嚷曰：“锦罽暖亲猫。”宝琴曰：“月窟翻银浪，”湘云即对曰：“城霞隐赤标。”余曰：“沁梅香可嚼，”宝钗笑谓妙极，因吟曰：“淋竹醉堪调。”宝琴曰：“或湿鸳鸯带，”湘云连续曰：“时凝翡翠翘。”余曰：“无风仍脉脉，”宝琴对曰：“不雨亦潇潇。”余推湘云速联，湘云伏倒宝钗怀中，痴笑不语。余曰：“法亦有才尽力穷时矣。”宝钗亦捉其腕，推曰：“今亦只如闷口葫芦耶！汝欲炫才，盍将二萧韵用完。”湘云

起身，笑曰：“此并非作诗，竟是抢命耳。”众均一粲。探春即将各人联句，一一缮好，因谓尚未结住，李绮姊妹因即续曰：“欲志今朝乐，凭诗祝舜尧。”余等评论一回，惟湘云最多，因笑曰：“此是一块鹿肉功劳矣。”珠大嫂曰：“逐句评去，却还一气，只是宝玉又作刘蕢矣。”因命宝玉往栊翠庵妙玉处，折红梅一枝以罚，宝玉欣诺。余与湘云同斟暖酒一樽，与其压寒，宝玉饮毕，冒雪而去。珠大嫂欲命人与其同往，余曰：“不必，有则反令其不安矣。”珠大嫂随命丫鬟将美女耸肩瓶取出贮水，预备插梅，笑曰：“良会不常，好花难得，汝等当吟红梅矣。”湘云即请先咏，宝钗不可，因谓：“今日惟汝最多，宝玉既自言不善联句，不如将此罚彼。”余曰：“善。但我尚有一议，今日联句不够，莫若拣少数诸人，各咏一首。”宝钗笑曰：“适间邢、李三位屈才，况属来宾，琴儿与颦儿、云儿皆占多数。於今吾侪一概搁笔，让彼三人各咏一首。”珠大嫂曰：“绮儿不大善此，还让琴妹妹可矣。”宝钗曰：“诺”。因言即用红梅花为韵，每人七律一首，邢大妹妹得红字，李大妹妹得梅字，琴儿得花字。珠大嫂曰：“独使宝玉漏网，终非余愿。”湘云笑曰：“我有一极善办法，何不命彼作‘访妙玉乞红梅’诗一首，不更有趣耶！”余曰：“善”。（宝玉乞红梅，珠大嫂欲遣人同去，是直心人，黛玉不欲令人同去，是慧心人，各样心肠，各自好看。）言次，宝玉手擎红梅一枝，翩跹而入，丫鬟连代接过，探春又斟暖酒一樽，递与饮毕。适袭人送来狐腋皮褂一件，宝玉服竟，湘云即将前议告知宝玉，宝玉极为同意，但求勿再拘韵。众曰：“可”。余等因同赏梅，只见老干槎杈，约有二尺馀高，傍有一枝，足长二尺。其间小枝分歧，或如蟠螭，或如僵蚓，或孤削如笔，或密聚如林，绛萼著霜，琼英缀雪，真不知几生修得到也。有顷，岫烟、李纹、宝琴诗均脱稿，递与余等共视。其诗曰：

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喜笑东风。魂飞庾岭春难辨，霞隔罗浮梦未通。绿萼添妆融宝炬，缟仙扶醉跨残虹。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浓淡由他冰雪中。邢岫烟

白梅懒赋赋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。冻脸有痕皆是血，酸心无恨亦成灰。误吞丹药移真骨，偷下瑶台脱旧胎。江北江南春灿烂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李纹（妙玉尘心未净，且甚爱宝玉，前者品茶栊翠庵时，妙玉曾云，宝玉独自来此，则不给茶吃，何以红梅花，宝玉一人去偏能折来，且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？是知前云不给茶吃是假撇清，此次分送红梅，亦是假掩饰。黛玉记此，而乃道谢宝玉，已观其微矣。）

疏是枝条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。闲庭曲槛无馀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疑色相差。薛宝

琴

余等阅毕，各为赞美，并以宝琴一首为尤妙。宝钗笑曰：“汝侪镇日戏余不足，又思笑彼耶！”因催宝玉速作，宝玉笑曰：“造成数语，忽聆佳作，阳春白雪，令人醉倒，真如小巫见大巫，神气都尽矣，奈何？”湘云笑执铜火箸戏击手炉，催曰：“若鼓绝不成，当更罚！”宝玉勉成七律一首，余代写出，曰：

酒未开樽句未裁，寻春问腊到蓬莱。不求大士瓶中露，为乞霜娥槛外梅。入世冷挑红雪去，离尘香割紫云来。槎桎谁惜诗肩瘦，衣上犹沾佛院苔。

写毕，笑曰：“起句平平，接联亦只小巧，以此求试，无怪孙山外长宜汝题名处也。”语次，忽小丫鬟入报曰：“老太太至矣。”余等同出相迎，则见外祖母身披斗篷，头带灰鼠暖兜，乘小竹轿，上撑青油绸伞，鸯鸯等五六人环绕而来。余等迎入，珠大嫂亟为捧过手炉，探春另换一副杯箸，斟上暖酒。外祖母亦略进食，因问余等作何勾当，群以作诗对。外祖母曰：“不如作几首灯谜有趣。”众颌之。有顷，外祖母谓此间潮湿过甚，不宜久坐，招余往惜春处观画。余等遵命随往，过藕香榭，出一夹道，至西过街门，楼外嵌有“穿云”二字，楼内嵌有“度月”二字，字迹道劲，形类蝌蚪。门尽登堂，堂南向，外祖母下舆，惜春亟出迎，进后廊卧房之暖香坞。猩红帘卷，温气宜人，煦煦然大非芦雪亭萧瑟气象。入室分坐。外祖母与惜春絮聒半晌，忽见凤姐身披紫羯绒褂，含笑而入，又与外祖母唠叨一回。知晚膳已备，因随外祖母同出，穿夹道，之东门，粉墙高耸，雪光如银，炫人眉睫。忽见宝琴披凫靥裘，遥立山脊，旁一丫鬟斜抱红梅一枝，风致翩翩，望之疑为神仙中人。外祖母遥指，笑曰：“汝看此等人物，此等衣裳，又有此等冶艳梅花，两相映合，其为藐姑仙子耶！”余等对曰：“殆如老太太房中仇十洲所画《艳雪图》。”外祖母摇首笑曰：“那能及此。”言次，又见宝琴身后转出一人，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，与此绝白之雪光相争耀，愈增彩焕。外祖母亟问为谁，余等应曰：“宝玉。”俄宝玉、宝琴同至，并谓适间往栊翠庵，妙玉竟将红梅各馈一枝，已命人送去。余等略一道谢，遂同往外祖母处就餐。

越日天霁，余梳洗毕，又来外祖母室中。时姊妹行均在座，外祖母因嘱惜春年底勿论如何，必将大观园图画好，并将昨日琴儿与丫头亦须照式写出。惜春闻言，似觉费手，凝神呆立，若有所思。余等相视，笑曰：“兹又增一难题矣。”珠大嫂曰：“何苦预他人事。昨日老太太命作灯谜，何不预为之，我已编成《四书》两首，绮儿、纹儿亦已各成一首，但不知佳否？”余等因请念出，珠大嫂念曰：“‘观音未有世家传’，打《四书》一句，”湘云连应曰：“在止於至善。”宝钗笑曰：“急性儿，汝亦试思，‘世家传’三字是何实

意，又来抢命耶！”余笑曰：“想是‘虽善无徵’。”众曰：“然”。珠大嫂又曰：“一池青草草何名。”湘云又应曰：“一定是‘蒲芦也’。”众笑曰：“然。”珠大嫂又代李纹曰：“‘水向石边流出冷’，打一古人名。”探春曰：“想是山涛。”众均点头。珠大嫂又曰：“绮儿是一萤字，打一字。”余等思索一遍，莫得其解。半晌，宝琴笑曰：“此字立意深妙，不知是花字否？”珠大嫂曰：“然。”众问曰：“萤与花何干？”余笑曰：“妙极，妙极，萤非草所化耶？”众均会意。宝钗笑曰：“此等虽好，只恐深刻太过，难适老太太意，不如改作几首浅近俗物，雅俗共赏为妙。”众曰：“善”。湘云搔首沉思曰：“我已编成一支‘点绛唇’，却是俗物，汝等试猜。”众听其词曰：（作灯谜小事耳，宝钗必求合乎贾母之意，可见其平日处心积虑，思结贾母之欢心，而争宝玉於无形也。）

溪壑分离，红尘游戏，真何趣？名利犹虚，后事终难觅。（猴儿如是，吾侪人类，何莫不然。世之挣扎过甚者，盍一视此。）

众均不解，有猜和尚者，有猜道士者，有猜偶人戏者。宝玉笑曰：“均不妥，以我思之，必为耍猴儿。”湘云曰：“然”。余等笑曰：“前半颇似，末句不知作如何解？”湘云笑曰：“世间耍猴，谁非剃下修尾耶？”众为哄堂。宝钗亦编成一首，随念曰：

缕檀镌梓一层层，岂系良工堆砌成？虽是半天风雨过，何曾闻得梵铃声。（宝钗灯谜似是树上松球。）

念毕，宝玉亦念其一首曰：“天上人间两杳茫，琅玕节过谨提防。鸾音鹤信须凝睇，好把欵欵答上苍。”（宝玉灯谜似是风筝琴，俗名鹞鞭。）余适亦编成一首曰：“騶駟何劳缚紫绳？驰城逐堑势狰狞。主人指示风云动，鳌背三山独立名。”探春亦成一首，方待念出，忽宝琴曰：“我有十首怀古诗，均系少日经过古迹，诗虽粗鄙，却暗隐俗物十件。诸姊妹请赏一猜。”（黛玉灯谜似是走马灯。）余等即请写出，宝琴一挥而就，递与余等传视，曰：

赤壁怀古（赤壁怀古，似是五月间各地所烧纸龙船。）

赤壁沉埋水不流，徒留名姓载空舟。喧阗一炬悲风冷，无限阴魂在内游。

交趾怀古（交趾怀古，似是马上招军，俗名喇叭。）

铜柱金城振纪纲，声传海外播戎羌。马援自是功劳大，铁笛无烦说子房。

钟山怀古

名利何曾绊此身，无端被诏出凡尘。牵连大抵难休绝，休怨他人嘲笑频。

淮阴怀古

壮士须防恶犬欺，三齐位定盖棺时。寄言世俗休轻鄙，一饭之恩死也知。

（钟山怀古似是耍猴儿。）

广陵怀古

蝉噪鸦栖转眼过，隋堤风景近如何？只缘占尽风流号，惹得纷纷口舌多。
(广陵怀古似是柳絮。)

桃叶渡怀古

衰草闲花映浅池，桃枝桃叶总分离。六朝梁栋多如许，小照空悬壁上题。
(青冢怀古似是匠人墨斗。)

青冢怀古

黑水茫茫咽不流，冰弦拨尽曲中愁。汉家制度诚堪笑，樗栎应惭万古羞。

马嵬怀古

寂寞脂痕积汗光，温柔一旦付东洋。只因遗得风流迹，此日衣裳尚有香。
(蒲东寺怀古似是红天灯。)

蒲东寺怀古

小红骨贱一身轻，私掖偷期强撮成。虽被夫人时吊起，已经勾引彼同行。
(梅花观怀古是纨扇。)

梅花观怀古

不在梅边在柳边，个中谁拾画婵娟。团圆莫忆春香到，一别西风又一年。
(宝钗处处假正经，乃至此二首灯谜，亦作此假道学语，可恨已极。)

众阅毕，率赞奇妙。独宝钗笑曰：“前八首均系史鉴所有，后二首似觉无据，吾侪不大会解，不如另作二首为佳。”余应曰：“法亦太胶柱鼓瑟，矫揉造作矣。两首於正史虽无考，不知其底蕴，岂两出戏曲亦未听过耶！”探春曰：“然”。珠大嫂亦曰：“此不过琴妹妹少日经过地方，虽此二事无考，天下事无非以讹传讹，每见好事者，竟故意造出古迹以愚人。即如关公坟墓，我那年来京之际，得见数处，关公一身事业皆是有据，何得有如许坟墓？自是后人敬爱其人，即从此敬爱上穿凿附会，亦是人情不免。至於《广舆记》所载，又不独关公为然，凡古来有名望人，其坟墓庙宇几补无处不有，其余无考据之古迹，更不可胜记。此二首诗虽言无考，凡说书演戏无不叙来历，妇孺皆知。又并非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词曲，恐为邪书，有伤风化。余意似无须改。”宝钗不能对。余等遂同猜其谜底，半晌不解。因同起晚餐，适有人回二舅母，谓袭人之母抱病垂危，其兄花自芳恳恩暂假归省，二舅母慨然许可。未几，袭人母竟死。（珠大嫂侃言正论，直足夺假道学之气，宜宝钗之垂头莫对也。）

自薛、李、邢诸姊妹来后，大观园中顿增一种极乐景象，连朝围炉赌咏，击钵催题，或割半味之甘，或共一花之赏，毡帘夕设，冰盏晨敲，几无少间。余虽夙昔善病，而得与彼辈樽酒流连，亦觉彩兴勃发，抑郁潜消。一日，宝

钗姊妹并岫烟同来余室，熏笼围座，谈笑正剧。忽宝玉亦跨步入，笑曰：“好一幅《冬闺集艳图》也。”言次见余暖阁中玉石盆内，单瓣水仙一盆，极力称赞，因问昨日何以未见。余笑曰：“此系汝家大总管赖大奶赠与宝琴，余乃宝琴所转赠耳。汝如爱此，余更举以相赠，如何？”宝玉笑曰：“焉敢割人所爱。”余曰：“非此谓也。我镇日服药为生，药炉中火无时少熄，那更禁花气相薰。况且药气氤氲，反将花香搅坏，不如赠汝，此花生受多矣。”宝玉因曰：“吾侪明日社课，又有好题目矣，就咏蜡梅、水仙。”余笑曰：“已而，作一回，罚一回，不如藏拙为妙。”言毕，以指划面以羞之。宝玉笑曰：“何苦戏我！”宝钗笑曰：“汝自不知羞，尚何言哉？”又曰：“下次我邀一社，四首诗，四阕词，头一诗题咏《太极图》，限一先全韵五言排律。汝等以为如何？”宝琴笑曰：“如此竟非起社，分明是难人，就使强扯成篇，不过颠来倒去，将《易经》翻出生填，究竟有何趣味？曾记余八岁时，随余父往西海沿买洋货，遇一真真国女子，三五年华，其仪容妆束，与西洋美女画无异。黄发垂围，满头堆带珊瑚、玛瑙、猫儿眼、祖母绿诸珍物，身穿金丝所织锁甲洋锦袄袖，腰带倭刀，无非镶金嵌宝。群言其尤通中国书籍，并善诗词，因此余父央人求书，字迹韶秀，即其所作五言律句一首。”宝玉曰：“盍与吾侪一观。”宝琴笑曰：“此在金陵收藏，将何处寻找耶？”余拉其臂，笑曰：“汝勿欺余，余固知汝此次之来，此等物件未必放在家中，此时又打诳语，余断不信。”宝琴双颊红晕，低头微笑。宝钗笑曰：“颦儿惯好作此等语，使人无言可对，亦太伶俐过矣。”余笑曰：“既带来，就给吾侪见识可矣。”宝钗笑曰：“如许箱笼，知在何处，俟后日清理出来，再看如何？”又向宝琴曰：“汝如记得，盍念出，吾侪一听。”宝琴曰：“善”。宝钗又使丫头请湘云、香菱至，宝琴先告其原委，再念曰：

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。乌云蒸大海，岚气接丛林。月本无今古，情缘自浅深。汉南春历历，焉得不关心？（准备着千言万语，到相逢，一句也无。宝、黛见面时，每多如此。盖凡能尽情倾吐者，俱非情之至也。）

念毕，群争赞异。余曩思文字之盛，推余中夏，此外穷屿孤岛，率多獐獐狃狃，冥顽无知。而今竟有此缠绵温丽之能诗女子，可知造物生才，原无畛域。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。”余讵能长以肉眼相天下人哉！顷之，二舅母遣人来召宝玉，众遂辞出。宝玉独迟迟在后，似欲与余语，余曰：“袭人何时可归？”宝玉曰：“当俟送殡后。”余此时，忽觉寸心怦怦，有千万衷肠郁结欲吐，半晌，竟不能作一语。既乃笑曰：“明日再谈。”语出，宝玉亦若未闻，时方痴立阶前，垂首若有所思，既而回身问余曰：“迩来夜长甚，汝一宵咳嗽几次？醒几次？身子近觉如何？”余曰：“昨日稍愈，只嗽

两遍耳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我有一紧要语告汝。”言次，挨身近余曰：“我想宝姐送汝燕窝。”一语未竟，忽赵姨娘至，连问余好。（挨身近语，复使眼色，赵姨娘能不心疑？颦卿真是贻人口实。）余知其方自探春处来，亟陪笑迎之，并以目示宝玉，宝玉会意，怅然迳去。

岁月不留，韶光如驶，蓬蓬腊鼓，转瞬又岁除时矣。贾府祭奠之盛。为余素见，然尔时作客者，只余与宝钗二人，异乡风味，只令人悲。今得与薛、李、邢诸姊妹群相过从，情既相亲，趣亦弥永，遂得畅观其盛。是日，由余外祖母以次，凡有封诰者，均按品级著朝服进宫，朝贺毕，然后同来家祠。是祠在宁府之西角另一院子，黑油栅栏，内五间。大门上悬一匾，颜曰“贾氏宗祠”四字，旁书“特晋爵太傅前翰林院掌院事王希献书。”两边长联一幅，联曰：

肝脑涂地，兆姓赖保育之恩；功名贯天，百代仰蒸尝之盛。

亦是太傅所书。入院，白石甬道，两旁苍松翠柏，倍极萧森。月台上设古铜鼎彝等物。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，颜曰“星辉辅粥”，左右亦有短联一幅曰：

勋业有光昭日月；功名无间及儿孙。

正殿前，悬一方闹龙填青匾，颜曰“慎终追远”，两边亦有短联一幅曰：已后儿孙承福德；至今黎庶念宁荣。

俱属御笔。内间灯烛辉煌，锦帐绣幕，贾府中人两傍鹄立，敬舅主祭，赦舅陪祭，珍歌献爵，琏哥等献帛，宝玉捧香，贾菖等展拜垫，守焚池。青衣奏乐，三献爵，兴拜毕，焚帛奠酒。礼毕，乐止，退出。群随外祖母来正堂，堂上悬荣、宁二公遗像，皆系披蟒腰玉，两旁并几轴列祖遗真，须眉飒飒，大有生气。贾荇、贾芷等，从内仪门挨次列站，直至正堂廊下。槛外为余敬舅、赦舅等。槛内为各女眷，余等即随三春姊妹亦在槛内，其馀家人厮仆皆在仪外门。每一菜至，传至仪门，贾荇、贾芷接过，按次传至阶下敬舅手中。贾蓉系长房长孙，独伊随诸女眷在槛内，每敬舅捧菜至，传于贾蓉，贾蓉又传其后娶之妻，又传凤姐、尤大嫂等，直至供桌前，方传於余二舅母，二舅母即传於外祖母，外祖母方捧至案上。邢大舅母在供桌之西，东向立，同外祖母供放，直将菜饭汤点茶酒传完，贾蓉方退出，归於贾芹阶位之首。当时凡从文旁者，敬舅为首；次从玉旁者，珍歌为首；再次从草头者，贾蓉为首。左昭右穆，男东女西。俟余外祖母拈香下拜，众等方齐跪下，几将五间大厅，三间抱厦，内外廊檐，阶上阶下，两丹墀内，花团锦簇，塞无余地。鸦雀无声，只听锵铿丁当，金铃玉佩，微微摇曳之声，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声。一时礼毕，敬舅、赦舅等亟退出，至荣府，专候与外祖母行礼，我侪则随往宁府。时尤大嫂房中铺满红

毡，当地放一象鼻三足泥鳅镏金珐琅大火盆。正面炕上，铺一新猩红毡，并设大红彩绣云龙捧寿靠背、引枕、坐褥，外另有黑狐皮褂子，白狐皮坐褥，请外祖母坐下。两边又铺皮褥，让外祖母一辈两三妯娌同座，下边小炕亦铺皮褥，让邢、王舅母等同座。其余两面相对，十二张雕漆椅上，均系一色灰鼠椅搭小褥，让余等分座。凤姐与珠大嫂并贾蓉媳妇等，均在地下伺候。顷之，茶毕，外祖母乘兴而归，余等围随，同来荣府。外祖母之正室，亦是锦裯绣褥，焕然一新。当地火盆内，焚松柏香、百合草，袭人鼻观。一时贾府上下，长幼男女，并余等姊妹同行礼毕，然后分押岁钱，并荷包、金银钗等物，摆合欢宴，献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毕，外祖母始进内，众等渐次散出。是夕人声杂沓，笑语喧阗，爆竹烟火，绎络不绝。至次日五鼓，外祖母等按品大妆，入朝庆贺毕，又至宁府，祭过列祖，大家又行礼一次，始完。自此日后，各处亲友请酒听戏，往来不断，无可纪述。但余尝闻先民有言，世禄之家，鲜克有礼，而贾府此次诸事，亦觉循规蹈矩，井井有条，不知系由衷欤？抑系伪饰欤？则余不得而知。（贾府几无乾淨人，想黛玉早已窥之，此则评断模棱，盖为其所居者讳也。）

元旦后，贾府宴会乃无虚夕。回忆余幼时，每逢新春岁首，贺客盈门，余父母恒携余至庭前，授以月明花粲之曲，其热闹正不减於今日之贾府，今忽忽已十年於兹矣。此十年之光阴，直同一瞬，而余家兴替，亦因是而易，在往昔所视为极乐之元旦日，至是适成余伤心之辰，虽然，余今年今日，尚在世间度此伤心之辰，来年来日，能否再在世间度此伤心之辰，尤不可知。岁月如流，红颜易谢，奈之何哉！（曩余在韶龄，颇负盛名，而且家庭无故，心地欢欣，海阔天空，睥睨一世。今则家庭破碎，故我依然缅怀宿昔，不禁怅惘。颦卿记此，或亦涕不可抑也，伤哉！）

千门月度，九陌灯连，忽忽又是上元节矣。余因日忙於酬醉，致精神困惫，无力支持。且余於纷华热闹之中，愈增身世凄凉之感，读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句，尤觉潜然泣下。嗟夫！造物生人，何故低昂其命运？试遍观大观园中，如宝钗、宝琴、湘云等，谁非福慧双修，荣华俱备？独於余也，既靳其天伦之乐，复绝其立锥之地，飘萍断梗，无以为生，四顾茫茫，如濒绝境。外祖母虽怜余，爱之如擎珠掌上，顾余女子也，安能久住於此。且外祖母风烛年华，享受世间幸福，能有几年，外祖母一瞑目，余势不得不舍此他去，顾余又向何处去哉！余年已长，余诚不能自讳，终须归於一人。然余双亲已逝，谁为主持之人？若曩昔凤姐所吐之语，果能成为事实，余心亦可稍安，然忽忽至今，更无一人提及，则此事亦只等於镜花水月耳，尚何望哉！

灯节过后，未几，湘云抱病，凤姐因连日困惫，亦抱病未起。二舅母即命

珠大嫂、探春、宝钗三人暂代料理家政。故虽际此艳阳天气，而诗社久为搁起，春闺默处，愀然寡欢，杏花零落燕泥香，惟有徒呼负负耳。（长空哀雁，巫峡啼猿，几令人不能卒读，真是妙文。）

“你若知我害相思，我甘心儿为你死”，此二句乃《续会真记》中写张生情急语也。宝玉尝举以语余，意似戏余，又似借此以侦余情，究竟彼心地若何，余亦不能尽知。若以其平昔姊妹行观之，其视余又似有一种异感，其用意之深，用情之笃，正不下於当日张解元。余何人也，能不为之铭心刻骨，而感其情也哉！顾余虽感其情，余究又何以酬其情。余书至此，不禁又泪下涔涔矣。先是一日，宝玉过余，余适午睡未起，宝玉恐惊余好梦，因与紫鹃款语，且殷殷询余病状。紫鹃对以‘迩来稍愈’，宝玉大喜。紫鹃者，余丫鬟中最慧，善识余意者也。余与宝玉之情，彼亦素知，然只口头空语，而无正约，将来能否如愿相偿，尚属太虚飘缈。（情词试宝玉，自是紫鹃一片苦心，不可以因其增人话柄而罪之，盖谋事深沉，殊未足以语弱女子也。）而宝玉胸中是否已有主见，又不可知，以是长为余虑。顷见余睡未醒，紫鹃因试之曰：“宝玉，我有一言问汝，去年见汝与姑娘才言燕窝一语，忽被赵姨娘惊断，未得续述，我心戚戚，不知尚有何言？”宝玉笑曰：“并无别事，不过我想妹妹既吃燕窝，不可中止。宝姐亦是客中，断无此不尽之藏，长劳彼赠，实觉不便，所以代禀老太太并凤姐，每日命人送一两燕窝来耳。”紫鹃笑曰：“我等正疑惑，近来无故每日送来燕窝，今知为汝所请，真使姑娘感激无既矣。虽然，此福难长，明年家去，何处有此闲钱，以供挥霍。”宝玉惊曰：“谁家去耶？”紫鹃曰：“姑娘回姑苏耳。”宝玉笑曰：“苏州虽系原籍，然姑丈、姑母均已下世，明年回去，果依谁耶？”紫鹃冷笑应曰：“汝太小觑人矣。汝家独是大族，人口众多，除汝家外，别人惟有一父一母，房族中再无一人耶？况姑娘之来，原因老太太怜其年幼，虽有伯叔，总非亲生，故特迎来暂住。今姑娘年已及笄，不时出阁，自然须回林府。林府虽贫，亦是世代书香，断不愿将自己人撇在亲戚，落的耻笑。所以早则明春，迟则秋季，纵此间无人送往苏州，亦必有人来接，所以姑娘嘱我告汝，请汝将幼时顽耍零细诸物，有彼送汝者，有汝送彼者，俱当寻出还原，以便分手。”宝玉闻言，似未作答，余亦心绪烦乱，不忍再听。嗟夫！余果南归，宝玉不知果作何状，其挽留耶？抑否耶？而今挽留，将来又作何收束？身世茫茫，只有付之一哭耳。

绣衾春暖，好梦留人，一觉间已栏干日过矣。乃命紫鹃舀水，盥漱毕，然后服药。忽见袭人匆匆入，泪痕满颊，急怒堆目，厥状大异往日。余深讶之，连起让坐，袭人不答，亟找紫鹃曰：“汝与宝玉顷作何语，速与我回老太太去！”余闻言，知宝玉痴病又发矣，佯问何事。袭人凝神半晌，悒悒言曰

：“我亦不知紫鹃姑娘所说何事，但见宝玉归时，手冷足僵，声嘶气竭，与死无异，李妈妈等均放声大哭，言无可救。我想，此时或已死矣！”余忽闻此，几如暴雷击顶，窃想李妈阅世久，所言非无所见。（袭人不过一丫头耳，乃於宝玉之病作如许丑态，真令人作三日恶。）霎时心如刀剜，将所服之药，一口呕出，炙胃扇肝，抖肠搜肺，又大嗽数阵，觉寸心空然，一缕柔魂已离壳而出。紫鹃亟为余捶背，余伏枕喘息，半日始镇力言曰：“汝无庸捶，速用绳将我勒死可矣。”紫鹃哭曰：“何苦如此，我不过偶作戏语，彼误为真耳。”余佯嗔曰：“果又作何语耶？我今勿问其为真为戏，但其病既为汝言所致，还须汝去解之。”紫鹃闻言，亟与袭人同往。（宝玉闻紫鹃言，急痛迷心；黛玉闻袭人言，魂飞霄外。真是一对情种。然形迹显然，贻人口实，彼日伺其侧，视眈眈、欲逐逐之，宝钗益得肆其狡谋矣。可叹，可恨！）余复遣人往探，知宝玉神情恍惚，言语迷离，厥状大似癡痲。嗟夫！宝玉此病，纯是紫鹃一言所激耳。然则彼不欲余南归，已成确证，其心可感，其情亦可怜矣。

宝玉之病，既经紫鹃劝慰，乃略安静，外祖母遂命暂侍宝玉。余独处潇湘馆中，愈觉岑寂，有时亦思往视宝玉，又恐触其心疾，以贻他人之笑，欲行又止，欲止又行，对影徘徊，只有拼一眶酸泪，向窗外琅玕尽情一哭耳。阅数日，紫鹃归，谓宝玉已愈，且为余述其试宝玉之诳语，暨宝玉病中情状。尤堪发噱者，一日林之孝来园，宝玉一闻林字，遂疑为迎余之人，於时适见案上陈设西洋自行船，遂疑为迎余之船，蛇影杯弓，自惊自惧。呜呼！在紫鹃不过一戏言耳，宝玉几为此一病不起。使余一旦真去，一旦真死，吾不知其更何如耶！余虽感其情笃，余尤笑其情痴。（伤哉！颦卿从此后，甘心为宝玉死矣！。）

紫鹃既归，夜间仍伴余宿，临寝时，频以目顾余，意似有一事相告，颇讶之。既而一思，彼所告者必为宝玉之事，寸心忡忡，雅不欲听。既而寝矣，紫鹃果悄然顾余曰：“宝玉之心，可谓铁石坚矣。”语出，余心一跃，似喜又似极忧，亟欲止其言，然力已不能。但闻彼又曰：“苟非其心坚，何至一闻我等欲去，即一病至此？”余仍瞑目不应。紫鹃至此，颇讶余何故作此冷态，则又自言曰：“一动不如一静，如此间可谓好室家。凡事均易求，最难是从小时一处长成，性情脾气彼此深知耳。”余闻语，知其又以试宝玉之心来试余，屡思不应，而情潮叠涌，不能自己。因啐之曰：“汝连朝忙碌，当亦困乏，此时不就寝，犹谰言耶！”紫鹃笑曰：“我并非谰言，一片真心，实为姑娘计耳。盖凡为女子，年华既长，终须归於一人。姑娘既无父母，又鲜兄弟，不於此时早为之图，更将何待？俗语云，‘老健春寒秋后热’，倘使老太太一旦逝去，尔时恐难措手。就使如愿相偿，而公子王孙，谁非三房五妾，倚翠偎红，即令获

一天仙化美人，亦不过三宵五夜，弃如敝屣。（紫鹃丹忱素恹，的是可儿，世有其人，愿拜倒石榴裙下。）若娘家有人有势，尚有投诉之处，如姑娘孑然一身，加以老太太不在，徒凭人欺负已耳，更复何望。姑娘平昔慧甚，岂不闻‘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’之言乎？”嗟夫！紫鹃之言当也。顾余将又何法以处此，中心伤感，莫可言宣。乃强笑曰：“鹃丫头疯耶！明日我回老太太，不敢留汝矣。”紫娟笑曰：“我之言此，亦非越礼犯经，不过请姑娘随时留心，勿貽噬脐之悔耳。”言毕，竟自睡去。余细味此语，句句刺心，益思益虑，益虑益思，方寸灵台，如鼎之沸，清泪琳琅，珠抛乙乙，窃恨彼苍无语，不得呵壁而一问之。（岂知欺负黛玉者，乃其最亲、最爱之老太太，人情如此，能无慨叹。）次日，为薛姨妈生日，自外祖母以次，均有祝贺之礼。余亦备针线两色，命紫鹃送去，而病骨惊风，遂未赴席。是日，闻亦有小戏一本，颇形热闹。并闻邢岫烟已由外祖母撮合，许与薛姨妈之侄薛蝌为妻，不日成礼。同此孤雏身世，彼已得寄一枝，视余之苦海茫茫，尚无彼岸者，能不为之感叹耶！（对别人巧语花言，背地里愁眉泪跟，黛玉情性乃大类此，实则无法处置，只有任情痛哭耳。）

春光似锦，燕子穿帘，病体恹恹，了无兴趣。一日，薛姨妈携宝钗同来余室，余亟起让座毕，笑谓宝钗曰：“天下事诚难逆料，谁知姨妈与大舅母如今又结陈朱矣。”薛姨妈含笑曰：“汝不闻俗谚云‘千里姻缘一线牵’乎？缘月下老人预先注定，如有缘者，彼暗中用红丝一线，将两人脚绊住，无论两家千山万水，终有机缘，成其美眷；不然，虽父母本人均极愿意，而月下老人不用红丝拴住，亦只好事多磨耳。譬如汝姊妹两人，年已俱长，然婚姻一事，尚不知是在眼前，抑是天南地北也。”余闻语双颊骤赤。宝钗曰：“惟有妈妈出语，动辄扯上我辈。”言毕，倒其怀，憨笑不已。（姻缘一线牵，则今之结婚未久而忽离婚者，岂月下老人先拴之而忽放之耶！可发一笑。）余羞之曰：“长大如许，犹效小儿撒娇耶！”薛姨妈随抚其额，顾余叹曰：“吾幸有汝姐姐慰我岑寂，否则余之境况，更不堪问也。”余闻语，心为一酸，叹曰：“姨妈之言，得勿笑我无父母耶！”宝钗笑曰：“妈妈试听妹妹此言，何等放肆，尚笑人撒娇耶！”薛姨妈曰：“是亦难怪，世界最可怜者，实为无父母之人。”言次，执余手笑曰：“吾儿，汝见我爱汝姐姐，汝伤心耶？实则我怜汝之心，较汝姐姐尤甚，汝姐姐虽无父亲，尚有我与阿兄，若汝只影单形，何所依倚。我每与汝姐姐言及，辄为心酸，只以此间人多，飞短流长，易招讪笑，故虽有此心，总难出口。今后我苟在此一日，当尽一日护持之力，汝幸放怀，勿自苦也。”嗟夫！姨妈此言，若果出自真诚，余焉能无感，因笑曰：“姨妈既怜此孤雏，明日即认为义母何如？”薛姨妈笑曰：“汝不我弃，我尚何言。”宝钗笑

曰：“否否，此不可行。”余曰：“此何故哉？”（蜜语甘言，黛玉入其彀中矣！）宝钗曰：“汝自思之。”（宝钗虽则调笑，实则试探，可恶，亦复可恨！）余曰：“我不能得其故。”宝钗笑曰：“慎哉汝也。汝亦知岫烟此来，不字于吾兄，而字于吾弟，其故何在？”余曰：“或者大哥外出，抑或相属生日不对，亦未可知。”宝钗曰：“否否，只缘吾兄已经相准一人，只候回来成礼，其人为谁，我亦不必说出，但我不欲汝认吾母为义母，汝当可推寻而得。”言毕狂笑。余顿悟其戏余，颜色不期而赭，因扯薛姨妈之手，笑曰：“姨妈，汝犹不责彼耶！”薛姨妈抚余，笑曰：“彼谰言，汝勿听。”宝钗笑曰：“非谰言，实以此间求媳妇，较外间善也。”余愤极，亟捉其臂，骂曰：“汝其疯乎！”薛姨妈见余斗，为之大笑，既而曰：“汝毋忧，此必无之事也。日前邢妹妹，我犹恐蟠儿糟蹋，矧为汝耶！我虽糊涂，尚不至此。（薛姨妈岂真有是心耶？特调弄黛玉，使之空欢喜耳。余曩时读《石头记》，每引以为恨事，顾其果有是心，黛玉不至于死，即绮情此文，亦不至于作矣。）惟汝年寻长，终不能老死闺中，俟来日与老太太言，将宝玉为汝撮合，玉人一对，鸾凤双成，当较他处觅姑家为愈也。”余闻此，双颊大赭，心中亦不审为悲为喜，亟拉宝钗笑曰：“我只责汝，何事招出姨妈说此老不正经话耶？”宝钗笑曰：“此更奇矣，妈妈说汝，与我何涉？”言次，紫鹃忽掀帘入，笑曰：“姨太太既有此心，何不即与太太商之，俾早成此举。”余骂曰：“此亦何预汝事！”薛姨妈笑曰：“此儿亦太情急，得忽催姑娘出阁，汝好自寻女婿去耶？”紫鹃愧极，俯首不语。余笑曰：“善哉！亦臊一鼻子灰矣。”众均一粲。

自余欲认薛姨妈为义母后，未几，忽传宫中老太妃薨，敕谕凡诰命等，皆须入朝，随班按爵守制。以是外祖母等，每日入宫陪祭，至二十一日后，方请灵入陵。陵在孝慈县，离都甚远，往来须十数日。至陵后，又停放数日，方入地宫，故须一月后，方可竣事。因此，两府无人照管，众议呈报“尤大嫂孕育”，将彼挪出，协理荣、宁处事，并托薛姨妈照管余姊妹等。薛姨妈遂亦迁居园中，初本思与宝钗同居，继因其处有湘云、香菱、珠大嫂等，颇不方便，而珠大嫂处又有宝琴，迎春处又有岫烟，探春因家务冗杂，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等嘈聒，不得已，乃来余室同住。薛姨妈夙昔爱余，至此日夕相亲，尤深怜爱，即一切药饵饮食，亦十分经心。余于天涯落拓之中，忽遇此慈祥体爱之人，余之感戴，曷可名言！（奸而使人知其奸，未足以为奸也，惟奸而人不觉其奸，且为之感戴，如薛姨妈其人者，斯为大奸。）

尤大嫂既协理荣国府，自有一番兴革。当因国丧未除，谓凡天下有爵之家，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，於是各仕宦大家，凡养优伶男女者，一概蠲免遣出。

尤大嫂遂与二舅母、凤姐等磋商，亦将梨香院十二女伶，逐一问明，愿去者，每人给费自去，不愿去者，仍留园中。问明后，愿去者仅四五人，余则分散各处使唤。外祖母留文官，宝玉留芳官，蕊官归宝钗，藕官归余，葵官则送与湘云，豆官送与宝琴，探春暨尤大嫂等亦均有所与。一时莺莺燕燕，各奔新主，曩日优孟生涯，遂不得不与告绝。余尝私询彼等，何故不洁身退出，而甘为仆婢？彼等咸谓此间托钵，大足为荣。实则伴人门下，更有可荣？柳絮随风，桃花逐水，此辈可怜虫，将作何归宿哉？噫！

病魔缠扰，情思萧然，孤馆虬居，百无聊赖。帘前弱柳飘扬，帘外夭桃似锦，黄莺啁啾，时啭树梢，骀荡春光，又是清明时候矣。对景伤怀，弥增悲怆，听郊外孤坟啼哭之声，尤足使人泪下。回忆余二次来京时，余父新冢嶄然，修犹未竣，余母之墓亦复崩圯，今忽忽又数年矣。数年来，春雨连绵，不知损坏几许。余又栖身异地，不克南归，际此清明时节，谁为祭扫之人？呜呼！余诚悔当时不应来此。不然，七里山塘，亦足为余栖息之地，山莹祖墓，何至孤栖若此。今则身生双翼，亦不能南飞，惟任胥江怒潮，鸣其冤苦而已，宁不痛哉！余思及此，余心酸痛，乃如刀割，不禁放声大哭。随余哭声而至者，乃有一人，形容瘦削，面泛灰白，余霎见不期一惊，盖来者适为宝玉也。余与宝玉不见久矣，今日相逢，又觉前尘影事，涌现心头，哭益亟，珠泪沾襟，红袖尽湿。宝玉见状，惶然不解何故，则亦双泪莹然，向余呆视。嗟夫！未见话偏多，相逢无一语，非余此日景况耶？既而宝玉曰：“汝又因何伤心？吾前固告汝，平居不宜过悲，今若此，殆自戕其生也。”余曰：“此余事也，何预於汝？”宝玉闻语一愕，既乃叹曰：“事固无与於我，然汝当知我心。试思汝日悲啼，吾复何乐？即以前日之事言，虽紫鹃出於游戏，然我自此，即觉人生无趣……”余闻其又及前事，双颊骤赭，亟曰：“趣勿言，我已不愿闻此。矧大观园中，金玉姻缘，麒麟佳偶，正复有行乐之人在，余去又何足轻重耶！”语出，宝玉色立变，手筋掣掣，如冒寒风。余见状，知此语又中其心坎矣，不期失笑。宝玉叹曰：“妹妹，吾望汝勿再提此，以伤余心。”余笑曰：“此确语也，更何心伤之有？”宝玉曰：“我今亦不与汝争，我心终有明白之日。”余嗔曰：“何事明白耶？脱他人闻之，又成笑柄矣。”宝玉曰：“我何惧人讪笑，惟汝幸自珍重，勿贻余忧。”言已飘然迳去。余目送其既去，余心又返於悲苦之途。（情致缠绵，含情脉脉，此是绮情得意之笔。）盖余迩年以来，与宝玉多谈一次，余之隐忧即加增一度，毕竟此等隐忧，当何时而了，余乃不能自知。古诗云：“早知如此挂人心，悔不当初不相识。”诚不啻自余心中掏出也。（女儿心性最不喜人窥悉，而其情态自流露於不觉，实则捉襟见肘之时亦何用其忌讳！黛玉惺惺作态，致失事机，诚不能无恨。）

清和节过，天气渐温，余与宝玉之疾，逐次痊愈。未几，又为宝玉生日。是日，同生者适有宝琴、岫烟，并凤姐房中平儿三人。於时，外祖母等均因送葬未归，众等设宴芍药栏之红香圃。余因素情潇洒，懒於宴会，辞不去，宝玉强之，乃与偕行。既出潇湘馆，则见落英遍地，曲水流红，芳草粘天，远山滴翠，乳燕掠水而飞，粉蝶穿花而舞，烂漫春光，渐辞吾人而去矣。因立树阴之次，目睹落花，悠然作遐想，想及曩岁葬花之词，不禁潸然欲涕。宝玉笑曰：“汝又作何想耶？彼等候久矣，趣去。”（宝玉又动手，不怕林姑娘生气耶！）言已，竟拽余行。及至红香圃，酒肴已备，同席者均为余姊妹等，钗光鬓影，济济一堂。余笑曰：“国丧未除，即开筵宴，不惧朝廷查觉耶？”宝钗曰：“吾侪家宴，固无妨碍，但毋笙歌可矣。”酒数巡，宝玉笑曰：“静坐无趣，不如行令取乐。”众曰：“行令固佳，但以何者为善？一时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。（宝钗假正经，於此数语可以知之。）余曰：“不如将各令写完，搓阡拈出为妙。”众曰：“善”。亟呼丫鬟取出笔砚，倩香菱代为写出，共十馀令，搓毕，掷之瓶中。探春命平儿先拈，平儿拈出“射覆”二字。宝钗笑曰：“将令祖宗拈出矣。此令虽好，但过难，不如搁起，再拈一雅俗共赏者为妙。”随命袭人再拈，却是“拇战”。湘云笑曰：“此令简断爽快，恰如我意，不似射覆，徒令人丧气垂头，煞无趣味也。”探春曰：“惟彼乱令，在法宜罚。”宝钗随罚湘云一杯。探春笑曰：“我为令官，亦饮一杯。”饮毕，命丫鬟取出令骰、令盆。自宝琴掷起，挨次分掷，谁得对点者，二人射覆。宝琴一掷，乃是三点，宝玉、岫烟均掷不对，直至香菱，始与同点。宝琴笑曰：“俱须本地风光，若找外间，太泛滥矣。”探春曰：“然。三次不中罚酒一杯。”宝琴搔首一思，射一“老”字，余等忽见门斗贴有“红香圃”三字，乃知宝琴命意。香菱原生於此令，竟不得覆。众急催之，香菱大窘，湘云悄至香菱前，思欲告之，余已觉，笑曰：“速罚一杯，在此传递矣。”众即罚湘云一杯，又罚香菱一杯。湘云戏击余手曰：“颧丫头诚好晓舌！”继乃宝钗与探春同点。探春射一“人”字。宝钗笑曰：“人字太泛。”探春笑曰：“再添一字，两射一覆亦可。”遂又射一“窗”字。宝钗思索半晌，忽见席间陈鸡丝一碗，乃悟其用“鸡窗”、“鸡人”二典，因覆一“埭”字。探春鼓掌笑曰：“得勿用‘鸡栖於埭’耶？”宝钗曰：“然”。因各饮一杯。时湘云不耐闲坐，起与宝玉等拇战，下面鸳鸯、平儿、袭人等亦均卷起翠袖，豪兴遄飞。及其结果，湘云战胜宝玉，袭人战胜平儿，二人因限酒底酒面。湘云曰：“酒面须用古文一句，旧诗一句，骨牌名一句，曲牌名一句，时宪书一句，共成一气。酒底须用菜果名，关合人事者。”众笑曰：“亦太唠叨过矣。”湘云笑曰：“游戏何惧乎唠叨。”因催宝玉速说，宝玉半晌不能答。余笑曰：“余代捉刀何如

？”宝玉笑曰：“善”。因自饮一觥。余代说曰：（黛玉直代宝玉捉刀，想宝钗口虽不言，心却暗恨。既恨之，焉得不死之於是乎！黛玉死矣！）

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脚雁，叫得人九回肠。这是鸿雁来宾。

说毕，众均赞妙。余又拈一棒瓢，说酒底曰：

榛子非关隔院砧，何来万户捣衣声。

令完，湘云又与宝琴对手，湘云大败，请限酒底酒面。宝琴笑曰：“请君入瓮耳。”众笑曰：“此句用来恰当。”湘云随念曰：

奔腾澎湃，江间波浪兼天涌，须要铁索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

说毕，群为拍案。余笑曰：“妙是环连，巧同璧合，可谓天衣无缝矣。”因催速说酒底，湘云见碗内有鸭头，一边随用箸夹起，含笑曰：

这丫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那有桂花油？

众均失笑。晴雯、小螺等离席笑曰：“云姑娘专善戏谑，今且拿我等取笑矣。”余笑曰：“吾当为汝侪罚之。”言已，以巨觥使湘云饮，湘云不允，余起灌之，乃尽。时射覆令恰轮至宝钗，所掷之点与宝玉正同，宝钗因欲嘲宝玉，乃射一“宝”字。宝玉笑曰：“姐姐今又戏我矣，我有一字，即用姐姐尊讳钗字，如何？”众曰：“无据。”宝玉曰：“彼出宝字，底下当是玉字，我覆钗字，乃根据旧诗‘敲断玉钗红烛冷’句，正射得其底，胡云无据耶？”湘云曰：“引用时事，不妥不妥。”香菱笑曰：“不仅时事，并有出处。”湘云曰：“果何出处，吾实不知。有之，不过春联中引用一二字耳。”香菱笑曰：“前日曾读岑嘉州五言律诗，有曰‘此乡多宝玉’，后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，有曰‘宝钗无日不生尘’，非其出处耶？”湘云不语。余等鼓掌笑曰：“云丫头又辩穷矣。速罚！速罚！”湘云无已，乃尽一大白。（宝钗掷点与宝玉正同，恰如贾母所言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乃一射一覆竟成异兆，始知孽缘前种，无可如何也。）一时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直至日晡，始散席。忽不见湘云，余笑曰：“云丫头醉矣，必将逃往室中。”（宝钗无日不生尘，殆香菱别有所见，特借景以讥之欤，不然何巧之若是也。）因偕众出觅之。过芍药栏，转出牡丹亭，忽见山石僻处，青石磴上，睡一美人，审之，乃为湘云。时绮梦正酣，香喘细细，脂凝粉白，娇靥断红，四面芍药花，飞落竟体，红香散乱，如葬花丛。手中玉扇抛在地下，半被落花埋掩。一群蜂蝶围绕其身，妖袅之状，直令人心醉。余笑曰：“此殆一幅绝妙美人春睡图也。”探春以手推之，湘云犹喃喃作睡语，曰：“泉香酒冽……醉扶归，宜会亲友。”众大笑。湘云闻笑声，星眸微启，及见余辈，乃复一惊，四顾曰：“余乃睡於此耶？”言已

，双颊霞然，似羞似愧。宝钗笑曰：“时非盛夏，勿虑着凉耶？”余羞之曰：“既不胜酒力，奈何滥饮！”亟命丫鬟扶归红香圃。余则偕宝玉散步至浓阴之下，琐述旧事，以自排遣。宝玉叹曰：“光阴诚迅速哉！去年余生日，吾侪聚饮猜拳，恍如昨日事，乃忽忽一年矣，马齿徒增，耕而莫获，人生到此，始知光阴之可贵。迨至明年今日，追忆今年此日事，必又如今年追忆去年此日事。然则人生纵寿至数十年，或百年，亦不过瞬息间耳，宁不可惧！”余曰：“汝言良是。（梦态决裂，豪睡可人，高迈之概，直驾大观园诸姊妹而上之。）方余来京时，余侪相见犹孩提耳，而今……”余言及此，心忽一跃，面不期而赭。时宝玉方俯其首，以足尖踏地上碎石，凝神静气，以聆余语，及闻余绌然中止，乃昂其首曰：“而今何如？”余易言曰：“而今汝欺我耳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否，决非言此。且余何事欺汝！今必明以告我。”言次，以手紧握余臂，余嗔曰：“汝又动手耶！脱为人见，奈何？”言已，挣脱其手，向红香圃去。

余自红香圃归后，疲惫殊甚。维时皓月东升，射入窗棂，乃作清冷之色。余斜倚榻上，目注地上月光，不禁低吟李白氏“床前明月光”句，及至“低头思故乡”一语，忽又勾起离愁，牵动旧恨。回忆当日在家时，每逢三五月明之夜，余父必携余徘徊庭院间，授以唐贤月明之句，及至今日，月光犹是如此，而余父之墓木已拱矣。遥望江南，曷罄思家之恨；身羁异地，莫深寥落之悲。（林姑娘果何语耶，半吞半吐，嫩脸含羞。想读者不乏慧心人，当可领略其语趣。）余思及此，不禁大哭。既又念宝玉屡屡嘱余，平居无事，不宜过悲，今忽自寻苦恼，宁非负其盛意？则又撇此不思，力疾下榻。忽闻前院叩门声，不期一惊，思得勿宝玉至耶？亟命鹃儿启视，乃袭人、晴雯招余夜宴，余因心绪不宁，辞不去。袭人曰：“此宴乃吾侪数人集份而设，特与宝玉祝寿，姑娘不去，不令大家扫兴耶？”余不获已，勉为一行，至则酒肴已备，宝钗、湘云、宝琴、探春、香菱、李纨等俱在座，湘云更眉飞色舞，豪兴遄飞。余笑曰：“云丫头宜勿过逞豪兴，若再醉倒花丛，恐无人寻觅也。”湘云闻语，面立赭，笑曰：“是真名士乃真风流，筵前畅饮，花下闲眠，是乃真名士之逸兴，汝侪诘足语此耶！”晴雯曰：“日间酒令亦太唠叨，吾今当易以掣签之令，签上注明谁饮者则饮之，其事简而亦有趣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晴雯遂取出竹雕花筒，象牙花名签，暨骰子盒等事，顾众曰：“兹事既余发起，当自余始，余掷得几点，数至何人，即由其人掣签。”言已，取骰子掷得六点，恰数至宝钗。宝钗随掣出一签，众视之，签上画牡丹花一枝，题曰“艳冠群芳”四字，下面更镌唐诗一句曰：

“任是无情也动人。”

又注：“在席者共贺一杯。此为群芳之冠，随意命人，不拘诗词雅谑，或新曲一支为贺。”宝钗因命芳官唱一支新曲，芳官奉命，即唱“寿筵开处风光好……”众笑曰：“此时不用汝上寿矣。”芳官因改唱一支《赏花时》：“翠凤毛翎扎帚杈，闲踏天门扫落花……”乃止。宝钗随掷十六点，数至探春。探春掣出一看，桃红上颊，默然不语。余笑曰：“胡作此状？”探春含颦曰：“此令不雅，宜废去不用。”言已，掷筵席上。余俯拾起视之，乃杏花一枝，题曰“瑶池仙品”，诗曰：（宝玉之待宝钗，远不及其对黛玉，然何以有绛云轩一案，以其“艳冠群芳，虽属无情而亦动人也。”）

“日边红云倚云栽。”（探春签，有隐寓远配之意。）

注云：“得此签者必获贵婿。在席者共贺一杯。”众笑曰：“此何碍？矧吾家已有贵妃，难料汝将来不亦为贵妃耶！可贺，可贺！”言次，群敬探春，探春俯首不饮。湘云强使尽之，又捉其手强为一掷，乃十九点，数至珠大嫂。珠大嫂随掣一签，上绘老梅一枝，题曰“霜晓寒姿”，诗曰：

“竹篱茅舍自甘心。”

注云：“自饮一杯，下家掷骰。”余适坐於珠大嫂之次，即为掷下，乃十八点，数至湘云。湘云揎拳捋袖，掣出一签，乃一枝海棠，题曰“香梦沉酣”，诗曰：（珠大嫂签，有隐寓贞节之意，尊之之辞也。）

“只恐夜深花睡去。”（湘云签，明指其醉卧事，含有保护提醒二意，亦尊之之辞也。）

余笑曰：“善哉！但‘夜深’二字可改‘石凉’。”湘云知余嘲彼，随指案上陈设自行船曰：“可速乘此去！”众均一粲。因看注云：“既云香梦沉酣，掣此签者，不便饮酒，只令上下两人各饮一杯。”适余与宝玉在其上下，无已，只得满斟一樽，顾余安能饮酒，瞰其不见，将酒全覆漱盂中。湘云即为掷骰，乃是九点，数至麝月。麝月随掣一枝荼蘼花，题曰“韶华极盛”，诗曰：

“开到荼蘼花事了。”（麝月签，隐寓其得意时而贾府已衰之意。）

注云：“在席各饮三杯。”麝月一掷，乃十点，数至香菱。香菱随掣一枝并蒂花，题曰“联春绕瑞”，诗曰：

“连理枝头花正开。”

注云：“共贺掣者三杯，在席者陪饮一杯。”香菱双颊霞然，若不胜其羞涩，随取骰掷之，乃六点，恰数至余。余中心傍徨，不知所掣果为何花，迟疑半晌。湘云笑曰：“汝欲抗令耶？”乃强执余手，掣取一签，上画芙蓉花一柄，题曰“风露清愁”，诗曰：

“莫怨东风当自嗟。”（黛玉签为芙蓉花，隐伏下文“芙蓉泪”乃祭黛玉之作，诗句含有自取殃咎之意，惜之之辞也。）

注曰：“自饮一杯，得牡丹者陪饮一杯。”众笑曰：“甚善，甚善。盖他人亦不配芙蓉也。”余笑置之，随掷二十点，数至袭人。袭人掣取一枝桃花，题曰“武陵别景”，诗曰：

“桃红又是一年春。”（袭人签为桃花，隐刺其轻薄也，诗句含后来再嫁之意，恶之之辞也。）

注云：“杏花陪一杯，座中同庚者陪一杯，同姓者陪一杯。”众笑曰：“此更有趣。”群起推算，香菱、晴雯、宝钗与其同庚，余与其同辰，芳官与其同姓，於是各斟一盏。余笑顾探春曰：“汝命中既可招贵婿，兹当请汝先饮。”探春赧然应曰：“刻薄嘴，惯打趣人，大嫂子请代余顺给一掌。”珠大嫂笑而答曰：“人家不得贵婿，反致挨打，是亦非我所忍为。”众均失笑。席终，天已二更，薛姨妈特遣老嬷迎余，余因辞众归寝。

翌日，平儿还席，因红香圃过热，遂改设榆荫堂。是日之乐，不减昨朝。宴毕，忽见东府数人匆匆入，言敬舅已死。时琏哥、珍哥等均往孝慈未归，尤大嫂一闻此言，惊恐无状，即卸妆饰，携领家丁，往元真观料理一切。缘余敬舅平时最信导气之术，参星礼斗，守庚申，服灵砂，等等虚诞之说，无不轻试，此次之死，闻系误服丹砂所致。呜呼！金丹何处，白骨先埋，神仙之说，可信乎哉？（闺中雅谑，趣甚。）

金风入户，玉露无声，时序如流，又是瓜果之节。午窗危座，无可遣怀，默数平生遭际，不觉暗然生悲。亟命丫鬟设案焚香，陈列瓜果，望空一祭。呜呼！余此祭也，岂似楼头红女为乞金梭，亦非塞上将军徒求寿考，不过一点痴心，万般愁抱，欲乞彼苍之鉴怜耳。祭毕，情益惘然。怆怀古人，每多不幸，不禁含怀欲诉，执笔而吟，得诗五首。诗曰：

一代倾城逐浪花，吴宫空自忆儿家。效颦莫笑东村女，头白溪边尚浣纱。
（西施）

肠断乌骖夜啸风，虞兮幽恨对重瞳。黥彭甘受他年醢，饮剑何如楚帐中？
（虞姬）

绝艳惊人出汉宫，红颜命薄古今同。君王纵使轻颜色，予夺权何畀画工？
（明妃）

瓦砾明珠一例抛，何曾石尉重妖娆？都缘祸福前生造，更有同归慰寂寥。
（绿珠）

长剑雄谈态自殊，美人巨眼识穷途。尸居馀气杨公幕，岂得羁摩女丈夫？
（红拂）

吟毕，探春忽入，招余往凤姐处，余以精神疲乏，笑谢之。顷之，宝玉过余，见余神气暗然，笑曰：“妹妹又为何伤感耶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”宝玉笑

曰：“满面泪痕，尚诳吾耶！以我思之，妹妹素日善病，凡事宜自宽解，不可过作无益之悲。若践坏身子，使我……”言至此，顿为咽住。余闻语，心愈酸，热泪乃沁眼角而出。宝玉见状，恐又牵动余愁，则易为笑色，为余整理书案，及见余案上诗稿，笑曰：“妹妹又有何佳作乎？”（一对情痴，见面便多伤感，是知情字为不祥之物，愿天下佳人才子一齐忏悔来。）言次，亟欲取阅，余起夺之。宝玉已揣於怀，笑曰：“好妹妹，给我赏鉴何如？”余曰：“无论何物，汝概乱翻。”语未毕，忽见宝钗亦跨步来，笑曰：“宝兄弟又看何物耶？”宝玉见余不与展阅，恐有他故，回首覩余，讪讪而笑。余曰：“并无何物，不过午后无事，偶择古史中有才色之女子遭遇不幸，令人可悲者，各成一首，以寄感慨。”（宝玉畏缩不安，意者恐黛玉特有所寄，令宝钗入目刺心乎。）宝玉曰：“即与吾一阅，又何碍？”余曰：“恐传扬外间，反不美耳。”（宝钗又来假正经，既云贞节为主，何前在绛云轩中独不思贞节乎。可恶，可恨！）宝钗曰：“妹妹所虑极是，古人云：‘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’吾侪总以贞节为主，至於诗词文赋，不过闲中游戏，究不可常为也。”言毕，笑顾余曰：“兹给吾一视，当无碍。”宝玉闻语，即探怀取出，与宝钗共视。视毕，宝玉赞不绝口，笑曰：“妹妹此诗，既只五首，何不题曰《五美吟》？”言次，即将三字代书於后。宝钗曰：“作诗不论何题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，若徒作人牙后语，纵使字句精工，已落第二义。即如前人咏昭君者甚多，有悲挽昭君者，有怨恨毛延寿者，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者，纷纷不一。后来，王荆公有‘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’，欧阳永叔有‘耳目所见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’，二诗俱能各出己见。今日林妹妹五首诗，亦可谓命意新奇，别开生面矣。”语次，忽闻人回琏二哥归，宝玉遂出。（宝钗人极阴险，论诗却不错，读者不可因彼而少之。）

薛姨妈自来余居后，余谨事以母礼。薛姨妈待余之厚，亦无殊已出，凡诸饮食起居，必亲为余照料，余虽孑然一身，而得其如此爱护，亦窃幸无母而有母矣。谁知明月易亏，彩云易散，未几，其子薛蟠归，姨妈欲为其计议婚事，遂又挪出。而余伶仃之状，依然如昔，每思余母弃余长逝，不禁泪下洟澜矣。（触景伤情，谁能遣此。）

孤馆日长，庭花寂寂，焚香独坐，情绪无聊。忽宝钗丫鬟莺儿送来香袋、扇子、香坠诸玩物，询为宝钗所赠，系其兄由苏带回者。余骤睹此，不禁心酸泪下。嗟嗟！余与宝钗同此大千世界一弱女子，又同此依草附木一弱女子，而彼有母有兄，虽云寄居此间，尚属一家骨肉。余则单形只影，举目无亲，虽姊妹情多，频劳投赠，而爷娘永诀，乡路迢遥，回思乌衣巷口，响屧廊前，非余畴昔游嬉之地耶？尔时绣图呼母，问字趋庭，正童年天真烂漫、欢乐无极之日

也。而今也何如？仰首长空，惟见白云飘缈，虽教梦里还家，而此一缕残魂，恐难越关山而去。思至此，愈觉凄其。时紫鹃在侧，似知余意，慰余曰：“姑娘夙善病，迩来服药稍愈，何苦又自寻烦恼。（紫鹃婉转劝慰，大是可人，但美人只合一生愁，黛玉焉逃斯劫，千古如斯，惟有付之一哭耳。）矧姑娘与宝姑娘素称相厚，今者赠来之物，一则欲表其诚意，二则欲藉此博姑娘欢心，今姑娘郁郁寻愁，不重负其盛意耶？且老太太因姑娘之病，千方百计配药诊治，数载以来，不知费多少心血，姑娘若不自爱，将何以慰老太太之心？语云‘忧能伤人’，姑娘幸自慎之！”言次，忽丫鬟报宝玉至，紫鹃亟出相迎，及宝玉入室，见余情状愀然不乐，曰：“妹妹，又谁得罪汝耶？”余强应曰：“无预汝事。”宝玉乃就余椅而坐，及见余案上所堆诸物，知为宝钗所赠，笑曰：“堆此琐琐，欲何为者，将毋妹妹欲开杂货铺耶？”余俯首不应。紫鹃笑曰：“二爷又来问此，适姑娘正因是伤心，二爷既来，盍为我功慰！”宝玉曰：“想因所赠太少，故为伤心耳，妹妹汝放心，明年我遣人去江南，当为汝购两船归，免使汝终日两眉长锁也。”余固知宝玉此语，乃故使余欢，听不可，不听又不可，含嗔曰：“我虽没见世面，似亦不至如此。岂如三岁小儿，为此多少较耶？人各有心，何与汝事？”语至此，不觉热泪承眶而出。宝玉见状，亟至床前，挨身过余而坐，又将诸物一一玩视，故问此为何名？此为何用？此为何物所制？此件精致无比，此件置於何处方雅？唠叨半日。余不忍逆其意，微应之。（不畏唠叨，聊以消遣，宝玉尚不愧为情种。）既而曰：“长日困人，兹与我同去宝姐姐处，何如？”宝玉曰：“适叨厚赠，原宜同去道谢。”余曰：“自家姊妹，实可不必。”遂同往宝钗室中，宝玉亟为道谢，余曰：“此等物件，吾侪幼时并不觉异，今反觉稀奇矣。”宝钗笑曰：“妹妹不闻，俗云物贵离乡，即斯意耳。”宝玉闻此，恐复触余伤感，笑曰：“明年大哥再往，烦代吾侪多带为妙。”余曰：“姐姐，宝玉并非道谢，直又定明年货矣。”众均失笑。

病里光阴，无可纪述。迩来宁府有一事，最足令人伤感者，则尤二姐、三姐姊妹之死。二姐、三姐者，均宁府尤大嫂继母所出，当敬大舅死时，宁府诸人群往奔丧，珍大嫂遂将其母女三人迎来，托暂料理家政。余因敬大舅成殓时，曾一见之，二姐丰容盛鬋，十分俊俏；三姐眉目清秀，落落不群，余窃爱之。詎料风云莫测，琏二哥忽将二姐另娶外间，满谓天长地久，伉俪永偕。不料风声泄漏，适为凤姐所知，大肆狮吼，假为情语，将二姐诱入府中，而阴施其荼毒手段，不数月，一朵娇花竟令憔悴死。（凤姐推翻醋瓮，借剑杀人，忍心害理，宜其无后。）三姐自其阿姊嫁后，琏二哥又将彼许配柳某，已有成议。及柳某归，忽翻然改悔，三姐愤急，无以自聊，乃饮剑自刎。（尤二姐、三姐

均陷情以死，情之累人甚於蛇蝎，我愿生生世世勿作有情之物。）嗟乎！人生不幸而为女子，又不幸而所适非人，竟使绿鬓年华，赍恨而没，如尤二姐、三姐姊妹者，其埋骨九泉，能无馀痛耶！回思自己身世，将来如何结果，尚在不可知之数。假使彼苍怜余，得从余愿，不独余之深幸，亦庶代千古薄命佳人，同声吐气。然而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，萸花早谢，椿树继倾，命宫磨蝎，已见一斑，则后日之如何结果，似可预料。况此间姻缘，早有金玉之讖，虽风言影语，未足深信，然而月晕而风，石润而雨，凡事莫不有渐，似亦不可不信。且冥中姻缘簿，岂吾如意珠，思及此，心中酸痛，目中出火，心摇手颤，几难自持。乃移身床次，倚枕假寐，听落叶打窗，蛩吟四壁，万种凄凉，竟送余向黑甜乡去。

年华似水，转瞬春来，芳意撩人，恹恹欲病。卷帘闲望，时见桃花数株，含苞待放，细雨过之，娇红欲滴。东风摇曳，嫩枝妖娆之态，绰约可人。余凝视既久，慨想人生与花何异，几枝开放，绝艳群惊，瞥尔飘残，馀芳谁惜。不禁感物伤怀，拈笔吟成《桃花行》一首：（伤心人别有怀抱，读之不知是泪，是血？宝玉多情，能无堕泪。）

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。帘外桃花帘内人，人与桃花隔不远。东风有意揭帘栊，花欲窥人帘不卷。桃花帘外开仍旧，帘中人比桃花瘦。花解怜人花也愁，隔帘消息风吹透。风透帘栊花满庭，庭前春色倍伤情。闲苔院落帘空卷，斜日栏干人自凭。凭栏人向东风泣，茜裙偷傍桃花立。桃花桃叶乱纷纷，花绽新红叶凝碧。树树烟封一万株，烘照楼台红模糊。天机烧破鸳鸯锦，春色欲酣珊瑚枕。侍女金盆进水来，香泉欲蘸胭脂冷。胭脂鲜艳何相类，花之颜色人之泪。若将人泪比桃花，泪自长流花自媚。泪眼看花泪易乾，泪乾春尽花憔悴。憔悴花枝憔悴人，花飞人倦易黄昏。一声杜宇春归尽，寂寞帘栊空月痕。（杜宇春归，帘栊月冷，均是夭亡之兆。）

吟罢，独坐遐想，愀然寡欢。忽小丫鬟报云姑娘至，余起迓之。湘云载笑而入曰：“大好春光，万花竞放，胡为独守枯禅耶？”言次，见余案上诗稿，随取展诵，笑曰：“香心绮语，哀艳偕传，人与桃花俱绝矣。”余曰：“偶尔寄兴，不计工拙。”言毕，邀余同往蘅芜院，又将余诗递与宝钗、宝琴、探春等传观，众均叫绝。嗟乎！颜色如花命如叶，区区此诗，不过写余心曲耳，又岂博人赞赏哉！於时探春又命丫鬟去请宝玉，及宝玉至，湘云以诗与展读一过，惨然不欢，搔首四顾，两目莹然。余固知宝玉情深，读余诗而伤感者也。宝琴笑问曰：“汝知此诗系何人作？”宝玉曰：“必潇湘子无疑。”宝琴笑曰：“我岂不能！”宝玉曰：“声调口气，迥乎不同。”宝琴笑曰：“吾故谓汝不通，杜工部诗中，岂尽‘丛菊两开他日泪’耶？‘红绽雨梅肥’，‘水荇

牵风翠带长’，此等语亦间有之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此语固是，但妹妹未必肯作此伤悼语，不似林妹妹曾经离丧，故有此哀音。”众均失笑。（曾经丧乱，惯作哀音，藐姑仙子安得为此。）余闻此，不禁叹其识余深也。言次，同往稻香村，众又将余稿与珠大嫂展阅，并讨论诗社事。珠大嫂曰：“诗社散将一年，际此春光明媚，应重整旗鼓，以复旧观。”众均称是，於是议定明日三月二日开社，并易海棠社名为桃花社，推余为社长。越日，早膳毕，群来潇湘馆拟题。余笑曰：“盍用眼前景，将桃花各咏一百韵。”宝钗摇首曰：“否，古来咏此甚多，纵然吟成，总难脱其旧套。”方争论间，忽丫鬟报王舅太太至。余固知王舅太太，乃二舅母之嫂王子腾夫人，不免同去酬应，诗社之议，遂绌然中止。

春光老矣！落英遍地，曲水流红；芳草粘天，远山滴翠。夹路杏花千树，三日前一色作十里红者，已绿叶成阴，枝头结子矣。余每逢春季，旧疾辄发，而今年尤甚，乃故为欢乐，以自排遣。实则此种快乐，其驻余心也甚暂，不久则又返於悲苦之途。姊妹行怜余，频以诗文往返，以增余兴。一日，湘云过余，又出其所作《如梦令·柳絮》词示余。余亟取读曰：

岂是绣绒才吐，卷起半帘香雾。纤手自拈来，空使鹃啼燕妒。且住，且住，莫使春光别去。

读毕，笑曰：“缠绵悱恻，娓娓动人，洵佳构也。”湘云曰：“吾侪社中，素未填词，今日何不翻新，一为此举。”余曰：“善。”随即预备果点，命丫鬟将众等请至，仍以柳絮为题，限几支小令，贴在壁间。一时众人齐集，各将湘云词稿展阅一过。宝玉曰：“我於此道本甚平常，既从诸姊妹之后，自当胡诌塞责。”於是群来拈阄，宝钗随炷梦甜香一支为限。顷之，余与宝钗、宝琴均完卷，探春只成半阙，宝玉因香将尽，所作不佳，遂自搁笔。余等先看探春《南柯子》半阙云：

空挂纤纤缕，徒垂络络丝。也难绾系也难羁，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。

珠大嫂曰：“寥寥数语，颇觉新异，奈何不再续上？”宝玉见此半阙，忽又兴动，因代续曰：

落去君休惜，飞来我自知。莺愁蝶倦晚芳时，纵是明春再见，隔年期。

众笑曰：“舍己谋人，虽善不取。”因索余《唐多令》一阕视之：

粉堕百花洲，香残燕子楼。一团团，逐队成球。飘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缱绻，说风流。草木也知愁，韶华竟白头。叹今生、谁舍谁收。嫁与东风春不管，凭汝去，忍淹留！

众谓意虽妙绝，语尤悲酸。嗟嗟！言为心声，不可遏抑，余又焉知余之何以为此耶！因看宝琴《西江月》一首云：

汉苑零星有限，隋堤点缀无穷。三春事业付东风，明月梅花一梦。几处落红庭院，谁家香雪帘栊。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离人恨重。

众均推赞，此首声调悲壮，“几处、谁家”两句，尤臻妙绝。宝钗笑曰：“终不免於丧败。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之物，作来最易伤感，必反其意为之，始能推陈出新。所以我谄一首，未必如诸位之意。”余等亟请赏鉴，宝钗随出《临江仙》一阕云：

白玉堂前春解舞，东风卷得均匀。

湘云大声笑曰：“东风六字，何处想来？”又看接句云：

蜂围蝶阵乱纷纷。几回临逝水，岂必委芳尘？万缕千丝终不改，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。好风凭借力，吹我上青云。（柳絮词各藏意义，预伏他日之兆。）

众读毕，咸拍案叫绝，曰：“新异自然，此压卷矣。”珠大嫂曰：“缠绵幽怨，当让潇湘。情致妩媚，却是枕霞。小薛与蕉客，今日落第也。”既而议罚，宝琴笑曰：“我辈当然受罚，但不知交白卷子又当如何？”珠大嫂曰：“自有处置。”言次，忽窗外修竹铮然作响，几如窗屉骤倾，令人心悸。帘外丫鬟咸噪曰：“何处风筝，飘落挂此？”群出审视，则一大蝴蝶也。宝玉笑曰：“此乃大老爷院中嫣红姑娘所放。”亟欲命人送还，紫鹃不可。探春笑曰：“汝等争此飘落之物，宁不忌讳耶？”余曰：“然，我意各将风筝取出，一放晦气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诺。”余随命丫鬟取一美人式、一沙雁式至，探春则取一软翅大凤凰，宝琴取一大蜘蛛，群争放起，长空直上，栩栩如生。独宝玉美人随起随跌，愤极，抵地骂曰：“非怜汝是一美人，便踏将碎矣。”（爱惜美人至於此，极不愧为情种。）余笑解之。俄风愈紧，余将簾子一松，豁然有声，登时线尽。众贺余曰：“林姑娘病根，尽凭此放去矣。”丫鬟即将绳索绞断，随风飘起，初大如鸡卵，继如黑星一点，转瞬不见。众渐散去。

光阴飘忽，倏又秋初。一日为八月初三，乃外祖母八旬寿诞，二舅时已返京，於是大开筵宴。议定荣府单请男客，宁府单请女客，大观园中缀锦阁、嘉荫堂诸大地方，收拾为退居之所。自七月念八日起，请皇亲、驸马、王公、诸王、郡主、王妃、公主、国君、太君、夫人等；念九日，请各府督镇及诰命等；三十日，请诸长官及诸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等；初一、初二两日，为赦、政二舅家宴；初三、初四，为珍哥、琏哥并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等家宴；至初五日，乃赖大、林之孝并一切执事诸人，置酒上寿。连朝屏开鸾凤，褥设芙蓉，笙箫鼓乐之音，无时少间。余雅不喜嘈杂，惟随诸姊妹饮酒观剧，了无可乐。一日，凤姐奉外祖母命招余，并宝钗姊妹、湘云、宝玉五人来园，询为南安太妃之召，余不敢违，同来相见。内中惟湘云与南安太妃最熟，唠叨半日方已

。此次筵宴之盛，宾客之多，实为余所仅见。可知人情趋附，自古恒然，余於此不禁感慨系之。（人情如纸薄，世味比齏寒，亘古如斯，於今尤甚，我欲放声一哭。）

金粟香飘，长空云净，一年明月今宵多，忽忽又是中秋时候。是夕，外祖母携赦舅等来嘉荫堂，焚香拜月。一时月明灯彩，人气香烟，晶艳氤氲，不可形状。拜毕，设宴凸碧堂。是堂在山之最高脊，厅前平台环列，桌椅均作圆式，取团圆之意，中设围屏，隔作两厢。外祖母居中座，左右为赦舅、政舅、珍大哥等，屏后为邢舅母、王舅母、尤大嫂及三春姊妹等。其余亲戚在者，惟余与湘云二人，宝钗、宝琴因薛姨妈抱病，已早搬出，是以未与此宴。外祖母彩兴勃发，又因二舅久客初归，更为忻愉，酒觥交错，谈笑风生。夜半，赦舅逐渐散去，外祖母亟命撤去围屏，更杯洗箸，并作一席，招余侪同饮。余因宝钗姊妹家去，珠大嫂、凤姐均抱病，宝玉为其房中丫鬟晴雯病重，心中蹶蹶，惘然寡欢，际此良宵，自余视之，几同悲景。（黛玉之视良宵为悲景者，以宝玉不在座故耳，余如薛氏姊妹想不在其意中。）既而外祖母言曰：“往昔与汝薛姨妈等饮酒赏月，趣语横生，然而老爷未归，母子情深，思之辄痛。今者老爷既返，而诸姊妹又多不至，可知天下事总难求全。”言竟，长叹。余闻语，不禁牵起愁绪，出倚长栏，仰望一轮明月，方挂天空，丹桂数十株，扶疏山左，裊枝敲玉，飘粟绽金，微风吹之，清芬拂面。回忆去年今日，吾侪集宴缀锦阁时，赌酒赋诗，其乐何如。乃忽又一年矣，流光易度，时不我留，吾人由少而长，以逮衰老，曾不瞬耳。思及此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湘云见余状，亟来劝慰，且邀余联句。余雅不忍负其豪兴，强笑曰：“此间嘈杂，有何诗兴？”湘云笑曰：“然则吾侪偕往池边，何如？”因招余来凹晶馆。是馆在土山底处，翼然临於池沼之上，一带竹栏，迳通藕香榭。时月光印地，乃作清冷之色，幽草尽沾宿露，耀烁有如明珠，人行其上，罗袜尽湿。余笑曰：“姮娥诚多情，悯吾下界众生久困黑暗，乃逐金乌而代之，加惠吾人，诚匪浅鲜也。”湘云笑曰：“姮娥曾为人妇，且阅世久，何故常效小儿女遮遮掩掩，作屏角窥人故态？”余曰：“必若此，始足引人入胜，否则，日日常圆，尽露色相，尚何足异。”湘云曰：“月固可爱，然因时因地，亦略有区别：若春月则秾艳，夏月清旷，冬月幽茜，厥惟秋月皎洁宜人。（月色清幽，笛声断续，清风徐来，俗尘顿退。此等境界，惟湘、黛始能消受。然一则早夭，一则早寡，可知享清闲之福者，天必忌之，禀高洁之性者，天更忌之。）至若金谷良宵，玉楼长夜，名花有色，秋草含光，则如今日园亭之月也。虽景物不必尽同，而在在皆足令人留恋，吾侪胜会不常，幸勿教辜负。”言次，已至该馆，是时夜阑人静，万籁俱寂，余与湘云即在卷篷底竹墩上，肃然危坐。只见天上月光，池中月影，上

下争辉，如置身於晶宫蛟室之内。微风一过，粼粼然池面尽成皱纹。湘云笑曰：“此时安得一乘画舫，遣此逸兴。”余曰：“即是足矣。古人云：‘事若求全何所乐。’”湘云笑曰：“得陇望蜀，人之常情。”话顷，忽听笛声悠扬，自远而近。余笑曰：“老太太今日如此高兴，可为吾侪助趣矣。”於是，同起联句，湘云问限何韵？余曰：“不如将栏干一数，是第几支，即第几韵。”湘云笑曰：“别致哉！”因同起。数毕，得十三支，湘云曰：“偏是十三元，此韵用作排律，恐终难免牵强。”余曰：“何妨？”湘云让余先起，余即吟曰：“三五中秋夜。”湘云搔首一思，吟曰：“清游拟上元。彻天星斗焕，”余续曰：“匝地管弦繁。几处狂飞盏，”湘云笑曰：“几处五字，原为开下起见，如何对得方好？”因吟曰：“谁家不启轩。轻寒风剪剪，”余曰：“对句极好，起句未免太易。”湘云笑曰：“诗多韵险，虽有好句，亦须留待后来。”余笑曰：“后来如无好句，看汝如何？”因联曰：“良夜景暄暄。争饼嘲黄发，”湘云曰：“不佳，不佳。何为杜撰俗事以难我耶？”余笑曰：“真乃少见多怪，吃饼乃《唐书》旧典，何谓杜撰？”湘云曰：“此亦难我不得。”因吟曰：“分瓜笑绿媛。香新荣玉桂，”余笑曰：“此真系杜撰矣。”湘云曰：“明日当查出一看，此时毋耽搁工夫。”余曰：“虽如此，玉兰金桂总属塞责。”（金玉二字最碍黛玉之目，虽至联诗，亦必屏之，其虑深，其心苦矣。）因联曰：“色茂健金萱。蜡烛辉琼宴，”湘云笑曰：“如何又颂起圣耶？”余曰：“汝既用出玉桂，我不得不用金萱。”湘云因含笑吟曰：“觥筹乱绮园。分曹尊一令，”余联曰：“射覆听三宣。骰彩红成点，”湘云笑曰：“三宣二字竟化俗成雅矣。”因联曰：“传花鼓滥喧。晴光摇院宇，”余笑曰：“对句极妙，如何将风月塞责？”湘云曰：“毕竟说到月上，点缀点缀，方不落题。”余曰：“姑存之。”因联曰：“素彩接乾坤。赏罚无宾主，”湘云续曰：“联吟叙仲昆。构思时倚槛，”余应曰：“拟句或依门。酒尽情犹在，”湘云续曰：“更残乐已谖。渐闻笑语寂，”余曰：“可知一步紧一步矣。”因联曰：“空剩雪霜痕。阶露团朝菌，”湘云曰：“此句如何押韵？”随即离座，叉手思索，笑曰：“幸而想出一字，不然，几卸甲曳兵走矣。”联曰：“庭烟敛夕樁。秋湍泻石髓，”余为击掌叫绝，骂曰：“促狭鬼，果然留下好句！”湘云曰：“幸昨日翻阅《历朝文选》见此樁字，我不识为何树，方待查考，宝姐姐谓即俗言朝开夜合花也。”余曰：“樁字用来恰好，但秋湍一句，何处想来？”因联曰：“风叶聚云根。宝婺情孤洁，”湘云联曰：“银蟾气吐吞。药催灵兔捣，”余吟曰：“人向广寒奔。犯斗邀牛女，”湘云望月，吟曰：“乘槎访帝孙。虚盈轮莫定，”余吟曰：“晦朔魄空存。壶漏声将涸，”吟际，忽见池中现一黑影，猛悚疑鬼，亟告湘云。（怕鬼者非胆怯

，即识暗，湘云偶觉风流，岂济凡俗。）湘云笑曰：“我素不惧鬼物。”随拾小石一片，掷之池中，忽嘎然一声，飞起一只白鹤，湘云曰：“原是一羽衣翩跹者，可以助我诗兴矣。”即吟曰：“灯窗焰已昏。寒塘度鹤影，”余闻此句，不禁顿足呼曰：“此鹤真惠汝不浅。（文境诗情，并皆佳妙。）此句比秋湍又不同，影字祇一魂字可对，况‘寒塘度鹤影’何等自然，本眼前景，且又新异，余当偃旗息鼓矣。”湘云笑谓：“勿急。不然，即明日再联亦可。”余戚戚不安，遐想半日，笑曰：“汝不必夸口！”湘云亟起问余，余即吟曰：“冷月葬诗魂。”湘云闻余此句，大为赞异，既又叹曰：“诗虽新异，只是颓丧极矣。况汝身多病，似不宜作此凄凉奇谲之语。”余笑曰：“不如此何能战胜。”（冷月葬诗魂一句，抵得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等篇。）

言次，突见栏外石后，走出一人，笑曰：“好诗！好诗！果太凄凉，不必再续，再续反觉堆砌牵强矣。”余与湘云回首视之，则栊翠庵姑子妙玉也。因与谈笑，妙玉曰：“吾固早已至此，因喜笛声飘缈，月色晶莹，不觉乐而忘返。”又曰：“姑娘之诗，诚新异过人，然亦过於颓败凄楚，此亦关人之气数，非可常为也。”余问园中诸人，知皆睡熟，遂邀余与湘云同来庵中。炉烟未烬，龕焰犹青，小丫鬟跌睡蒲团，如伏狮状。妙玉唤起温茶，又将笔墨取出，将余与湘云联句，一一缮好。余见妙玉如此有兴，亟为请教。妙玉深自谦抑，谓：“才只二十二韵，窃想二位警句已出，再续恐为强弩之末，如不见哂，谨代续貂。”余与湘云，亟请赐教，妙玉一挥而就，递於余，与湘云共视。其诗曰：

香篆销金鼎，冰脂腻玉盆。箫憎嫠妇泣，衾遣侍儿温。空帐悬金凤，闲庭散彩鸳。露浓苔更滑，霜重竹难扞。犹步萦纡沼，还登寂历原。石奇神鬼缚，木怪虎狼蹲。麝麝朝光透，罍罍露晓屯。振林千树鸟，啼谷一声猿。歧熟焉忘径，泉知不问源。钟鸣栊翠寺，鸡唱稻香村。有兴悲何极，无愁意岂烦。芳情只自遣，雅趣向谁言。彻旦休云倦，烹茶更细论。

後书“右中秋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。”余与湘云不胜惊异，笑曰：“吾侪镇日纸上谈兵，舍近求远，讵知十步之内，即有芳草耶！”言次，东方渐白。时余丫鬟紫鹃与翠缕同来寻余等，遂与湘云辞归。

贾府自凤姐染疾后，一切家政均归探春代理，赏罚严明，有条不紊，探春之才，诚堪佩服也。虽然，有才者未必有命，以探春今日景象言之，固可谓金枝玉叶，享尽荣华，然其结局何如，尚不可知。（探春高华卓犖，俨若太原公子，虽待字闺中，命运无定，而终身结果，已可概见，故卒得贵婿，相守白头也。）吾尝谓女子命运，与男子绝不同，男子命运如何，出世时即可定之。女子则须分为两截，一未嫁时，一既嫁后，盖未嫁时与既嫁后之命运，绝不相联

属也。故未嫁时之命运，只可名之为假命运，其真命运，则须仰之于莫知谁何之人。探春来日所嫁之人何如，殊不可知，果其人而贤也，尚可继续享其荣华；否则，今日之快乐生涯，亦可暂而不可久，一旦凤冠加顶，霞帔在身，则须一一与之告别。故吾服探春之才，吾又不能不忧其命。虽然，岂止探春一人而已哉！大观园中诸姊妹谁不如是！吾思及此，乃不暇为诸姊妹忧，一缕愁思，则又转而及余自身。嗟夫！余之自身将来何如，又岂可预测哉！噫！

迩来大观园不知发生何事，二舅母忽带领多人，将园中抄检一过，并将迎春房中丫鬟司棋，宝玉房中丫鬟晴雯、芳官、蕙香等，一起逐出。闻司棋乃为一种暧昧事，至于晴雯等，则不知何故。（晴雯人品性情恰似黛玉，黛玉尚不免见忌於人，宜晴雯之放逐也。媒蘖致死，冤愤莫伸，当是屈原、贾谊后世。）吾于诸人中，独怜晴雯，晴雯初亦小家碧玉，入侍外祖母，为人慷慨直爽，不作女儿态，外祖母雅爱之，乃赐给宝玉，以供任使。宝玉向属多情，见晴雯姿容娟媚，伶俐聪明，极加眷爱，尝语余曰：“吾之于晴雯，不敢以侍婢目之。”相爱之情，盖无殊姊妹也。余亦觉晴雯性情豪爽，实出众婢之上，璇闺无事，常共笑乐，迩来因其染病，犹命紫鹃助理茶汤。不谓事出意外，竟戴病逐出，吾知宝玉之伤感，必较余犹甚也。嗟夫！晴雯亦一聪明女儿也，若非家世卑微，公子王孙谁不欲偶之？特以命途多舛，家运不济，乃降身而为人婢，任人践踏，任人摧残，今日一朵娇花，且驱之至于泥溷之中。二舅母夙号仁慈，不知何故，于此乃忍为之。落花无主，只怨东风，吾不禁为晴雯惜。

今日为迎春于归之期，宾客之盛，自不待述。其婿家姓孙氏，婿名绍祖，现在兵部候缺，向与贾家有旧。此次订婚，实出赦舅之意，政舅则甚不愿。其门第不及欤？抑其人不善欤？则非我所知。晨起，湘云等即邀余往贺，余性疏懒，最畏酬应，然为好姊良辰，不得不勉为一去。既至，竟入内室，迎春向来忠厚，出言殊简，至此愈觉羞涩，默默无一语。湘云笑曰：“何竟效金人三缄其口，岂为新嫁娘，便当如是耶？”众皆莞尔。宝钗笑曰：“迎妹乃吾侪旧侣，今嫁得乘龙婿，恐已忘吾侪，终勿能耳鬓厮磨，若昔时之乐矣。”迎春均置不答，垂首闭目，若老僧之入定。无何，箫鼓嗷嘈，笙簧齐奏，众喧彩舆至，迎春为众簇拥易妆，锦簇凤冠，珠兜霞帔，俯映翠裙鸳绣，横拖红袖鸾绡，富丽皇堂，别饶丰致。妆毕，众扶之，登舆而去。其时他人犹可，独宝玉伤感，不可名状。李纨嗤之曰：“凡为女子，终须嫁人，悒悒胡为哉？”宝玉叹曰：“汝侪安知？我亦不欲与汝言。”言已，怅然自去，余侪亦随归。（宝玉似痴非痴、似悟非悟，有此根性，故卒至跳出尘网也。）

秋光渐老，落叶飘零，大观园中顿呈萧索之状。宝钗因其家有事，已为薛姨妈迎归。宝钗既归，香菱亦随之而去。探春又代理家政，亦无暇入园。旧人

星散，不禁黯然。一日，余方临案观书，忽紫鹃告余，谓晴雯逐出后，忽於昨日病逝，骤闻之下，不胜心酸。嗟乎！碧玉年华，遽遭天逝，黄土垄中，将何以瞑目！”余知宝玉闻此，必更伤心，乃思往慰之。随步出潇湘馆，缘山坡而行，时见夕阳将暝，晚蝉欲咽，木叶坠地，戚戚作声，万种凄凉，若代吾人鸣其感伤。及行至石山后，忽闻呜咽之声，发於芙蓉树下，如嫠妇夜泣，秋客宵吟，悲楚凄凉，闻之酸鼻。噫！斯何人乎，乃为此如泣如诉之声！悄然听之，乃知为宝玉祭晴雯，时方诵其诔文，曰：

维太平不易之元，蓉桂竞芳之月，无可奈何之日，怡红院浊玉，谨以群花之蕊，冰鲛之泪，沁芳之泉，枫露之茗，四者虽微，聊以达申诚敬，乃致祭於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：

窃思女儿自临人世，迄今凡十有六载，其先之乡籍姓氏，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玉得於衾枕栉沐之间，栖息宴游之夕，亲昵狎褻，相共与处者，仅五年八月有奇。忆汝曩生之时，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，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，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姊妹悉慕其嫵媚，媼姬咸仰其慧德。孰料鸩鸩恶其高，鹰鹯翻遭罟罟；賚施妒其臭，芷兰竟被芟锄。（晴雯见逐，宝玉似亦知为袭人所致，故不觉痛乎言之，但知之而不逐之，薄幸，可恨！）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飈；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。偶遭蛊蜮之谗，遂抱膏肓之疾。故樱唇红褪，韵吐呻吟；杏脸香枯，色陈頹頹。诤谣謔语，出自屏帏，荆棘蓬榛，蔓延窗户。既怀忧沉於不尽，复含罔屈於无穷。高标见嫉，闺闈恨比长沙；贞烈遭危，巾幗惨於雁塞。自蓄酸辛，谁怜夭折？仙云既散，芳趾难寻。洲迷聚窟，何来却死之香；海失灵槎，不获回生之药。眉黛烟青，昨犹我画；指环玉冷，今遣谁温？鼎炉之剩药犹存，襟泪之余痕尚渍。镜分鸾影，愁开麝月之奁；梳化龙飞，哀折檀云之齿。委金钿於草莽，拾翠盒于尘埃。楼空鹊，徒悬七夕之针；带断鸳鸯，谁续五云之缕。况乃金天属节，白帝司时；孤衾有梦，空室无人。桐阶月暗，芳魂与倩影同消；蓉帐香残，娇喘共细腰俱绝。连天衰草，岂独蒹葭；匝地悲声，无非蟋蟀。露阶晚砌，穿帘不度寒砧；雨荔秋垣，隔院希闻怨笛。芳名未泯，帘前鹦鹉犹呼；艳质将亡，槛外海棠预萎。捉迷屏后，莲瓣无声；斗草庭前，兰芳枉待。抛残绣线，银笺彩袖谁裁？褶断冰丝，金斗御香未熨。昨承严命，既趋车而远涉芳园；今犯慈威，复拄杖而近抛孤柩。及闻蕙棺被燹，顿违共穴之情；石椁成灾，愧逮同灰之谥。尔乃西风古寺，淹滞青磷；落日荒丘，零星白骨。楸榆飒飒，蓬艾萧萧。隔雾圻以啼猿，绕烟塍而泣鬼。岂道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；始信黄土垄中，女儿命薄。汝南泪血，斑斑洒向西风；梓泽余哀，默默诉凭冷月。呜呼！固鬼蜮之为灾，岂神灵之有妒？毁谤奴之口，讨岂从宽；剖悍妇之心

，忿犹未释。在卿尘缘虽浅，而玉之鄙意犹深。因蓄惓惓之思，不禁谆谆之问。始知上帝垂旌，花宫待诏，生侪兰蕙，死辖芙蓉。听小婢之言，似涉无稽；据浊玉之思，深为有据。何也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，李长吉被诏而为记，事虽殊，其理则一也。故相物以配才，苟非其人，恶乃滥乎！始信上帝委托权衡，可谓至洽至协，庶不负其秉赋也。因希不昧之灵，或陟降於兹。特不揣鄙俗之词，有污慧听，乃歌而招之，曰：“天何如是之苍苍兮，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！地何如是之茫茫兮，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！望伞盖之陆离兮，抑箕尾之光耶！列羽葆而为前导兮，卫危虚於旁耶！驱丰隆以为庇从兮，望舒月以临耶！听车轨而伊轧兮，御鸾鹭以征耶！闻馥郁而飘然兮，纫蘅杜以为佩耶！灿裙裾之烁烁兮，镂明月以为珰耶！借葳蕤而成坛坫兮，檠莲焰以烛兰膏耶！文匏虬以为觶斝兮，洒醪醑以浮桂醕耶！瞻云气而凝眸兮，彷彿有所覩耶！俯波痕而属耳兮，恍惚有所闻耶！期汗漫而无际兮，捐弃予於尘埃耶！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，冀联辔而携归耶！余中心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为耶！卿偃然而长寝兮，岂天运之变於斯耶！既窅窅且安稳兮，反其真而又奚化耶！余犹桎梏而悬附兮，灵格余以嗟来耶！来兮止兮，卿其来耶！”若夫鸿濛而居，寂静以处，虽临於兹，余亦莫睹。搴烟萝而为步障，列苍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以贪眠，识莲心之味苦。素女约於桂岩，宓妃迎於兰渚。弄玉吹笙，攀簧击敌。徵嵩狄之妃，启骊山之姥。龟呈洛浦之灵，兽作咸池之舞。潜赤水兮龙吟，集珠林兮凤翥。格诚，匪簋匪篚。发轫乎霞城，还旌乎玄圃。既显微而若逋，复氤氲而倏阻。离合兮烟云，空濛兮雾雨。尘霾敛兮星高，溪山丽兮月午。何心意之怲怲，若寤寐之栩栩。余乃欷歔怅快，泣涕彷徨。人语兮寂历，天籁兮笳笳。鸟惊散而飞，鱼唼喋以响。志哀兮是祷，成礼兮期祥。呜呼哀哉，尚飨。

半晌，祭毕。余跨步立其前，笑曰：“妙语缤纷，深情缥缈，可与《曹娥碑》并传矣。”宝玉闻余言，两颊骤赤，呆然无语。余笑曰：“此亦风雅事，何羞涩为？”宝玉始笑曰：“我思古今祭文，多属滥套，所以改创一格，原不过一时寄兴，谨求改削。”余曰：“长篇大幅，颇难追忆，但听‘红绡’一联，意虽清新，却嫌滥俗。吾侪於今窗屉，均系彩霞纱所糊，何不改为‘茜纱窗下，公子情深’耶？”宝玉击节叫妙，连谓：“天下好景好事尽多，我等愚拙性成，执笔便忘却，今经此一改，更臻妙绝矣。但须汝居此则宜，若我实不敢当。”余曰：“何妨！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肥马轻裘，敝之无憾，况一窗耶？”宝玉笑曰：“论交原不在肥马轻裘，即白璧黄金，亦不当锱铢较量。但唐突闺阁，非余所敢，不如竟将‘公子、女儿’改去，作汝谏彼之文。（芙蓉谏为黛玉作也，晴雯一丫头耳，何足以当此，只以立言不便，特借晴雯以寄其痛，犹恐阅者忽过，故於红绡一联，反复改易以醒之，若谓为后日讖语，似未觉

尽善也。)况彼平日蒙汝不弃,亦在相厚,作此祭之,亦非过当。以我思之,莫若改作‘茜纱窗下,小姐多情;黄土垅中,丫鬟薄命。’虽然与我无涉,亦觉愜怀。”余笑曰:“彼又非我丫鬟,何用此说?兼之小姐、丫鬟亦不典雅,俟紫鹃死后,再如此说不迟。”宝玉笑曰:“法又何事咒渠?”余曰:“咒自汝起。”宝玉一笑,既又谓尚有一改,因曰:“‘茜纱窗下,我本无缘;黄土垅中,卿何薄命。’不更妥当耶?”余闻言,中心一跃,悲愁交集,只得含笑称妙曰:“即此可矣,不必再改。”言已,相与回怡红院。

“乐莫乐於新相知,悲莫悲兮生别离。”往者余诵此语,每深浩欢,不意今日皆为余所身受,天下事可逆料哉!(黛玉遭际不时,丧乱迭见,忧伤病沮,郁不聊生。盖其胸中,纯系一团秋气,故其悲怆,无时稍杀,非关秋之能愁人也。不然,秋光皎洁,秋气爽人,秋月晶莹,秋容变幻,在在均足使人留恋,特人自多愁,不克自制耳。)忆余来此园中,忽忽数载,尔时海棠结社,柳絮填词,把酒谈心,烹茶夜话,陶陶然其乐何极。今者宝钗家去,迎春于归,紫菱洲畔,蘅芜院里,蒹葭犹旧,香草依然,而人去楼空,徒闻铃语,一种萧条之状,似亦随秋气而改。余虽不敢如宋玉悲秋,然对景伤怀,曷能自己!今日为迎春归宁之期,余乍闻之,甚喜,意旧侣重逢,必有一番欢乐。晨妆罢,即出园,至外祖母处,时迎春将至,下舆登堂,腰围瘦减,面目清癯,迥不似旧时颜色矣。

余乍见一愕,念相离几许时,胡一变至此耶?继念迎春生长膝下,不惯离家,别绪闲愁,或郁而至此。既入室,争询别后景况,迎春双眉愁锁,两目莹然,谓:“孙绍祖好色好赌,无所不至。初过门时,新婚宴尔,犹有几分恩情,迨后独守空帏,无复伉俪之乐,偶进忠言,反遭毁谤,种种虐待,不可言宣。早知如此,真不若祝发空门,向蒲团夜月,消受生涯。”言毕,放声大哭。吾侪闻之,亦莫不为之泪下。呜呼!风景不殊,悲欢倏变,迎春忠厚人也,自今以后,更复何望!吾故谓女子命运须分为两截,一未嫁时,一既嫁后。以迎春今日景言之,殆成两世矣,宁不伤哉!(迎春忠厚长者,而乃所偶非人,抑郁以死,是大观园中诸姊妹无一非薄命金钗也,伤哉!)

迎春归后,暂住紫菱洲。其最为迎春痛惜者,厥为宝玉。数日来神气颓丧,寝馈不安,姊妹情深,固应尔尔也。一日,余梳洗方毕,忽传宝玉至,将入余室,即放声大哭。余大愕曰:“此何为也?”宝玉不语。(宝玉痛迎春而至潇湘馆哭,是知黛玉之心与己相同也。)余曰:“得毋我又获罪於汝耶?”宝玉顿足曰:“否否,我自有我伤心之事也。”吾知其又为迎春事,因曰:“兹盍告我?”宝玉曰:“我想吾侪生而悲,反不如死而乐。”余佯曰:“此又何谓?”宝玉叹曰:“吾家二姐前日状况,汝当知之。回想当日在家时,海棠结

社，赌酒吟诗，其乐何极！何苦必欲出嫁，出嫁后乃致受百般苦楚。我原想禀知老太太，仍将二姐迎回，不复再往孙家去，詎知太太不独不允，反骂我混说。妹妹，汝试观之，园中景象，至今日荒凉尽矣，若再过几年，不知更成何象？故吾愈觉人生之无谓也。”言已，又哭。（伤心语亦是悟道语。）嗟乎！余闻至此，余之眼泪亦不禁夺眶而出，自思女子以身嫁人，诚不啻探身窰窰，稍一不慎，终身即无见天日之时。吾侪年已浸长，他日所遇何如，尚不可知，吾人至此，愈增身世茫茫之感矣。（名言正论，惜今人之不慎，以致怨偶频闻，离婚时见，我愿天下女人善自为谋，毋贻后悔也。）

翌日，宝玉奉二舅命，入塾读书。寒窗独坐，益复无聊，绣阁生涯，几无异於禅房佛刹间也。斜阳将暝，晚霞满布天空，闲倚窗栏，见野鸥队队，咸逐晚烟而飞。思余来京时，景象正复如此，忽忽至今，余之心境乃亦随时而俱变。忆当时余倚窗独坐，亦尝私自计量，不知此去为祸为福，由今观之，殆祸多而福少也，为之奈何！虽然，人生在世，每挟忧患以俱来，安敢云福，惟视吾人所受之祸，当至何时而止耳。思时，忽闻院内拍手大笑，猛惊，启帘，宝玉竟入。余讶曰：“闻汝已去读书，何为又来此间耶？”宝玉笑曰：“幸勿言此，吾以为，吾侪此后再无相见期矣。今得偷闲来此，几如死而复生。古人云：‘一日三秋。’良不诬矣。”余笑颌之，亟命紫鹃汲泉煮茗，曰：“二爷於今读书，不比往日矣。”宝玉笑曰：“何谓读书！我平生最厌一切道学语。尤可笑者，近时名公巨卿，出语便谓八股文章，代圣贤立言，实则腹中空空，何曾能阐发圣贤一二，不过东扯西拉，写几句牛鬼蛇神，用为诤功名混饭吃而已。”（直令科场得意之士，一齐愧死。）余笑曰：“吾侪女流，原不知此中底蕴。但幼时从尔雨村先生读书，亦曾看过，内中亦有近情近理，亦有清微淡远，尔时虽无知识，亦颇娓娓动人，岂可一概抹倒。况汝欲志功名，亦非枉尺直寻不可。”宝玉摇首一喟。

一日袭人过余，询余病状，唠叨半日。忽听院中有呼林姑娘者，雪雁亟出迓之，乃为宝钗遣来婆子，馈余荔枝，雪雁连代接过。婆子举目，忽见袭人，笑问曰：“此非宝二爷房中花姑娘耶？”袭人曰：“然。”既又睁其摩挲老眼，向余谛视，笑曰：“无怪我家太太恒谓林姑娘与宝二爷天生佳偶，及今观之，真天仙化人矣。”袭人见其出言造次，急为岔开。（袭人与宝钗狼狈为奸，以媒蘖黛玉也久矣。今之唠叨半日，想为探试口气之故，以定其攻击之计划。奸贼可恶孰甚！再嫁优伶，未足蔽辜。）余因为宝钗遣来，虽恨其冒撞，只假为不闻。（林姑娘误矣，岂忘昔日见了姐姐便忘了妹妹之言耶！）顷之，袭人归去，余命丫鬟挑灯就寝。一举首，忽见案上荔枝瓶，不禁触起日间婆子所语，甚是刺心，万绪千愁，顿为勾起。默念自己身体原不甚强，今忽又浸长矣

，马齿徒增，耕而莫获。虽若人心中别无所注，而外祖母与二舅母向无一言及此，则此愿虽深，尚在不可知之数。深恨当日双亲在时，未得早将此事议定，不然，何用余终日悬悬耶！继又念余双亲若在，而余又未必来此，倘使别订陈朱，又未必能如若人之人才心地，不如此时，尚有可图。一时心血潮涌，如十万犁锄，起落不定，乃侧身向里，力屏此事不思。（实则别有所配，亦未必不如宝玉，且未来京亦不知有宝玉也。今黛玉尚以为可图，不知己为捷足者先得矣。）

朦胧间，忽见小丫鬟入报，谓贾雨村先生至，请余出相见。余大异，思余与雨村虽属师生，要非男子可比，况彼与余舅等往来，从未一言提及，余亦不便往见，因辞以疾。小丫鬟又催曰：“只恐来与姑娘道喜耳！”语次，大舅母与二舅母、凤姐等均来余室，顾余笑曰：“我等一来道喜，二来送行。”余闻言，神魂震悸，亟问：“何事？”凤姐笑曰：“汝不知耶？林姑爷现升湖北粮道，已为汝娶继母，因想撇汝在此，殊不成事，遂托贾雨村作伐，将汝许字汝继母之亲戚，且是续弦，今日特来迎汝，大抵汝此一去，当即咏《漂梅》矣。”余骤闻此，大震，寸心空洞，状如失魂。恍惚又似阿父果已提升赴任，心中甚急，强应之曰：“殊无此事，皆汝等混闹耳。”言已，余舅母等咸以目示凤姐曰：“彼既不信，我等盍去？”余此时信不可，不信亦不可，含泪言曰：“二位舅母盍少坐？”众皆不答，冷笑而去。余心中轳辘上下，不知此事果为真为伪，哽哽咽咽，恍惚间又似在外祖母处。因思此事惟求之老太太，或可挽回，於是屈膝抱外祖母之腰，哭曰：“老太太救我！南方之行，我宁死不去。况已有继母，又非余之亲娘，余更愿随老太太一处。”言毕，心摇舌哽，窃冀外祖母素日怜余，定可为余排解。半晌，外祖母载笑言曰：“此不干我事。”余泣曰：“此何事耶？”外祖母曰：“续弦亦好，且多一副嫁奁矣。”余哭曰：“我在此，决不费老太太此等闲钱，只求老太太救我。”外祖母摇首言曰：“无能为也。汝既生为女子，终当出嫁，在此总非了局。”余曰：“情愿为奴婢，供驱使，只求老太太作主。”言毕，睁目视外祖母，外祖母置若罔闻。余又愤又愧，抱其腰哭曰：“老太太素日慈悲，素日怜余，何至今日竟无一语，岂以余为老太太之外孙女，即不欲援手耶？然余母为汝所出，念余死母之情，亦当从而庇护。”言已，倒其怀痛哭。只听外祖母唤鸳鸯曰：“汝来！送姑娘去，我被其缠乏矣。”余闻此，悲痛交集，自思再无生理，不如一死为愈，即起外出。深恨自己未有亲娘，便是外祖母与舅母、姊妹等，平日何等亲热，及至此时，均袖手旁观，冷嘲热讽，可见平昔皆一伪字耳。继想今日何独不见宝玉，如一见彼，或可有为。双眸强展，则见宝玉已来余前，顾余笑曰：“妹妹大喜！”余闻此言，又惊又恨，亟握其臂曰：“好宝玉！我今日始知

汝乃一无情无义人耳。”宝玉曰：“是何言哉？汝已许人，吾侪今而后各随各耳。”余哭曰：“好哥哥！汝命余随谁耶？”宝玉曰：“汝如不去，就此住下亦可。汝原已许我，所以汝来此间，我平日待汝，与他人别又不同。”余此时又似果经许过宝玉，遂又转悲作喜。因问曰：“当此千钧一发之时，汝到底如何处我耶？”宝玉曰：“吾固命汝住此，汝不我信，今当示汝以心。”言次，出匕首寸许，向胸前一划，血流如注。余大惧，亟以手捂住宝玉心窝，哭曰：“是何为耶？不如先将我杀却。”宝玉曰：“勿惧，我特示汝以心耳。”言已，又将手在划开处乱抓。余又痛又哭，又恐人撞见，抱住宝玉痛哭，宝玉连连呼曰“不好，不好！”即倒身於地。余见状，放声大哭。忽闻耳畔呼声，静聆之，乃紫鹃呼余。猛惊醒，只见斜月残灯，半明半减，竟是一场恶梦。喉间哽咽犹不自己，抚视枕衾，已为泪痕湿透矣。因想阿父去世已久，宝玉尚未订婚，此梦果从何起？继想梦中景象，愈觉心伤，倘使宝玉真死，余又如何处置？一时痛定思痛，不禁泪从心落。（黛玉梦中尚知其伪，及至醒而仍执迷不悟，致促其生，情之迷人乃至如此。）强起，卸下长衣，命紫鹃为余更衾枕，蒙头再睡，神魂不定，愈睡愈醒，只听窗外淅淅飒飒，如风如雨。顷之，又闻呼咷声，则为紫鹃睡熟鼻息出入之声。围被起坐，又觉窗隙透入一缕凉风，使人寒毛直竖，便又凝神再睡。朦胧间，只听竹枝小鸟狂噪不已，掀帏视之，窗衣渐呈白色，盖已天明矣。伏枕大咳，紫鹃闻余咳，力劝余养息，实则余何尝不养息，然余心乱，欲睡不能矣。奈何！（梦境已足断肠，醒时倍觉凄绝，黛玉之病自此深矣。）

是晨，余咳嗽愈剧，亟命紫鹃起换痰盂，紫鹃即起取出，忽闻其惨呼一声，倏又噤住。余大骇曰：“紫鹃何事？”紫鹃曰：“并无何事。”余知必痰中有物矣，因之心冷半截，泪下涔涔，及紫鹃入，犹沾襟拭泪，余更明其惨呼之故。嗟夫！余病愈深矣。紫鹃随坐余床沿，劝余自为珍重，且曰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依旧有柴烧。况此间自老太太以次，谁不爱姑娘？姑娘又何苦不自爱？”余闻此，又勾起梦景，霎时心摇手颤，气咽声嘶，半晌，才吐出半口痰，而此未死寸心，几欲随痰同出，因又睡下。（梦中景象乃大不然，黛玉至是乃成孤立矣。）久之，忽见翠缕、翠墨奉探春、湘云之命，同来召余。及见余病状，大为诧异，余强谓曰：“并无大病，不过疲乏耳。汝等回复三姑娘与云姑娘，午后如暇，请来余室一谈。”二人应诺。余又问宝玉近来何似？（病至如此尚记挂宝玉，岂以梦中宝玉犹未负心耶！）翠缕曰：“彼已入塾读书，回时甚少。”言毕迳去。

午后，探春、湘云同来视余。余见二人，又自伤心，冷泪一眶，沁眼而出。继想梦中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况彼等。且彼非因余召，又未必来此，无已

，命紫鹃强扶余起，强与欢笑。其时湘云见余床头痰盂，忽大为惊喊。余初时昏昏沉沉，所吐为何，并未细看，此时闻湘云言，回头一视，只见千丝万片，红似胭脂，不觉万念皆灰，身如槁木。（黛玉心血动矣，安得不死。）探春见其冒失，恐益余悲，亟代解曰：“此不过肺火上炎，带出一半点耳。”余漫应之。言次，忽听外间老嬷嬷曰：“汝是何处小蹄子？来此园中混搅！”余骤闻此，肝肠震裂，默念自己身世，原非何等微贱，只因幼失怙恃，来此寄居，不知何人指使，乃遭此辱骂，不禁大声呼曰：“此间尚堪住耶！”言已，头晕目眩，噎不成声，惟将手指窗外。探春会意，亟启帘视之。紫鹃则扶余痛哭。余此时杳杳冥冥，似此身已死，所存者仅一躯壳。紫鹃亟为余揉胸，余渐觉清醒。探春随入，笑曰：“想因听得老嬷嬷言耳。”余不应。探春又曰：“渠乃骂其外孙女，何与汝事。”余微点首，亟执探春之手，泣曰：“好妹妹……”一语甫出，喉间如鲠，欲吐不能。（凄绝已极。读至此，而不下泪者，决非人类。）探春多方劝慰，并谓病痊后，吾侪依旧结社吟诗，岂不欢乐。湘云亦曰：“三姐之言是也。凡事宜自宽解。”余哽咽应曰：“汝等所言甚善，只恐余已无此等日矣。”探春谓余言太过，人谁不病，那得便虑及此。呜呼！探春所知者余病耳，又焉知余致病之由耶。（茫茫宇宙，知我其谁，俯仰一身，能无悲痛。）

少间，二人起辞，余执探春手泣曰：“好妹妹，汝去老太太处，乞代余问好，只谓余略感冒，并非何等大病，无劳老人操心。”探春应诺，二人即出。紫鹃扶余睡下。辗转反侧，迄不能寐。兼之园中风声、虫声、鸟鸣声、落叶声、步履声，远远孩啼声，一阵一阵喧聒耳际，使人愈增烦恼。思园中往昔不过寂寞耳，今又增如许凄凉之声，使人心身不能得片刻闲静，然则余病殆有增而无减也，可奈何！少刻，紫鹃捧燕窝汤至，劝余略食，余微启齿，竟不下咽，因又睡下。朦胧间，似闻室中人言，宝玉夜间亦患心疼之疾。余闻一惊，岂真妖梦已验欤？亟询紫鹃，乃为袭人，余更骇异。时袭人已至余床前，询余病状毕，余问之曰：“汝言谁心疼耶？”袭人曰：“宝二爷偶然魔住。”余恐宝玉亦或有梦，因又问曰：“既然魔住，尚何言否？”袭人曰：“无之。”余长叹曰：“请为余代达二爷，谓余并无大病，无庸虑及。好自读书，勿累老爷生气。”袭人曰：“诺。”次日，大夫来视疾，余固知余病，非草根树皮所可拯治，然因众人之意，不便固却，随命医之。（贱婢此来纯为探试，惜黛玉不悟，合盘托出也。）

恶梦惊人，一病经月，缠绵床褥，濒死者屡。然而，彼苍厄余，徒使余病，而竟不容余死，飘忽光阴，余之生辰又至。时余病已渐告愈，余政舅适荐升工部郎中，自外祖母以次，无不忻快。余亦强作欢容，来外祖母处道贺。至则

宝玉、湘云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、李绮、李纹、岫烟诸姊妹均在座，独不见宝钗、宝琴、迎春三人。（凤丫头既撮合了金玉姻缘，复言宝、黛“相敬如宾”，诡毒之罪，擢发难数。）宝玉亟询余病况，余应曰：“劳汝多心，已占勿药矣。曾闻二哥尔夜亦觉欠安，迩来想已痊愈？”宝玉曰：“然。尔夜忽觉心疼异常，后来并无如何。”余闻至此，默然不语。凤姐觑余，笑曰：“汝二人那似久居一处，见面犹作如许套语，岂真古人云‘相敬如宾’耶？”余闻言，不觉飞红上颊。忽宝玉向余笑曰：“妹妹，汝看芸儿……”言至此，顿为咽住。余疑团莫解，不禁暗笑。久之，宝玉又曰：“我昨日曾闻有人送戏，是几时耶？”言次，以手搔额，睁目四顾。余见其言语支离，不明所以，遂亦讪讪而笑。外祖母即问凤姐曰：“谁送戏耶？”凤姐曰：“舅太爷处，谓明日日子好，送班小戏，给老太太道贺耳。虽然，不但日子好，还有好日子矣。”言次，瞅余而笑。余知其言此，乃指明日为余生辰，遂亦一笑置之。（宝玉芸儿之言，因贾芸来道喜时，云老爷已升官，若叔叔亲事得成，岂不是两层喜吗？今猝见黛玉，不觉突喉而出，继见有贾母等在座，不便言之，故顿为咽住，舍而言他，此不独贾母等不知，即黛玉亦在闷葫芦里也。读者一翻《红楼梦》便知。）

明日已是庆贺之期，王子腾处果送一班新剧至，即在外祖母厅前排演。是日，亲戚至者约十馀席，众等让余首座，余力辞。薛姨妈含笑言曰：“林姑娘亦有喜事耶？”（“亦有”二字，无限含蓄。）外祖母曰：“今日乃颦儿生辰。”薛姨妈随起，笑曰：“恕我健忘。琴儿速给姐姐拜寿！”余敬谢之。（汝为义母，岂义女之生辰亦遽忘之耶，可见前之煦妪为仁者都是假意。）既而入座，余留神一看，独不见宝钗，余甚异之。（宝钗不来，盖亲事已成，目的已达，不便来，亦不须来也。黛玉尚在梦中。）於时戏已演出，开场不过几出吉庆戏，无有可观者。至第三出，忽见金童玉女，旗幡宝幢，围绕一霓裳羽衣之小旦，绮年玉貌，妙丽无双。又听其词中有曰：“人间只道风情好，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？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！”数语，声同叩玉，响彻云霄。但不知为何剧，即命人询诸外间，乃知为新编《蕊珠记》中“冥升”一幕。（黛玉生辰演“冥升”是天亡之预兆。）小旦即扮嫦娥者，前因堕落入寰，几乎给人配，后幸观音点化，依旧未嫁而逝，升引月宫。至第四出为《吃糠》，第五出乃《达摩渡江》，正扮海市蜃楼，忽见丫鬟数人匆匆入，与薛姨妈耳语移时，薛姨妈勃然色变，即携宝琴起辞而去。余见状，为之愕然。（呆霸王又打死人矣，我闻之甚喜，盖其母女奸险，非有此种祸事，无以显天道之不爽。）

翌日，余往外祖母处问好，并探薛姨妈昨日之事。悉为薛蟠在外殴杀人命，被拘囹圄，后经政舅从中旋转，得冀不死，然而十万铜钱已化青蚨而飞去矣

。（十万铜钱，算宝钗运动亲事费，不亦快哉！）呜呼！以薛姨妈之母德，而偏有此桀骜不驯之生儿，可知天之生人，原无一定根基也。虽然，纨绔子弟十九轻薄，苟得一贤德妻室为之勉劝，或犹有顽廉立懦之功。而薛蟠所娶之新妇夏金桂，又偏不能如此，且性情乖张，动辄诟谇，即薛姨妈与宝钗，亦难免其口头蹂躏。据余所闻，夏亦世家女子，不识何故，乃横暴若此。噫！家有此妇，又何怪薛蟠之闯祸哉！

园林寂寞，秋色将阑；帘卷西风，人与黄花同瘦。於时独坐幽闺，展观琴谱。萧萧落叶，无非商徵之音；唧唧寒蛩，大有凄凉之旨。古怀遥集，欢绪不生；旧恨飞来，情思欲死。真无可奈何之日也。忽宝玉掀帘至，见余琴谱，大为骇异，几疑为五丁六甲之奇书。（宝玉不识琴谱，意作者殆讥其不识情种软。）余冷笑曰：“好个世家子弟，琴谱尚不之识，得不貽笑方家耶！”言已，宝玉面一赧，含笑应曰：“不谓妹妹乃亦擅此，兹盍抚余一听？”余笑曰：“余亦不大善此，忆余在扬州时，曾一学过，於今荒抛数载，渐觉随忘。迩来无事，偶於书堆中翻出一套，其间琴理手法，俱极明了，喜而阅之，亦颇动人雅兴，然欲穷化其妙，实亦不易。曾闻师旷鼓琴，能来风雷龙凤，仲尼尚学琴於师襄，一操便知其为文王，可知高山流水，得遇知音。”言至此，心忽一跃，愁绪纷投，默而不语。宝玉笑曰：“好妹妹，请速教我！即如‘大’字加一勾，中间有一‘五’字，到底作如何解？”余笑曰：“‘大’字‘九’字，是用左手大拇指，按琴上九徽。一勾加‘五’字，是右手勾五弦，并非字，乃一声耳。其余吟、揉、绰、注、撞、走、飞、推等法，均有一定之规矩，极容易学也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便如王逸少执贄簪花座下，不识肯赐教否？”余笑曰：“琴者禁也。古人制琴，原以治身，涵养性情，抑其淫荡，去其奢侈。故欲抚琴，必择静室幽窗，或层楼高阁，尤须天地清和之候，焚香静坐，心不外想，气血和平，始能与神合灵，与道合妙。然后整齐衣冠，或鹤氅，或深衣，必合古人之仪，才称圣人之器。手毕，将琴放於案上，坐於第五徽之间，与心相对，心身俱正，两手方从容抬起，还须领略其中轻重疾徐，必使舒卷自若，体态尊重方妙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吾侪学此，不过闲中游戏，若如此讲究，得非苦人所难耶！”言次，紫鹃忽入，谓宝玉曰：“二爷今日何如此高兴？兹亦当让姑娘稍憩。”宝玉曰：“适聆雅教，竟忘其劳神，兹当去矣。”余笑曰：“何事劳神？只恐余诲之谆谆，汝听之藐藐耳。”宝玉曰：“天下无非由而习之，岂得勉强成耶！明日，我告之三妹与四妹，均来受业。何如？”余曰：“即使彼等学成，而汝不识不知，岂非对……”（黛玉斯时情已急矣，故言词殊为坦率，恨宝玉之不悟也。）言至此，顿为止住。宝玉笑曰：“只要汝侪善弹，我便喜听，亦不计牛不牛也。”言次，忽秋纹捧秋兰一

盆至，询之，知为二舅母所赠。余见其中有并蒂一枝，不禁心为一跃，如醉如痴，呆坐凝视。思草木无情，犹相兼并，且其枝叶繁茂，花鲜欲滴。如余杳尔芳龄，便如三秋蒲柳，果使克偿所愿，或犹有苦尽甘来、花团锦簇之一日。不然，亦如花柳残春，怎禁风催雨送。言念及此，不禁泪下，乃欠身而起，闲步院中。适宝钗遣人送一函至，余启而阅之，曰：

妹生辰不偶，家运多艰，姊妹伶仃，萱亲衰迈。兼之猊声狺语，旦暮无休；更遭惨祸飞灾，不啻惊风密雨。夜深辗转，愁绪何堪！属在同心，能不为之愍惻乎？回忆海棠结社，序属清秋，对菊持螯，同盟欢洽。犹忆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”之句，未尝不叹冷节遗芳，如吾两人也。感怀触绪，聊赋四章，匪曰无故呻吟，亦长歌当哭之意耳。（汝亦畏猊声狺语耶？读红楼梦者均恶夏金桂，而我独喜之何也，喜其能为黛玉间接吐气也。）

悲时序之递嬗兮，又属清秋。感遭家之不造兮，独处离愁。北堂有萱兮，何以忘忧。无以解忧兮，我心咻咻。（一解）（黛玉尚在，岂禁汝之来贾府耶，一片假心令人生恨。）

云凭凭兮秋风酸，步中庭兮霜叶干。何去何从兮，失我故欢。静言思之兮，恻肺肝。（二解）

惟鲋有潭兮，惟鹤有梁。惟鳞甲之潜伏兮，羽毛何长。搔首问兮茫茫，高天厚地兮，谁知余之永伤。（三解）（汝愿已遂，汝心已慰，尚何心伤之有？意者怨呆霸王之闯祸致羈，其好事乎。）

银河耿耿兮寒气侵，月色横斜兮玉漏沉。忧心炳炳兮，发我长吟。

吟复吟兮，寄我知音。（四解）

读毕，不胜伤感。又想宝钗不寄别人独寄与余，得勿惺惺惜惺惺欤！（黛玉至今不悟，宝钗奸险於斯可见。）正沉吟间，忽丫鬟报客至，余亟收其书，叠起。只见探春、湘云、李纹、李绮迤迤而来，余亟起让座毕。因忆及尔年咏菊时，此情此景，一一在目，不禁叹曰：“宝姐姐自挪出后，不来此间久矣。匪独平时不来，即如前次庆贺之期，亦不至，余恐其今而后竟不来矣。

”（岂知其来时而黛玉已化为异物，悠悠苍天此恨曷极。）探春笑曰：“是何言耶？不过宝姐姐今非昔比，薛姨妈年已衰迈，薛大哥又在囤囤，家中诸务，须其经理，故无暇来此耳。”言次忽闻一阵风声，吹下落叶，清香一片，自窗棂度入，沁人肺腑。（薛贾联姻，想探春当亦知之，特宝黛不知耳。）群讶曰：“是何香耶？”余曰：“颇似木樨香。”探春笑曰：“林姐姐终不免南人口吻，於今三秋时候，那得有此？”湘云曰：“不然，汝记否十里荷花，三秋桂子，在南边正是晚桂开时矣，只汝未见过耳。俟汝将来去时自知。”探春笑曰：“汝亦荒唐极矣。我何事而南去耶？”余曰：“天下事实未可料，俗云

，人是地行仙，雪泥鸿爪，自有姻缘。（毕竟探春南去，天下事不可预料，洵有如此。）如余南人也，何以偏来此间？”湘云鼓掌笑曰：“此言是也。不独林妹妹为然，即吾侪中亦有生於南长於北者，亦有生长均在南，而后北来者，皆有定数存焉。”探春低头微笑，相偕而出。余送之院中，只见林鸟归山，夕阳西下，因湘云述起南边之语，不禁触及少日境况：春花秋月，水秀山明，二十四桥，六朝遗迹；不少下人伏侍，诸事任意，言语不避，香车画舫，红杏青帘，惟我独尊。今者寄人篱下，纵有如许照应，而无时无地总须留心。不知前生曾作何孽，今世如此孤凄，真如李后主所云：“此间日夕，惟以泪洗面耳。”伤哉！

顷之，紫鹃捧江米粥至，余略进食毕，焚香默坐。惟听西风飒飒，敲竹有声，檐前铁马叮咚，似告人以寒冬将至。亟命丫鬟取衣包出，忽於包中见旧日宝玉病中赠余手帕，诗句依然，泪痕犹渍。内中并裹剪破香囊、扇袋及通灵玉穗子等物。一时触物伤情，感怀旧事，不禁泪下潸潸。（黛玉处处伤心，夭亡已兆，偏此等伤心之事，时接於眼帘，造物忌才，於斯益信。）时紫鹃在侧，似识余意，笑而言曰：“姑娘看此何事？此皆姑娘与宝二爷幼时所为，尔时知觉未开，故有此事。若如今日，那复有此？”余知紫鹃之言，乃劝余也。不料，反将余前尘影事，俱为勾起。因想尔时两小无猜，不避嫌讳，陶陶然其乐何似。今则年华俱长，两人之间若隔有巨壁，即欲一诉衷肠，亦且不能。因想人生何不常驻此少小华年，而增高继长如是。又何为增长一岁，我两人之隔膜即加进一层。命薄欤？缘慳欤？余不得而知。思及此，心绪愈乱，乃倚窗呆坐。及见宝钗诗稿，又检出展诵一过，叹曰：“境遇不同，伤心则一。”遂命紫鹃取出墨砚，濡墨挥毫，亦赋四叠：

风萧萧兮秋气深，美人千里兮独沉吟。望故乡兮何处？倚阑干兮泪沾襟。

（一解）

山迢迢兮水长，照轩窗兮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，罗衫怯怯兮风露凉。（二解）

子之遭兮不自由，予之遇兮多烦忧。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，思古人兮俾无尤。（三解）

人生斯世兮如轻尘，天上人间兮感夙因。感夙因兮不可悞，素心如何天上月！（四解）

赋毕，翻出琴谱，借《猗兰》、《思贤》两操，合成音韵。又命雪雁将余箱中旧琴携出，张弦一抚，只觉飒飒瑟瑟，环绕香帘珠箔间，凄凉尽矣。

明日，鸳鸯奉外祖母命，送来《心经》一卷，命余抄写。余应诺之。亟命丫鬟焚香濡墨，独坐摊写，实则余何好作书，乃欲藉此以纾积困耳。写未数行

，宝玉忽至，及见余伏案作书，则又无语，盖恐乱余心曲也。移时，忽见余室中新裱一幅《斗寒图》，疑而问曰：“妹妹向未悬此，今自何得来？”余曰：“曩者藏之箱中，今偶忆及之，故取而悬诸壁间也。”宝玉又问曰：“‘斗寒’二字，是何出处？”余笑曰：“岂不闻‘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’诗乎？”宝玉击节称妙。顷之，又问余曰：“妹妹近来弹琴也未？”余曰：“天寒手僵，那得抚此。”宝玉笑曰：“不弹亦佳。我想，琴虽是清高之品，然自千古以来，但只有弹出忧思怨乱，从未见弹出富贵寿考者。且弹琴又须心中记谱，妹妹如此孱弱，似宜勿操此心。”言次，指壁间笑曰：“此琴何如是短耶？”余曰：“此余幼时初学所制，虽非焦尾枯桐，其中鹤山凤尾，亦颇配合齐整，龙池雁足，高下适中。汝看此缕缕断纹，不是牛旄耶？所以音韵亦甚清越。”宝玉笑颌之。又曰：“妹妹近来吟诗未？”余曰：“自结社后，搁笔久矣。”宝玉笑曰：“汝勿我欺，吾尝听汝有‘不可憊，素心如何天上月’等句，按诸琴里，清绝异常。得未有耶？”余讶曰：“汝如何知之？”宝玉曰：“尔日，余自蓼风轩经过，忽聆雅调，又恐阻汝清兴，故过门未入。我正疑惑前路均系平韵，结句如何忽变仄声？”余曰：“此乃人心自然之理，并无一定。”宝玉曰：“可惜我非知音，得勿令汝焦桐自伤不遇耶！”余叹曰：“古今知音有几？”语出，余又自悔造次，幸宝玉未觉，愀然竟去。（知己难逢，千古同慨。）

余目送宝玉既去，退而自思，宝玉近来出语，半吞半吐，乍冷乍热，不知是何意见。其疏余耶？抑别有用意耶？一时星星情火，缕缕情丝，遂播腾於寸心中，欲求解脱而竟不能。乃移身榻次，瞑目而思。忽闻窗外有人私语，审其声音，知为紫鹃与雪雁，但闻雪雁谓紫鹃曰：“汝知否？宝玉已订婚矣。”语出，余一惊。又闻紫鹃曰：“此语从何得知？想系风影谈耳。”雪雁曰：“否否，大抵别人均知，只吾侪未悉耳。”噫！真耶？伪耶？余闻至此，心中大跃，热血上腾，大咳不已，随以手抚胸，力自床中跃起。（浑如天空云净，乍闻霹雳一声，魂几离壳。）又闻紫鹃悄然曰：“汝从何处侦知？”雪雁曰：“昨日我至三姑娘房中，适三姑娘外出，与侍书等无意谈及，并谓系东府亲戚王大爷作伐，乃一知府家之女公子，老太太已得同意。只恐牵动宝玉野心，故秘而不宣耳。”呜呼！情难终局，悲愁皆系前因，恨少收场，苦恼多由宿孽。余至此，余心已碎，余不能再听矣。

於时，窗前鹦鹉忽呼曰：“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！”余闻声，亟移身椅上，气吁吁不能自持。紫鹃随入，问余须茶否？余摇首曰：“否。”紫鹃见状，似疑余已闻其密语。乃扶余至榻上。一倒身，百脉俱震，思前日梦中景况，今已验矣。霎时，心摇神瘁，觉此身如一叶扁舟，飘摇於大海中，前无涯岸

，后无救援，巨浪狂风，方排山倒海，向余而攻，其不折桅摧而覆者几希。嗟乎！余与宝玉少日光景，正如昨日事，耳鬓厮磨，如何契合。今则彼已营鸾凤新巢，余犹属飘零身世，抚今追昔，能不令人痛心。虽然，姻缘有定，又焉能强，余惟恨余命薄耳，讵能怨人哉！但余此心已许宝玉，决不能更挟而与之他人，自今以往，惟有一死耳。（读之心酸欲绝，海角天涯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我欲为黛玉哭，更欲为天下古今不遇之佳人才子哭。）嗟乎！余思至此，余又不忍言。凡人孰不贪生而恶死，余今竟甘心一死以毕吾生，则余之可怜，直为世间第一。然吾不死，吾又不忍双眼眈眈，看人家成其美眷，则余又舍死无从。嗟乎！吾死必矣。殉情而死，其乐弥甚。吾今亦无所用其避讳，吾为宝玉而死，吾心甘矣。（错忍宝玉，至死不悟，冤哉。）

昨宵失眠，侵晨即起。在理，吾困惫已甚，安能早起？然欲求死，不得不自残其气力，打量半载以后，当可身登清净界矣。紫鹃见余早起，即招雪雁为余梳洗。余对镜自照，面目清癯，较昔尤甚。不禁低吟“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”句，双泪洑澜，不能自遏。梳洗毕，命紫鹃焚香，紫鹃曰：“姑娘犹欲抄经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紫鹃曰：“吾见姑娘惫甚，兹亦当少憩。”余曰：“早完早好，况余亦非徒为写经，不过藉以解闷耳。将来汝等见余字迹，即如见余面。”言次，心一酸，泪又如雨下。此时，紫鹃竟不能劝余，螭颈一低，亦放声哭矣。（伤心语，不独紫鹃哭，我亦欲哭。）自是以后，余立意自戕，当食者不食，当寝者不寝。余素昔畏风，今则每每当风而坐。外祖母闻信，意余旧病复发，亦尝觅医至，为余署滋补之方。实则此种汤药，余咸未食，转使窗外盆花得其滋养，盖余尝以此药倾之花盆中也。二舅母、凤姐暨园中诸姊妹，见余日渐不支，争来看视，且多方劝慰。实则，彼等徒知余病，安知余致病之由。且彼等俱知宝玉订婚，竟不余告，则今日劝慰之言，不过一伪字耳。（黛玉心中不忘梦境。）宝玉每自学中归，亦必视余一次，双眉愁锁，似亦剧怜余。然既怜余，胡又撇余别娶。有时余亦欲将余尽事，质之於彼，又恐於事无济，反添其烦恼。一杯苦茗，只有咽之喉中耳。

如是者半月，余病已深，余心已碎，余声已嘶，余泪已竭。直觉天地皆愁，万物俱死，一缕痴魂，飘飘然时欲破顶而出。凡人蓄志自戕，至其欲死时，亦无大苦。余此时惟一念及双亲俱逝，只身在此，一旦物化，不无痛心。早知如此，真不如尔年殉余父而死，到落得长眠地下，一事不知，纵有洪水，又何预於我哉！迩来余食愈减，匪惟不食，即一滴白水，亦不能突喉关而入。呜呼！余至此即欲不死，又焉可得！然而余竟不死。

一日，余方在昏惘中，侍书忽至，与雪雁喁喁私语。余此时万念俱灰，亦不审所语为何，及至中间，忽有一语触余心坎，使余不得不凝神而听。其语为

何？又为宝玉婚事也。其时，雪雁与侍书已至余床前，彼等意余已不省人事，更无所用其避讳。雪雁则曰：“汝前日言宝玉婚事，果确否？”侍书应曰：“焉得不确。”雪雁曰：“然则已经放定矣。”侍书曰：“是则未也。我前此本闻诸小红，及后向二奶奶处探听，始知此事不能得老太太同意，不能成为事实矣。”余闻此，余神忽清，乃知前日之事，不过风影之谈，余之伤心自戕，殊为错误。於是澄心更听，又闻侍书曰：“据吾所闻，宝玉婚事，老太太心中早有一人，其人非远，即在园中。”雪雁曰：“何至今尚未放定？”侍书曰：“或者尚早。且闻老太太意，必欲因亲作亲，至其人为谁，我亦不知也。”（寥寥数语，黛玉又得以稍延旦夕，然终至贾恨以歿，倒不如此日竟死之为愈也。）噫！余闻至此，余之心胸顿开，大似风停云散，忽睹蓝蔚之天，耳中频频起为繁响，此响声中，又似含有至美之音乐。嗟乎！余之病，为宝玉婚事也。余之求死，亦为宝玉婚事也。今宝玉婚事既无成功之望，余又何用病，又何必死。且老太太意，欲於大观园中因亲作亲，此大观园中，为贾府亲戚者，仅余一人而已。然则因亲作亲，舍我其谁？噫！山穷水尽，余已觅得生路矣。吾固知老太太怜余，决不使余飘零失所。自今以往，尤当慎重摄生，以期起此沉痾，一年半载后，当不难珠联璧合，鸾凤双成。余思及此，余心顿慰。

凡人因一事致病，忽一旦其事得圆满之解决，其病之愈，未有不速者。余自闻侍书语后，余之身心，顿返於快乐之途，大似一片平阳，毫无隐蔽，曩之不能饮不能食者，今竟能张口进餐矣。贾府诸人，均笑余病之易而愈之奇，其来也如狂风骤雨，其去也如风扫残叶。实则余澄心自思，亦不禁暗笑，大抵病生於心，心安则病自去矣。数日后，余竟能下榻而步，推窗外望，虽万木枯颓，而在余视之，皆欣然有向荣之意。可知境物之悲欢，亦生於心境，苟其心而满贮快乐，则又何往而非快乐之域。第余心中所贮快乐，其为时之久暂，尚不可知。此又余所最用为耿耿者也。（实则黛玉尚在梦中，空为欢乐，大是可怜。）

余病愈后，宝钗闻亦染疾，余因其家近与贾府隔绝，故未往视，今日晤薛姨妈於外祖母处，始悉近已略愈。园林寂寞，疾病牵连，殊令人不胜今昔之感也。回园时，适遇宝玉，因延至室中。宝玉曰：“妹妹顷自何来？”余曰：“老太太处也。汝亦曾见薛姨妈否？”宝玉曰：“今日曾一见之，不识何故，薛姨妈近日视余，乃忽疏远，我与询宝姐姐病象，彼不过一笑应之。岂以宝姐姐病时，我未往看视，因而见恼耶？”余笑曰：“或者然也。”宝玉曰：“老太太既未命我去，太太亦未命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！”余曰：“彼安知此。”宝玉曰：“宝姐姐为人，向来体谅我，何於此事，乃独不然？”余闻语，不禁一笑曰：“汝误矣，宝姐姐家运多艰，事又繁琐，今日一病至此，汝竟

视若无事，即欲体谅，亦且不能矣。”宝玉曰：“如汝言，宝姐姐以后殆不与我好矣。”余冷然曰：“彼与汝好否，我焉能知，我不过据理评论已耳。”宝玉闻言，忽瞪其双眼，呆然向余而视，余骤忆及病时景象，面乃一赭，俯首添香，不更与语。半晌，宝玉忽顿足曰：“人生何用！天地间无我，较干净矣。”余曰：“原是有我，乃始有人。既有人，便有无数烦恼，而恐怖颠倒梦想，亦随之而生。我适所言，戏言耳。（见得到，看不破，是黛玉致死之根，究非善知识者。宝玉固误，黛玉尤误矣！）汝试思，薛家人命官司，连续而至，薛姨妈安有心情与汝酬应，汝不能体谅人，反疑到宝姐姐身上，殆汝自误矣。”宝玉鼓掌曰：“妹妹心灵，较我强远多矣。无怪曩岁我生气时，汝与我所说禅语，我竟不能属对，我虽丈六金身，还藉汝一茎所化。”余笑曰：“我犹有一语询汝，汝能答我否？”宝玉忽合掌而坐，瞑目凝神，曰：“趣言之。”余见状，不期失笑，宝玉曰：“谈禅必须如是，胡笑为？”余曰：“我今言之，但汝必答我。”宝玉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宝姐姐与汝好，汝如何？宝姐姐不与汝好，汝如何？宝姐姐前日与汝好，今日不与汝好，汝如何？今日与汝好，后来不与汝好，汝如何？汝与彼好，彼偏不与汝好，汝如何？汝不与彼好，彼偏要与汝好，汝如何？”（龙女谈经，不过尔尔，如此灵魂，宜遭天妒。）宝玉闻语，呆坐半晌，既忽大笑曰：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余曰：“瓢之漂水，奈何？”宝玉曰：“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”余曰：“水止珠沉奈何？”宝玉曰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东风舞鹧鸪。”余曰：“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。”宝玉曰：“有如三宝。”余闻至此，心乃大慰。（皇天后土及一切诸菩萨，实闻斯言。然卒至背盟负心，不独紫鹃痛恨，想读者亦均为不平。）俄顷间，觉心坎中已另辟一光明境界，宝玉正不难挨身而入。又思宝玉心果如此，宝钗纵有力，亦安能抉其心而去，然则金玉姻缘乃不能实现矣。思及此，心忽大跃，一缕晕红，直缘粉颊而上。回首视宝玉，已不知何时自去。推窗外望，但见狂风摧树，老鸦队队，呱呱而鸣而已。

天地间真无奇不有。吾曩者以为草木逢春必将发芽，及至秋深，必将凋谢，讷知竟有不然者。宝玉怡红院中海棠，枯已久矣，乃忽於此冬月间开花发芽，宁非异事耶！匪独余一人引为异事，即老太太、太太等，亦均惊诧不置。兹据紫鹃告余，彼等均已来园看花。余闻老太太至，势不得不去周旋，因亦整衣往怡红院。至则宾客满堂，喧笑甚盛，惟回顾不见湘云，询之，始知其叔叔接回家去。大观园中，缺此豪况人才，岑寂多矣。不独湘云不在，即宝琴、宝钗等，亦不见其踪影。回忆当日斗草寻花，殊令人不胜萧索之感。顾外祖母殊不因此减其兴况，时方目注槛外花枝，载笑言曰：“论理，此花本当开於三月间，今年因节气迟，方在小春时候，天气和暖，因暖而开，亦是常有之事，不足

奇也。”二舅母曰：“然。老太太见事多，所言必无误。”大舅母曰：“此花萎已一年矣，何以春间不应时而开，独於此万木凋残时，欣欣向荣。以吾思之，此中必有异兆，其为吉为凶，则非吾所敢知也。”李纨笑曰：“或者宝玉将有喜事，此花先来报信，亦未可知。”余骤闻其言及喜事，又忆起前日病后心事，心中不觉大乐，因顾外祖母曰：“草木之荣枯，亦随人而异。当初有一田家，曾植有荆树一株，其家中兄弟三人，因不和析产，荆树忽自枯萎。迨后兄弟三人被其感动，仍归一处，荆树则又自生自荣。今宝二哥认真读书，舅父又格外欢喜，安见此花不亦因宝二哥而自荣耶！”外祖母、二舅母闻余言，咸大欢悦，谓余所比，乃极得当。随命厨房备盛筵，以赏此花。凤姐更备全红两疋，以为花寿。一时大观园中，如狂如醉，余亦不禁为此花幸矣。

天下事，乐极必生悲。方怡红院赏花设宴之后，宝玉通灵玉忽自失落。一时大观园中，无不惊惶失措，其尤甚者，则为袭人。盖外祖母之视此玉，不啻宝玉生命，一旦失落，袭人实不能辞其罪。於是瞒住外祖母，向园中各处搜寻。连搜三日，竟无朕兆，袭人等愈觉慌乱，泪痕不去其颊。二舅母亦以此玉与宝玉生命有关，不可任其舍弃，於是，求神问卜，无所不为，而终不能使此玉生翼飞来。今日又命岫烟往栊翠庵请妙玉扶乩，意凡人不知纵迹，神仙当识其究竟。及岫烟归，以乩语示众，又属飘渺难解。其语曰：

噫！来无迹，去无踪，青埂峰下倚古松。欲追寻，山万重，入我们来一笑逢。

岫烟曰：“据字面看，此玉似不得落空。但青埂峰又果在何处耶？”李纨曰：“此乃仙机隐语，吾侪安知？且吾家又何来青埂峰耶？”袭人曰：“或者失诸松树底下，亦未可知。”於是又向山石缝中寻觅一过，而终不得其踪影。时已夜午，余乃辞众归潇湘馆，一天劳顿，颇觉难支。方思解衣就寝，忽忆起一事，使余精神陡振，乃移身窗前，倚栏而立。时月色横空，万籁俱寂，微云缕缕，时时向月而奔。自思宝玉此次失玉，其最痛惜者，当推宝钗，盖金玉姻缘，传来已久，今玉既失，金将何附！（不知宝钗方心满意足，顾盼自豪，天下事其不可皮相者如此，恨黛玉不之思耳。）平生夙望，一旦落空，非大痛苦事耶！又思宝钗之不幸，正余之幸也。安知金玉之散，不是因我而起！不知僧道之言，亦有不足信者在焉。思及此，心乃大乐，随就案头取书观之。顾观未数行，一缕痴魂，又飞向怡红院中去，私念前日海棠发花，不知果立何兆，岂即应今日宝玉失玉耶！夫此玉乃宝玉自胎中带来，不啻宝玉护身符也，一旦失去，宝玉安得有幸！然则海棠之开，乃不祥事也。（花不应时，明为凶兆。黛玉颖悟过人，何乃牵强附会，辄转万端，岂所谓关心者乱欤。）如是，余之痴愿，又从何而偿！思及此，不禁伤心，涔涔热泪，乃偷向眼角而出。继又念

，欲偿私愿，又非花开不可，非失玉不可，一时悲喜交集，坐卧不宁。推窗外望，不知东方之既白，寒风料峭，雨雪纷飞，独处窗寒，无聊极矣。（实则失玉为宝玉悟道之兆，林姑娘徒自悲自喜耳。）乃命紫鹃启余箱篋，尽出余所作诗稿，一一理之。将毕，雪雁忽仓皇入，顾余曰：“姑娘知乎？”余惊曰：“何事也？”雪雁曰：“元妃娘娘薨逝矣！”余曰：“然乎？”雪雁曰：“确也。”余亟更衣，往见外祖母暨二舅母，至则彼等均已入宫去。（贾府之日见衰败与宝玉之二三其德均为黛玉所觉察，而乃死心踏地甘为宝玉死者何耶，甚矣，情之累人也。）独自无聊，又折回潇湘馆。私念贾府所恃以升官受禄者，有元妃在也。今元妃薨逝，不啻折其左膀，此后富贵荣华，恐不复如前日盛矣。吾尝思造物於人，何故不与人以均平久远之福，而使盛者必有一衰，衰者必有一盛？方余来贾府之初，元妃归省，二舅升官，食膏粱，衣锦绣，赫赫耀耀，抑何其盛。及至近一二年，已大不如前，再过一二年，其不如今日者又可断言也。嗟乎！富贵讵可以长恃哉！

贾府自元妃薨逝后，人人咸呈惨淡之色，大观园中更形萧索，兼之宝玉自失玉后，终日痴惘，如患心疾，怡红院中仅有巫医之纵迹。余颇不解宝玉之病，其来也何若是之异，岂果宝玉一失，其灵性即因而尽泯耶！然则，其玉一日未得，其病即一日不瘳；病一日不瘳，宝玉生命即一日在危殆之中。如是，吾侪更复何望？嗟乎！世有以佳酿迎人，忽中道而碎其盞，宁不可恨。是亦余命之薄，抑亦贾府就衰之兆也？噫！（趣甚。）

迩来宝玉愈形昏惘，甚至饮食起居，亦失其常度，与之言则言，否则偃卧不起；或终日傻笑。贾府诸人，莫不引为大忧。二舅母初意，本不想以此事使外祖母知之，今见宝玉日渐沉重，知不可更瞒，一日外祖母至，竟以事实白之。外祖母闻言大惊，泣曰：“此玉乃宝玉命根，安能任其失落，汝侪亦太不懂事矣！”於是，又命人偏贴赏格，且将宝玉携归上房，与之同住。从此大观园中，又少一旧侣矣。举目言笑，谁与为欢？回首当年，曷胜触怅！倘使庭树有知，当亦不胜沧桑之感。

余自宝玉迁入上房后，愈觉寡欢，每日但使紫鹃、雪雁等轮流探听，知宝玉尚未觅得，病亦未瘳，闻言之下，无任耿耿。在理，此事本无预於余，然余不识何故，恒觉余於此事乃有重大之关系，彼病一日不瘳，余心即一日不能放下。而又限於中表之嫌，不能亲往慰问，一腔郁闷，无地可消。每於斜阳西坠，暮色苍茫时，惟有徘徊於山石之下，遥瞻怡红院之花木，以自排遣。犹忆曩年与宝玉辩论聚散之缘，彼谓人生宜聚不宜散，余则谓宜散不宜聚，由今思之，散之悲实不及聚之乐也。（不有散焉知聚之可乐，不有聚焉知散之可悲，宝黛聚散之论均误矣，宜其各走歧路也。）当宝钗家去，迎春于归，余已觉索然

寡欢，然犹有湘云与宝玉为余遣闷。今湘云又归去，宝玉又与余隔绝，探春、惜春等又日伤元妃之逝，宝玉之病，更不能开颜以与余周旋。潇湘馆中，惟有琅玕数枝，尚依旧萧萧而鸣而已。宁不伤哉！

余富於感情人也，伤春悲秋，岁岁如是，一寸芳心，已碎成万片，安能再睹此凄凉之象？嗟夫！余又不得不病矣。第余今次之病，匪同往昔，时时若有一种异兆，以撼余心，遂令心绪烦乱，无片刻宁静。忆曩年余父死时，余心亦尝呈此状，而噩耗果至。岂今亦有一种危难以临余身耶！乃澄心一思，凡与余有系属之人，皆已不通闻问，纵有危难，亦不能临到余身，有之，惟有宝玉耳。思及此忽一惊，自语曰：“得勿宝玉将不久於人世乎？”语出，则又摇首曰：“否否，决不为是。且宝玉安能死者！”於是力镇余心，使自安静，然不转瞬烦乱如故。噫！余实不解其故矣。

余心既无宁静之日，余之病量，遂逐日加增。得闲，亦尝扶病至上房，藉问候外祖母，探宝玉病状。不识何故，外祖母近日视余，大异往昔，及闻余病，亦不十分关切。不独外祖母为然，即二舅母、凤姐等，亦莫不皆然。且余每至外祖处，每值彼等交头耳语，及闻余至，则又绌然中止，以状观之，彼等似将有一要事，不使人知。（此时，贾府诸人皆为宝玉冲喜事而秘密商议，黛玉尚在梦中。）然余仔细寻思，彼等又有何事？纵有事，自有舅父辈当之，又何用彼等兢兢业业？纵舅父辈不出担当，亦无用如此秘密。可知吾人在此，终属外人，吾固知彼等爱心不可以长恃，不然，何至隔膜相视。嗟夫！侯门寄食，可暂决不可久也，久则厌恶心生，群相薄视矣。然余之来此，实外祖母所招，非穷极无聊，来求一啖饭地也。先既招之，而后厌之，宁为君子爱人之道？余於此又心冷半截矣。

余未出潇湘馆十余日矣。盖余既不欲往外祖母处，园中又无处可坐，只有虬居斗室中，藉观书自遣。今日天气稍佳，早餐后，颇欲往视宝玉，乃携紫鹃同出潇湘馆。走未数武，忽忘携手绢，随命紫鹃去取，余则缓行以俟。刚行至沁芳桥山石后，忽闻呜呜暗暗，一阵哭声。立脚听之，又不辨为何如人，心中大疑。及行至其处，乃见一浓眉大眼小丫头，方踞石而坐，见余至，则又拭泪起立。余细认之，竟不识为谁，因笑曰：“汝因何伤心至此？”丫头闻语，又哭曰：“林姑娘，试为我一评此理。彼等说话，我本不知，我纵说错，止之可矣。我姐姐何苦必欲打我？”余闻语，莫明其意，因曰：“汝姐姐谁乎？”丫头曰：“珍珠是也。”余曰：“汝名谁？”丫头曰：“余名傻大姐。”（傻大姐，大观园不祥之物也，一出而晴雯、芳官逐，再出而黛玉死。甚矣，傻之不利於情也。）余闻言，不禁失笑，曰：“汝究说错何事？”傻大姐曰：“何事耶！即宝二爷娶宝姑娘事也……”语出，余大惊，大似疾雷贯顶，痛不可耐

；心中则跃跃乱跳，舌强目呆，莫知所可。乃携傻大姐至旧日葬花处，细问曰：“宝二爷娶宝姑娘，汝姐姐胡为打汝？”傻大姐曰：“缘此事乃老太太与太太、二奶奶所商定，因为老爷调升外缺，行将起程，特赶往姨太太处商量，将宝姑娘娶来。一则为宝二爷冲喜，二则……”（梦中景象齐现出。）言至此，忽顾余一笑曰：“以便为林姑娘说婆家。吾亦不知彼等如何商量，不许人吵嚷，恐宝姑娘闻之害臊。吾但与袭人姐姐云：‘吾侪明日更为热闹，又是宝姑娘，又是宝二奶奶，吾侪当如何称谓？’林姑娘试思，此语果害珍珠姐姐何事？彼即引手打我，谓我混说，要撵我出去。”言至此，又放声大哭。余闻毕，头昏目眩，眼前树木，一一奔如野马，磨旋而转。心中痛极，乃成麻木，面上始则火热，今则如被严霜，欲求一动吾颊，亦且不可。傻大姐见状大愕，余语之曰：“汝去矣！此后勿再谰言，若为人闻，又遭打矣。”余语时，声颤而尖，大似午夜枭鸣，不堪卒听。语毕，转身回潇湘馆，一举足，身重如鼎，而足力又软如绵，行半日尚未至沁芳桥，不知不觉又折回原路。心中自念，宝玉乃如此人哉！忽耳边又闻呼声，审之，乃紫鹃取手绢至，曰：“姑娘胡又回转，果向何处去乎？”余闯口应曰：“我问宝玉去！”实则，余此时心中迷惑，并不自审所语为何，但扶紫鹃缓缓而行。紫鹃见状，似大骇怪。及至外祖母门首，忽自一愕，回顾紫鹃笑曰：“汝来何为？”紫鹃笑曰：“吾扶姑娘至此耳。”余笑曰：“吾意汝来瞧宝玉，不然，胡亦至此？”紫鹃闻语愈骇。（念兹在兹，突喉而出。）余亦不顾，竟掀帘而入，但见室中静悄，寂然无声，惟袭人闻声，自里间出，笑顾余曰：“姑娘里间坐。”余闻语，心中愈恨，冷笑曰：“宝二爷在家否？”袭人半晌不能答。余径自入室，见宝玉方倚案而坐，及见余，又嘻嘻傻笑。余此时彷彿寸心已死，所存者但有躯壳，遂亦失声而笑。（千头万绪从何说起，惟有忘形傻笑，盖笑甚於哭也。）一笑而后，则又无语，相视半晌，余忽忆及一语，曰：“宝玉，汝因何而病？”宝玉笑曰：“我因林姑娘而病，汝又不知耶？”语出，袭人、紫鹃均大惊失色。顾余殊不以此言为忤，反致失笑，宝玉见余笑，亦笑。袭人愈不解所谓，旋嘱秋纹与紫鹃搀余回去。余此时本不欲回，且似有千万言语，须向宝玉剖明，然已为彼辈所挟，不得可行。临行时，但向宝玉点首示意，宝玉其明余意否耶，余不得而知。既出上房，余挣脱紫鹃手，直向潇湘而奔，将至门口，陡觉眼前现无数怪物，翼翼而跳，一阵心酸，双目尽黑，哇的一声，竟作杨柳眠矣。（生离死别，悲惨难名，人生到此，天道宁论，我今读之，心酸欲绝。）

余晕去时，呕血甚多，及余醒时，已黄昏日落矣。紫鹃、雪雁均绕余而哭，余闻哭声，又忆及傻大姐语，心中酸楚，如矢贯胸。嗟呼！吾乃知吾迩日之异感矣。无怪彼等日日密议，不使余知，余初以为彼之所议者，或为家事，及

今思之，乃知彼等方列阵以攻余。呜呼！

余赤裸裸一个孤人耳，就令生吞活剥，余复何逃。却不合隐隐绰绰，直挟余心而去。虽然，他人不足论，外祖母固怜余者也，胡亦不为余助，且趋附彼党，操白刃以临余身？然则平昔之煦妪相怜，特客气耳，诈伪耳。回忆畴昔梦境，直丝毫不爽；梦境既已示余，余犹不能自觉，直余之自误。今也四顾茫茫，身将焉托？抚心一思，仍惟有一死耳。当初风谈影语，本足以死余，而卒未死者，徒以事实未成，留以有待。今既如是，尚复何图？死而已耳。思及此，心愈痛，咳嗽一阵，鲜血迸出，神气昏沉，气息几绝。忽传老太太、二舅母、凤姐等至，吾知彼等此来，不过外表酬应，则亦瞑目不顾。惟外祖母尚愀然有忧色，因喘吁言曰：“老太太白疼我一场矣！”外祖母应曰：“好孩子，幸自调养，毋忧也。”余闻语，凄然一笑，此笑也，实带有冷隽之音，彼等殊未之觉。少刻，医生至，亦为余署调养之方。实则，此等方药，只等於字籥中字纸耳，安能起此沉痾哉！（此笑甚於怨毒，彼等果不知耶，特假为不觉耳。）

余今欲下笔草此日记，久久竟不能成一字，坐对书城，昏然如历梦境。既乃掷其手中管，就纸视之，则烂然纸上者，非墨，泪也。盖余未下笔，余泪已如泉涌，而余竟不知，足徵余方寸间之昏惘矣。自尔日至今，余实未尝寐，偶一交睫，即遽然醒，故病量愈增，咯血愈剧。紫鹃等咸惶然为余惧，余反坦然无所忧，但频频追忆旧事。思宝玉平昔待余，实不为无意，初来时，两小无猜，可无论已，及至近数年，惺惺相惜，实不啻授余以心。犹忆曩岁紫鹃诳彼，谓余将归，彼即一病几死，胡今次竟背余别娶？可知彼平昔相怜之情，皆属矫伪。盖凡男子，自襁褓中即带一伪字而来，其视女子，不过玩物耳。爱则怜之，否则舍之，就令风逐云散，玉碎花残，亦非所惜。然则非余之自误，实彼误余矣。尤不解者，彼之所娶竟非他人，而适为宝钗！夫宝钗，非余往昔所认为知己也耶？余之心事彼既知之，今亦悍然嫁之，足徵彼辈处心积虑，盖已久矣。往者所殷勤顾惜，不过用以卖余耳。同此依草附木之可怜虫，乃竟坦然卖之，其心术宁复堪问！今者愿望偿矣，好事成矣，当可以拍手相贺。余则孤馆寒灯，奄奄待毙，尚何言哉！（黛玉今方如梦初觉矣，恨黛玉早死不得面诋之也。）

昨夜吐血升许，晨间寒热复作，头涔涔然，额汗出如渾，盗汗既多，遂昏不省人事。余固非惧死者，然此病中苦痛，余实无力承受也。向午，热势稍杀，人始清醒。琏二哥复以医至，留一方，紫鹃等煎药以进，余乘间倾之，未之饮也。今强起作此数行，余头复作痛，嗟乎！余手已僵，余无力再握管，作此笔记矣。然余此种笔记，殊不欲就此终止，盖欲留以示之负心之人。紫鹃颇慧，侍余后，尝教之读，颇能属文，今后惟有口授紫鹃记之。倘一息犹存，即一

日不辍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乾”。后之人见余书，其亦为余感叹否耶？

凉雨三更，一灯如豆，潇湘馆中，直阴沉有鬼气。尤奇者，往昔余病，外祖母、二舅母等必争来看视，今则竟无一人至此。然彼等或为宝玉姻事，碌碌无暇，探春姊妹等，胡亦不至？岂亦以金玉缘成，便忘却髫年旧侣耶？苍茫四顾，只有紫鹃、雪雁等，尚侍余左右，世态炎凉，人情浅薄，至於斯极矣。余自思并非出身微贱，不过椿萱早谢，茕茕无依，乃奉召至此。今日落此结局，余实痛心！余双亲有知，当亦恨余不早日相从地下也。噫！

日来怯寒殊甚，虽拥重衾，犹颤颤不能支持，引手抚胸，仅有一丝微热，已成伏蛭之僵蚕矣。紫鹃怜余，犹时以好言来相劝慰，实则余自乐死，死亦何惧！然彼一片热诚，至为可感，因握其手曰：“妹妹，余已万无生理矣。然死，余之所愿，汝亦毋悲，盖余不死，坐看人家美眷，锦片前程，其痛苦实较身死为尤甚。（紫鹃义重情深，为大观园诸婢中之第一流人，若袭人则狗彘不食其馀。）汝侍我亦已数年，数年来我之视汝，不啻亲姊妹，我之心事，他人或不知，却不能瞒汝。今既至此，尚复何言……”言至此，紫鹃放声大哭。余欲哭则已无泪，因曰：“命也如此，何用悲为！汝今扶我稍坐何如？”（债已还，泪已尽，至是黛玉归真之期至矣。）紫鹃哽咽曰：“姑娘既畏冷，胡能起坐？”余忽忆及一事曰：“非起来不可。”紫鹃无已，同雪雁将余扶起，两侧用软枕靠住，已则坐余后扶之。余乃命雪雁将前日所谓诗稿取至，又命取余箱，觅得诗帕，此诗原已载诸笔记，今已无用矣。紫鹃曰：“何苦又劳神，俟病愈再看，不佳耶？”余不理，引手撕之，顾余手已僵，竟不得碎，随纳之袖中。又命雪雁笼火盆至，紫鹃曰：“姑娘冷耶？盍仍躺下？”余摇首应之。及火盆至，余亟取诗帕投火盆中，顷刻灰烬；又取诗稿，略一审视，亦付之於火。紫鹃惊曰：“姑娘，此又何为？”雪雁亟起抢出，则已焚烧过半。余曰：“一生心血，均集於此，今既垂死，留之何用？不如焚之。”语已，又咳，紫鹃乃扶余睡下。呜呼！墨滓未乾，泪痕犹在，此一卷诗，殆将携余一线残生，同入於灰烬矣。（片纸残笺均成灰烬，而黛玉芳心一颗亦寸寸碎矣。伤哉！）

今日不能进食，但饮茶而已。心胸空洞，频作惊鱼之跳，久病之人忽现此象，必无幸矣。私念余今死於此，正不知谁为余收葬？忆曩年葬花词有云：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。”今竟成讖语矣。又念余父母一生所遗，仅此一块肉，今亦不得不相从地下，此后山莹祖墓，谁为祭扫之人？夫人所乐乎子女者，原为养生送死，祭祀春秋，今余父母生余，余林氏之鬼齐馁，余死有馀辜矣！

昨宵未寐，晨起愈不能支。紫鹃见余，泣曰：“姑娘失形矣，奈何？”余

叹曰：“春花秋月，固知无分，今惟患死之不速，失形又何惧？惟宝玉成婚，果系何日，汝知之否？”紫鹃曰：“姑娘至此，何苦犹操此心！”

余曰：“不过问问耳。实则彼虽负余，余终不能忘彼，故迩来颇思宝玉至，以为最后之诀别。然彼竟不至，岂病犹未愈耶？抑将为新人羁绊，不复忆及潇湘馆耶？嗟呼！宝玉，宝玉，余今濒死，诚无所讳，汝之俊影，实早已贮之吾心坎之中，今不得不掬而赠之他人矣。他日黄泉碧落间，果扮何面目以见我耶？”（情感三生，缘慳一面，悠悠苍天，此恨易极。）

今日头昏甚，咳乃无血，吾知吾血已随泪俱尽矣。一合眼，即见余父母凄然立余前，岂忆念所致耶？泉路冥冥，知彼等待我久矣。阿父，阿母，幸引手携儿去也。（黛玉血泪俱尽，是蚌死珠枯之兆。）

日来滴水不能入口，手足麻木，渐失知觉。紫鹃见状，知余去不远矣，乃四出奔走，意似告之众人，为余料理后事。然久久迄不见人至，惟珠大嫂惶然扶丫鬟来，及见余，亦惨然失色。余曰：“吾侪别矣！妹来此后，蒙诸人眷爱，莫罄深情。只是苦命难留，残生就尽，妹死后，幸勿以为念。”珠大嫂闻言大哭。余曰：“妹今亦无他语，惟妹终属南人，妹死后，幸告老太太，搬回南中，依余父母而葬，九泉有知，感当无暨。”语至此，气息如丝，已不能再续。（珠大嫂放热闹中尚知有孤馆伶仃之黛玉，宜其有后也。）

昨宵大咳，天明时喉间乾燥，不能作声，痰涌气塞，作吴牛之喘，吾知吾死期至矣。然有一事，吾不得不竭力使紫鹃笔之吾书，盖数载来，心虽糊涂，身犹乾淨，此则上可以对吾祖宗，下可以对吾父母者也。嗟嗟！情天缺陷，娲皇之术难填；恨海无边，精禽之心谁续。已矣！吾去矣！尚何言哉！（林姑娘洁身以去矣，视宝钗之偷情於前，复偷娶於后，而卒至空帏独守者，何如？）